情景○人文○生活杂志

百家湖®

BAI JIA LAKE

6
2015
月刊
总第175期

◎ 百家·特稿
董桥墨趣　董　桥
◎ 百家·生活
血浓于水　陈　虹
◎ 百家·忆往
苍龙·苍龙·摇摇头　司马中原
◎ 百家·文史
“山鸡自爱其羽”
——印佣王福庵　张昌华
◎ 百家·美文
说说杨绛的刚强　李　冰
◎ 百家·茶话
苏式生活
——谢友苏书画小品　谢友苏　老　九
◎ 百家·书画
刘二刚书画作品选　刘二刚
胡韵作品选　胡　韵
◎ 秣陵文脉
曲学大师吴梅　沈慧瑛

2007中国房地产
最佳文化内涵期刊
2011中国房地产
优秀企业内刊
www.baijialake.com

百家湖®

情景〇人文〇生活杂志

月刊 6 2015

投稿邮箱： baijialake@100lake.com
lake705@sina.com

电子杂志： www.baijialake.com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u/1150577711

主　　办： 南京利源集团
出　　品： 百家湖国际文化投资集团
顾　　问： 董　健　赵本夫　毕飞宇　叶兆言
仇向洋　王德安　周建民　韩建忠
王裔华　黄安永　蔡玉洗　（排名不分先后）
责任编辑： 陈爱华　闫小咖
责任校对： 张末梅
封面题字： 叶如棠
版式设计： 张　莉
封面设计： 吴啸泉
发　　行： 张大兰　张金莉

《百家湖》杂志各地联络点
北京地区： 王馥莉　**广东地区：** 崔少红
东北地区： 张　怡

准印号：苏新出准印JS-A092号
编辑部地址：南京江宁区天元中路128号 诚基大厦1幢
电话：025-52100111-8999
传真：025-52121959　邮编：211100
印刷：江苏恒飞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编委会主任： 严陆根

编　　委： 严陆根　王凡顺
缪静宜　吴晓梅
张昌华

社　　长： 缪静宜

总　　编： 张昌华

值班编辑： 闫小咖

2015年第6期　总第175期

目录 CONTENTS

02　编辑室手记

百家·特稿

03　董桥墨趣　董　桥
05　这一代的清风明月　潘　敦

第七届“家春秋”有奖征文选登

百家·生活

爱情鸟

07　爱恨同学会　沈宏非
08　相互搀扶的灵魂　玉　石

亲情树

09　父爱无言　汪修荣
11　血浓于水　陈　虹

居家乐

14　孙女的耳朵　高延萍
15　坚持“三淡”晚年乐　陶绍教
16　我教小孙女唱军歌　罗光辉

人生四事

17　手艺人的尊严　宁　远
18　一把盐　左　壮
19　春日奈良　Akasode
20　奥克兰印象　卢　佶

百家湖纪事

21　因为感恩，所以感动中国
——高秉涵的人生关键词　陈爱华
23　趣游安吉竹博园　王正龙

百家·忆往

24　苍龙·苍龙·摇摇头　司马中原
27　红泥小火炉　陈柏清

百家·文史

28　“山鸡自爱其羽”
——印佣王福庵　张昌华
30　民国有个陈汉第　江天媛

百家·美文

32　说说杨绛的刚强　李　冰
34　成熟的电影市场需要成熟的观众　崔　巍
35　请你少爱我一点　柯云路
36　城砖和野菊　周双宁

百家·茶话

37　西瓜皮祝枝山　车前子
38　苏式生活
——谢友苏书画小品　谢友苏　老　九
40　门里门外　王吴军

百家·阅读

41　人们为什么如此反感逼婚　黄　夏
43　不卖古旧书的古旧书店　浦海涅

百家·书画

44　刘二刚书画作品选　刘二刚
46　胡韵作品选　胡　韵

百家·收藏

48　百家博物馆收藏鉴赏　万　辉
50　速写黄宾虹　管　常

百家·非主流

52　所有的破坏都是成全　木兰良朝
54　书信里一个女作家的干净和自持　黎　戈

秣陵文脉

56　曲学大师吴梅　沈慧瑛

61　百家湖国际文化投资集团专版

封面：亚明·山水册页之六（现藏于百家湖博物馆）
封三：南京馨乐庭百家湖服务公寓

编辑室手记

流水不腐。百家湖绿水长流。

南京利源集团在百家湖畔耕耘了二十个春秋，“安得广厦千万间”之后，于2014年华丽转身，不再砌砖盖瓦专营“基层建筑”，去玩文化了。去岁的开创民营企业举办 “国际美术展”先河。轰动南京，震撼全国文化艺术界。美展盛况，说金陵城万人空巷或有点夸张，挤爆省美术馆大门那是不争之实。短短五天的展期，涌动20万观展大军不可说绝后，绝对是空前。目下，百家湖国际文化投资集团旗下纸媒已有公开发行的《艺术品投资》杂志、《艺术周报》和内部发行的本刊。鉴此，作为集团喉舌之一的《百家湖》杂志自然要随风而动。因为不久我们编辑的稿件将随艺术周报公开发行，对栏目拟作更多的补充、调整，将逐步加大刊发文化艺术，艺术家的生活，艺术家体验、创作思想以及书画、收藏类文化稿件的力度。欢迎广大新老作者踊跃赐稿。“文史”、“忆往”栏目的稿件，也希望在反映艺术、书画方面有所增强。我们将注重稿件的通俗化、大众化、多样化，在讲究文史价值的前提下追求可读性。寓教于乐。

董桥先生的散文《董桥七十》、《一纸平安》、《读书人家》等，在大陆一纸风行，一直红火。近年，他的新著编号签名本在孔网上拍卖，千元起步，不起眼的号码也能拍五六千之多。本刊第三期发表董先生的《养字》后，反响热烈，有读者来电说：“原来只知道董先生的文章一流，没想到他的字也这么‘养眼’。”又有消息灵通者语我，董桥在台北“松荫艺术”画廊办书展。我问确否？他说，网上已传一本书展说明书，卖一百元一本，叹息没眼福。我说，遗憾什么，我包你不用买机票飞台北，坐在沙发上吃烟、喝茶、看我们的《百家湖》得了。可不，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林道群先生的帮助下，我们将台北的“董桥墨趣展”移师百家湖畔，你尽管细细品赏。不过，我提请你要认真读他的“跋”，“跋”中故事多，还要读潘敦先生的《这一代的清风明月》，那是一枚解读“墨趣”的钥匙。

这期《百家·书画》，我们介绍“无照经营”的画家刘二刚。何谓“无照”，没有学历的草莽也。但能登大雅之堂，荣宝斋也以出他的画册为荣。被誉为“真正的新文人画家”。李冰先生《谈谈杨绛的刚强》，尤值一读。陈虹女士的《血浓于水》写她与同母异父兄弟的手足情深，感人泪下。

本期作者有几位新面孔：柯云路、沈崇达、沈宏非和车前子等，是文坛宿将或新秀，各有千秋。

昆曲在传播、兴起，昆曲大师吴梅鲜有人提及。沈慧英的《曲学大师吴梅》

张昌华 2015.6

董桥墨趣

董　桥（香港）

这一代的清风明月

文/潘　敦（台湾）

上个月看许鞍华导演的《黄金时代》，记录民国作家萧红生平。电影三个多小时，说不上太好，也算不得糟糕，影片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倒是萧军、萧红受邀到上海见鲁迅先生的那一幕。两人站在虹口内山书店的门外，隔着玻璃窗望见坐在书店里的鲁迅。汤唯是个好演员，没有太剧烈的肢体语言，却清楚让我读到当时萧红的兴奋与激动。后来我与谭然说，当年第一次见董桥先生，表情虽不自知，却亦大约如是。

初读董先生的文章正好是十年前，第一本《乡愁的理念》，1986年在台湾出版时原名《跟中国的梦赛跑》，三联书店1991年引进、重编、更名，我买的那本已是1996年第四次的重印。之后因公务来往香港渐频，才知道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开始，董先生的文集一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首印，于是一本本补买、补读、补功课。董先生年轻时写时评，发议论，奇思妙构，引经据典，笔下常埋珠玑。过了耳顺之年多谈旧物、旧人、旧事，往往睹物思人，因人念事，旧南洋，旧台湾，旧香港，旧英伦，一幕幕好像是铁皮饼干盒里翻出来的老明信片，四边泛黄，往事仿佛都镶了楠木镜框，等你挂它上墙。

老派文人都爱字画骨董，都读明代高濂的《遵生

八笺》，董先生尤是。2003年牛津出版《小风景》，书里用董先生的藏品照片为文章配图，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字画、成扇、竹木、牙角、铜炉、砚台、嵌宝、雕漆、吉金、古玉、印章、葫芦、藏书票，还有手工装帧的西洋典籍。董先生一边收藏，一边考据，一边落笔成文，集结付梓，活脱脱十几部白话版的《前尘梦影录》，也成了我开始接触字画文玩的参考书。无奈“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闲财碎银，都付于那僻摊、冷肆、拍卖行，落得个家有长物，身无余资，倒也不算凄凉。多年后我请董先生为拙作《玉成墨影》题写书名，趁机打趣，说这都是他教我，也是他“害”我，更是他“救”我了。

“玉成墨影”四个字写得真好，半隶半楷，五分何绍基，三分倪元璐，两分台静农，融在墨里，变成自己。老先生做事认真，裁了瘦长条的洒金粉笺，用铅笔打了淡淡的格子再写，看了让晚辈感动。写字实难，临古人先贤临到七分相似是本事，是用功，临了几十年，终于在漆黑的墨汁里琢磨出自己的一点风骨，是天资，是造化。北京中华书局最近选编沈从文先生以“古代文化”为主题的文章，出版了一本《古人的文化》，书里有一篇谈写字，沈先生说得中肯：“必明白字的艺术，应有的限度，折衷古人，综合其长处，方能给人一点新的惊讶，新的启示……这种专家当然不多。另一种专家，就是有继往开来的野心，却无继往开来的能力……这种专家一多，结果促成一种风气，便是以庸俗恶劣代替美丽的风气。专家不抬头，倒是‘塞翁失马’，消极的不至于使字的艺术十分堕落，专家抬头，也许更要不得了。”古人没有书法“专”家，读书人个个都要练字，字写得俊的，也大都学问好，文采佳。王羲之写《兰亭集序》，文章要比书法还好，今人大都不读了。

去年年中董先生退休，闲来无事，天天在家读书练字，朵云轩仿古木板水印花笺上写蝇头行楷，有时默几行唐诗宋词，有时录满页笔记旧谈，写完正文更题跋文。跋文要比正文还好看，跋文里你能知道董先生年少时读过什么书，临过谁的字，背过多少诗，能知道董先生与前辈结交的前尘往事，能知道香岛半山，南窗灯下，董先生读书写字，竟到天明。我最喜欢董先生录杜少陵《佳人》后题的那一段：

予小学读杜甫《佳人》，至今不忘，老师谓天宝乱后当是实有其人其事，杜工部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合当千古绝唱。 甲午年深秋録此旧爱，追念往事不无感慨， 古今佳人无数，予有缘相识二、三而已，今垂垂老矣，再诵此诗追忆似水年华耳。香岛半山书斋南窗下。

好一个“似水年华”，好一个“不无感慨”！

水印花笺写了几十张，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林道群先生看惯了董先生的墨迹，都说董先生的字近来越写越好，董先生称之为“养字”，我说看这字的人能养心。旧字画、旧文玩就好像旧时代的清风明月，董先生总爱这样比喻，文章里常说他这辈人是有幸沐得清风、照见明月的最后一代，让我等晚辈听了不免气馁。也是，旧年月稿费还值钱，文人只要笔头勤快大都小康，补报纸两三个天窗，运气好，冷摊上能换一件袁公子扇面，溥王孙斗方，小名家、小文玩更能挑挑拣拣。那时候的冷摊真冷，冷得只剩清风明月。斗转星移也快，这几年国内拍卖兴旺，富翁豪客一掷亿金，清风明月身价陡然，东西一贵，赝品也多，读书人想要一件前辈文人像样的手迹比登天还难。我求董先生匀我些写好的花笺，让我替他在台北办一个精致的文人墨趣展，多少是盼着清风又来，明月再度，毕竟“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每一代的清风明月不尽相同，但都相似，这一代的人，还是要找回这一代的清风明月才好。

爱恨同学会

文/沈宏非（上海）

问：毕业十年了。我们分手也三年了。班长在谋划开毕业十周年的同学会，问我是不是赶回来参加。我口头答应了，但心里却很犹豫。他去年结婚了，据说老婆长得有点像我，不过已经怀孕三个月了。我已经避开了多场同学婚礼，因为不想孤单单一个人去看他幸福的样子。我决心在这场同学会上学会面不改色心不跳地与他恢复同学关系，但是好像很难做到。他什么都有了，我却什么都没有，这该如何是好？

这位女同学，世界上的会，除了老鼠会，绝大多数都很无聊，其中无聊透顶的“两会”，第一是同乡会，第二就是同学会了。更何况，你们毕业都十年了，要开，也应该开家长会才对，是吧？

同学会什么的之所以无聊，以我的小人之心度之，无聊就无聊在“互相攀比”。比什么呢？当然是比谁混得好，谁比谁官大，谁比谁钱多。而热衷于充当同学会发起人或召集人的，通常都是混得不错或自认为混得不错或者自认为混得还不错但是因自己心里没底而尚需别人尤其是老同学当面予以确认的。

在你的故事里，热衷于谋划同学会的人之所以会是班长，这并不表示他在毕业十年以后仍以你们的班长自居，就像《樱桃小丸子》里那个当班长成瘾的丸尾同学那样——不是的，鉴于你们的老情人关系，他之所以如此热心，无非是因为他在婚姻上“混得不错”或“自认为混得不错”或者“自认为混得还不错但是因自己心里没底而尚需别人尤其是老同学兼老情人当面予以确认”。说白了，就是要找个机会，对你当面炫耀一番，秀幸福、秀婚姻、秀他使另一个女人怀孕的能力。你的困扰，皆因此而起。

同学会之所以无聊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不管他（作为成功人士的召集者）有没有以上这种邪恶的想法，都无法阻碍你（被召集的loser）在这个思路上的突飞猛进。好吧，既然你在意了，那么，如果我是你，就断然不会赴约，图的就是个眼不见心不烦。什么叫“恢复同学关系”？我活了大半辈子，从来都只听说过有两国间的“恢复外交关系”，甚至连“恢复断交关系”偶尔也可以有，但“恢复同学关系”这样一种程序和这样一种仪式，则属闻所未闻。即便夫妻关系都可以通过法律程序予以解除，但这同学关系，却是一朝确立，终生不废。顺便跟你谈谈我个人的经验好了，二十多年前，我娶了我的同班女同学，但是直到如今，在某一个白色或者黑色的梦醒时分，总有那么一二刻，还是会恍惚起来：哎哟喂！为什么会有一个老同学睡在自己旁边？

这么跟你说吧，就算很多年以后，你们一整班的男生女生统统都死绝了，而你们生前的学校或后代如果因为混好了而发起一次对你们的纪念活动，彼时，还是会（也只能）称你们为“生前同学”的。

因此，同学关系不存在什么“恢复”不“恢复”的问题，你想做的，乃是企图用“恢复同学关系”来对曾经有过的“情人关系”进行一次“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洗底。这不仅是“面不改色”的痴心妄想，更属“心不跳”的多此一举。洗底这活儿，得干脆利落，用干洗，不能湿洗，拖泥带水的。也就是说，不见面不联系就是了。再说，你以一个“长得有点像怀孕已经三个月的班长老婆的女同学”这种身份出席同学会，就算你好意思，我都要替你害臊。

不要再为“他什么都有了，我却什么都没有”而彷徨而悲戚了！和他的婚姻相比，你也许“什么都没有”，但不要忘了，你拥有的，正是他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里已经不可能得到的最牛逼的东西——你还可以结婚，而且是头婚！所以，同学会可以避席，但同学的婚礼，建议还是以多参加为好，要知道，勤于参加他人、尤其是同龄人的婚礼，让自己面改色、心狂跳地经常受受刺激，绝对有助于尽快把自己嫁掉、嫁好。花钱买励志，超值！

相互搀扶的灵魂

文/玉　石（江苏）

医院里有一对中年夫妻显得很特别。第一个是特别穷。说起来都没人相信，他们结婚十五年，一直住在水泥地面、连天花板都没有的老式住房里。那间简陋的住房还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男人刚分配到单位给配的宿舍，二十多个平方，中间放一个书橱和大衣橱权当剁间，面朝橱子的算是“房间”，内容也就一架钢琴、一台彩电、一张大床、几只皮箱；橱子的背面是一个“小客厅”，除去一张餐桌与几把椅子外，一个用废弃水管焊接而成的花架占满了空间。花架一共三层，每层都摆放着不同的盆栽，密密匝匝的绿色四处蔓延，碰碰撞撞都是花香。

房子虽不大，幸好那时的公用厨房还没拆。下班后经常能看到男人撸着袖子在厨房里面张罗饭菜，女人一盘一盘、一碗一碗地端到屋里，也不先吃，对着厨房的方向唤一声男人的名字，男人会搓着双手跑过来。那感觉，仿佛她是个跑堂的，男人是主人。吃饭的时候，她又变成了客人，男主人为她夹尽好菜。然后，男人专挑她不爱吃的菜，并把她的剩饭统统打包到他的胃里去。女人时不时抬头看他一眼，眼里充满了柔情。

饭后依旧是男人抢着收拾碗筷。女人对男人的勤快已经习以为常，她每天饭后的习惯就是打理一遍花草，再满怀愉悦地弹一支曲子。等男人的厨事完毕了，再手牵着手去公园散步。他们的生活状态不知羡慕死医院多少女同胞，用她们的话来说，这是个典型的“好男人”。男同胞们不乐意了，纷纷抛出话来：“真是怪男人”。这其中一怪就是男人不“好权”。其实，男人的医术很高明，但他不会“拍”和“来事”，所以干到现在也只是一个小医生。这第二怪就是他不“要子”。按说，他们结婚这么多年了，自己又是医生，就算不育，弄个试管什么的也能抱上胖小子。但十几年如一日了，他们夫妻也没制造出后代。为此，谁都替他惋惜，而他的脸上始终是乐呵呵，那些探究秘密的人最终淡了，少了。

于是又有一些人说，这就是一对“怪夫妻”，反正他们都特别“怪”。谁都知道，这是市场经济的社会，全世界的人都在买股票、炒房产、做生意、发财都发红了眼，谁不想有名车豪宅。然而这两个人稳坐不动，一到休息日就拎着皮箱到处走四方。常有好事者说，他们去旅游，不就是在外面风餐露宿吗？真是讨罪受！而他们却全然不顾“受罪”，从江南的古镇到西藏的布达拉宫，从徐霞客走过的山川到陶渊明笔下的武陵源，俨然一对神仙伴侣。

转眼数十载。

有一次女人同学聚会。故友重逢，场面很热闹。毕竟人到中年了，多数同学地位高迁，穿金戴银。唯有女人一身棉布衣裙，一头长发，清亮的眼神，阳光般地微笑，和大家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那时大家才知道，女人婚后两年就查出乳腺癌，老早从单位提前办了病退，没有了经济收入，看病与吃饭全靠男人。闲谈中得知她与男人还是那样恩爱如初，大家都惊呆了。人们习惯性认为，物质条件那么差的人，婚姻保险的系数应该很低。于是有一些经历过婚变的女友纷纷请她点谈爱情保鲜的感受。她笑：“简单地活着，仅此而已。”

那晚，在众多同学羡慕的眼神中，男人来接她了，破旧的自行车篓里放着一束廉价但生机勃勃的鲜花，一路叮当响到女人身边。

在岁月的河流中，他们的灵魂相互搀扶着前行，虽然走得很慢很慢。

父 爱 无 言

文/ 汪修荣（江苏）

父亲去世的时候，是在夏天的傍晚。那时我正在南京的家中吃晚饭，家里打来电话说父亲走了。我就这样端着碗愣在了那里，足足有一分钟，感觉脑子里一片空白。那时到老家的班车已经没有了，我辗转到达马鞍山，从同学那里借了一辆自行车骑了二十公里，星夜赶回家中。回到家时，父亲已经躺在门板上，下面点起了长明灯。母亲把一块麻布戴到我的头上，忧伤地说，儿子，你爹走了。那一刻我才意识到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我，那是一九九四年的夏天，那一年父亲七十二岁。

也许因为父亲抱病多年，已经发过几次病危的消息，所以父亲的去世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突然。真正令我悲伤的是在父亲去世之后，随着年龄增长，我渐渐理解了父亲，对父亲的怀念越来越强烈，愧疚也越来越深。后来我把这种怀念写成了一部中篇小说《父亲的光荣》，基本上是以父亲为原型的。

（网络图片）

父亲兄弟四人，排行老二，从小不受父母的重视。临解放那年，大伯被国民党抓了壮丁，祖父却让父亲顶替了大伯。即使有一万个反对的理由，但父命难违。父亲已经到了镇上，就要踏上战场，母亲得到消息后从娘家搬来救兵，拼死拼活，才使父亲免于成为炮灰。几十年后提到这件事母亲还耿耿于怀。我不知道祖父当年是以什么理由说服了父亲，父亲从来没有提及过，他甚至不提自己的父母，这种怨恨是可想而知的。我不知道他一生寡言少语，是不是与此有关。

父亲的一生是极其平淡的，在他平淡的人生中仅有过两次短暂的辉煌。一次是五十年代抗美援朝，父亲应征入伍，正准备跨过鸭绿江时，战争结束了，父亲解甲归田。另一次是父亲从部队回来后不久，响应大办钢铁号召，成了一名马钢工人。不幸的是，不久父亲就遭遇了工伤事故，一条腿留下了终生残疾。严格地说，这两次经历基本上都是失败的，但父亲对此却充满自豪，并成了他此后漫长岁月中聊以自慰的资本，慰藉着他的后半生。

父亲做过的最令人不思议、也最令母亲不能原谅的一件事，是五八年大办钢铁时，不顾单位一再挽留，带着工伤，从工厂不辞而别，彻底砸碎了他的铁饭碗。在今天看来，父亲当初之所以放弃工厂优裕的条件，完全是为了照顾母亲和三个处在饥饿中的女儿（当时我和弟弟还没有出生），希望在那个遍地饥荒的年代，为妻儿尽一个男人和父亲的责任，为他们撑起一片天。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父亲这个草率的决定不仅没能起到什么作用，反而令他后半生吃尽了苦头。因为没过几年，那些留在工厂的人，很快就显示出工人老大哥的巨大的优越性，真正一人做工，全家享福。母亲的怨恨也是有理由的，因为父亲不仅放弃了铁饭碗，而且他的残疾之躯，并不适应乡下高强度的农活。我相信父亲内心肯定也后悔过，但世间没有后悔药，面对母亲的抱怨和后半生的种种人生遭际，他选择了沉默和承受。

重新回到乡下后，父亲最大的官只做到生产队长，大部分时间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在我记忆中，因为曾经负伤的缘故，父亲不能从事过重的体力劳动，大部分时间他都是一个人负责铲除全村田埂上的野草。在炎热的夏天里，父亲戴着一顶破旧的草帽，光着背，像理发师一样细心地铲除田埂上的每一根野草，把村子里每一条田埂都铲得锃光发亮，像件艺术

品。灼热的阳光把他佝偻的裸背烤成了紫铜色，散发出金属的光泽，蚯蚓一样的汗水从他紫铜色的背上一条条地流下来，在短裤上留下厚厚的白色盐渍。在空旷的田野上，父亲就像一尊无言的雕像。很多年里，父亲就这样孤独地矗立在我的脑海里。

因为身体的缘故，父亲在生产队里只能从事简单的农活，完全被边缘化了，工分自然也比正常的男劳力少，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他的存在。从田里回来，父亲只是默默地抽烟，吃饭，很少说话，也从不抱怨，像大地一样沉默。

和那个年代大部分农民一样，父亲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他却在一只破旧的军用挎包里珍藏着一只黑色粗大的自来水钢笔，那是一个参加解放上海战役的老班长送给他的纪念品。那只黑色自来水笔珍藏着他对那段辉煌的从军经历的美好记忆，甚至到我上学时，他都不让我和弟弟触摸。逢年过节，偶尔喝醉了，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忽然打开话匣子，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讲述他那段短暂而辉煌的陈年往事，一遍又一遍，直到所有听过的人都默默地走开。那一刻，我感觉父亲是幸福的。

父亲四十岁时才生下我，在那个年代称得上是晚年得子。父亲担心过早读书会伤害我的大脑，到了八岁时还不让我上学。那年夏天，我放鹅时失足掉进池塘里差点淹死，母亲出于安全考虑，坚决把我送到学校，父亲才不得不妥协。

小学时的冬天特别冷，经常下雪，袜子全是洞，没有鞋垫，穿了一天的胶鞋像冰一样冷。为了不让我受冻，父亲找来一把糯稻草，用榔头把稻草锤得像棉絮一样松软，塞在我鞋堂里代替鞋垫，每天一换。锤绒了的稻草柔软而温暖，散发出稻草淡淡的清香。

穷则思变。初中时我比别人都用功，冬天常常看书到深夜，睡觉时早已脚冷如铁。一天睡觉时，我悄悄上床，蜷起脚，怕碰到父亲，父亲却突然抓住我的脚， 一把搂在怀里。父亲这个动作既意外又令我吃惊，我赶紧把脚往回缩，父亲不说话，手却抓得更紧了。顿时，一股暖流涌遍我的全身，我一动也不敢动，任凭父亲把我的脚搂在他瘦弱的怀里。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我依然能够感受到父亲的温暖。

初中毕业那年，父亲当年在马钢一起工作的一个朋友忽然来访，说落实政策了，象父亲这样曾经当过工人，又受过工伤的，可以拿到一笔钱，也可以让子女去顶职。那时工人在乡下人眼里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职业，这个消息对全家人而言，就像中了大奖一样兴奋。父亲也觉得这是为全家立功的机会，显得从未有过的兴奋，话也多了起来。在全家人的期盼中，父亲到马鞍山几经辗转找到了原来的工厂，前前后后跑了很多趟，甚至找到了当年的同事，大家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但爱莫能助。因为当年他是自动离职的，根本不符合落实政策，一切对他来说只是个美好的传说。从马鞍山回来，父亲彻底沉默了，从此再不提与马钢有关的任何事。

几年后，我幸运地考上了大学，成了家乡第一个大学生，听到别人的恭维，父亲并不多言，脸上却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离开家乡上大学那天，父亲显得很无措，只是一个劲地用锤子钉窗户上破损的塑料纸。那是我每天看书时面对的窗户，每年秋天一过，父亲便早早地帮我钉好了窗户纸，只是今年钉得特别的早。我想告诉他，今后我不会在这里看书了，但最终我没有说出来。我向父亲告别时，他并没有嘱咐我什么，甚至都没有回头，只是嗯了一声，依旧使劲地钉着窗户，我走到村口时，依然能听到身后传来的叮叮当当的敲击声。

上大学那年冬天，老家开始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不久最小的三姐也出嫁了，大部分农活都落到年迈的父母头上。为了应付农活，父亲不得不与各种人打交道，显然这不是父亲的强项，吃亏上当自然是难免的。那时我少年气盛，完全不知世事艰难，不仅帮不上父亲，还常常责备父亲为人老实，不够活络。父亲听了只是沉默，从不辩解，仍然默默地劳作。多年之后，当我自己也成了父亲，经历了一些人生磨难，我才真正理解一个男人所承受的一切，才开始真正懂得父亲。遗憾的是，那时父亲已经离开了我，我再也无法向他表达一个儿子的迟到的感恩与歉意。

我参加工作后，父亲身体每况愈下，为了省钱，有病也不去医院，就自己忍着。甚至后来中风，股骨颈骨折，也不让母亲麻烦我，拒不去医院，就这样拖着。那时家里经济困难，缺少交通工具，我和弟弟用板车把他拉到镇上医院，为了不增加家里负担，他拒不住院，医生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拿了点药就回家了。父亲就这样忍着，也从不抱怨，直到他去世。

父亲一生都是默默地劳作，默默地奉献，默默地忍受，一切都自己扛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也没有向我们提出过任何要求。一晃父亲去世二十年了，时间过去越久，我对父亲的怀念越深，也越理解父亲。父亲是个极平凡的人，但却是个真正的男人，他的一生都在用沉默与坚韧诠释着一个男人的坚强与责任。

那天在电话中，我同样声泪俱下：“你是我的大哥，永远永远的大哥！”我反反复复地说着，反反复复地叫着，“上辈人的恩怨是他们的事情，毕竟是那个特殊的年代，毕竟是家长包办的婚姻，又毕竟他们自己都是受过新文化熏陶的知识青年……”我一遍又一遍地问大哥：“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来找我们？为什么直到现在才……”

血浓于水

文/陈　虹（江苏）

1951年，在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家咖啡馆里，一名14岁的少年与他的妈妈在此会面。据他回忆，这是自父母离婚11年后，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妈妈，为此既陌生又窘迫。妈妈怜爱地望着他：“你今后的生活费用我来负担一半。”他谢绝了。妈妈又说：“给你买个手表吧？”他摇头：“我人小，不需要。”妈妈几近央求：“那么，送你一支派克钢笔留作纪念好吗？”他依然不点头。妈妈失望了，嗫嚅着垂下眼帘。——这时的我在哪里？同样在上海，但是刚满3周岁，对于这位少年，对于这一切的一切，自然是一无所知。

1958年，在北京东总布胡同46号的我们的家中，这位当年的少年——如今已是内蒙古艺术学院学生的他，与妈妈再次相见了。他说：“路经北京，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愿望，想借机再见见妈妈。”于是在收到妈妈同意的回信后，于转车的间隙，走进了那条小胡同，走进了那间四合院中的小客厅，激动而又不安。儿子看着妈妈，妈妈看着儿子，二人畅叙着离别之意，也重温着舐犊之情。——就在此时，一名10岁左右的女孩突然从过道中跑了出来，随即便被紧跟而来的保姆拉走了。应该说这个女孩就是我，但我没有丝毫的记忆。

2006年的秋天，这位当年的学子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他在爱徒的陪伴下，专程从上海来到南京，寻找傅厚岗31号，寻找已于数年前迁居于此的妈妈。但遗憾的是，人去楼空，全家已经搬往他处。他彷徨了——他说：“在彷徨中，我反复抚摸着那两扇大门，因为这是妈妈住过的地方。”后来经爱徒的相助，终于打听到了妈妈新居的电话，但犹豫再三，他还是没有按下那个八位数字的号码。不久妈妈去世了，他不仅错过了这最后的见面机会，更留下了终生的懊悔与惆怅。——这时的我与他相隔并不远，仅仅2公里的路程，但却无从知晓发生在傅厚岗31号大门前的那一幕。

……

这天是2014年的11月18日，一封标明双挂号的邮件送到了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办公室——“烦请代转陈虹老师”，落款为“上海凌云路嘉川路口东方书报亭（345）许小红”。就在这个大号牛皮纸信封的下侧还画有一个粗粗的方框，里面是一则“附言”：“该件为贵系陈虹教授妈妈金淑华青少年时期甚可宝贵的资料，烦劳转达斯人。”

惊讶伴着新奇，匆匆拆开一看，原来是两张泛黄的毕业证书——写有我母亲名字的毕业证书：一为民国十九年九江儒励女中附属小学所颁发，一为民国二十二年九江儒励女中所颁发。从事历史教学的我，当时双手即颤抖了起来，不仅仅是为了那帧从未见过的母亲15岁时的照片，更是为了那两张印有孙中山头像和中华民国国旗的古董一般的文物。

许小红究竟是谁？搜遍全部记忆也找不到答案。于是长途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地打往上海——市公安局、凌云路社区、嘉川路街道……答复全部一致：必须持有单位介绍信，方能帮助查询。

绝望之中，突然发现信封左下角有一个邮戳——尽管模糊不清，尚能辨认出“梅陇14”几个字样。这可真叫“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于是又是一通长途，终于从

兄妹相见

上海邮电局查到了梅陇邮电所的电话，又从梅陇邮电所问到了凌云路嘉川路口的那个345号书报亭……

接电话的是许小红本人——一个40岁左右女子的声音：“这是一位姓杨的伯伯寄给你的，他每天下午来我这里买报纸……”“能告诉我他的电话和地址吗？”我迫不及待地要求道。对方没有了声音，我知道她一定很为难——这位“杨伯伯”之所以要借用她的地址，岂不正有他特殊的原因吗？

于是乎又是一番长途电话——九江、上海；上海、九江……能找的亲戚都找了，能问的渠道都问了，一无所获！既不是母亲的同学，又不是母亲的朋友，究竟是谁能够如此珍惜地收藏着母亲的这两张毕业证书达70余年之久？疑团折磨得我坐卧不宁，亦烦躁不安。

“杨伯伯”？——没错，他姓“杨”！我一个激灵从床上跃起，难道是我那同母异父的哥哥？那个多年来只在他人口中存在的哥哥？

……终于通上电话了！终于收到来信了！

“小许说，曾经问过陈虹老师：‘你找的杨伯伯是你啥人？’答曰：‘失联多年的重要亲人。’——定位精确，内涵丰富，够了！再，在电话中听到你细声叫了一声‘大哥’，我醉了，眼泪夺眶而出……”这是杨家大哥的来信。

那天在电话中，我同样声泪俱下：“你是我的大哥，永远永远的大哥！”我反反复复地说着，反反复复地叫着，“上辈人的恩怨是他们的事情，毕竟是那个特殊的年代，毕竟是家长包办的婚姻，又毕竟他们自己都是受过新文化熏陶的知识青年……”

我一遍又一遍地问大哥：“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来找我们？为什么直到现在才……”他没有回答，只是在次日的来信中附了一封几年前就写好的却没有发出的信——

陈虹老师：

你好！我是你的一位特殊的读者。两年前我的一位高中同学和另一位内蒙古艺术学院的同学不约而同地给我邮来了你在报纸上发表的回忆妈妈的文章，读后感慨万千。两年来心里一直在折腾，在纠结，何故？因为你是金玲的女儿，我是金淑华的儿子。

“金玲”是母亲与父亲陈白尘结婚后，重新更改的名字，似为与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大哥以这样两句话作答，真可谓一语中的。但对我来说，却似一记重锤敲打在心上。我能理解大哥的心酸，更能感受大哥的心痛——母亲当年离开杨家时大哥只有3岁，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在我儿时生活的环境里，听到的都是妈妈负面的故事、C级的评价，还带有对我不尽的怜悯。……‘母亲’这个词，有千万种描绘，但在我心中却很别样，很‘那个’。直到现在我听到邻居小囡哭着叫喊妈妈时，我还会特别特别地难过，鼻子酸得厉害。真的，对于母亲，我不时地也会挂念着她。”

难道是恨？难道是怨？——不是，都不是！他在信中写道：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次上海伊斯兰教代表大会上，我碰到了表兄江宝成，他给了我妈妈在南京的新地址，从此，南京、妈妈、傅厚岗……这些情节又折磨了我二三十年。幸好有时能从一些相关的书籍中，比如你写的《笑傲坎坷人生路》，窥探到母亲不同时期的形象。但犹豫再三，生怕一粒早已存在的

石子，惊动陈家一池平静的清水，打破人家安谧的环境。

大哥的这一想法是从什么时候产生的？应当是1958年在北京东总布胡同我们的家中——由于那个十岁左右的女孩跑了出来，由于那个苏北老阿姨的急步阻拦，“我明显感觉到金玲的为难，不难推测她非常不希望‘东总布’的小孩知道我的存在，我也很不想打破那里的家庭氛围。为此，我们母子二人很快便中断了这次会面。”

多么善良的大哥啊！就为了这“一池清水”，他始终没有惊动我们家，没有去拨打那个早已烂熟于心的电话号码。直到那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了我写的《母亲的故事》，知道了“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知道了妈妈终于开口向“东总布”的孩子讲述了她自己的故事。——“我哭了，”大哥在信上说，“真的哭了，泪流不止。我真傻，我该死，我错过了将近十年的时空，已经走到傅厚岗，就差那么一步……”

这封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泪水也流了一遭又一遭。我和妹妹商议好，立即去上海看望这位同胞大哥，毕竟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不料他在电话中阻止了我：“请容我再‘消化’一下——家中还有老伴和儿子，还得让他们接受……”我能理解，妹妹也能理解，为了大哥的这封信，她哭得心脏病发作，当夜被送到医院抢救。她说了：“这事，如果换成我们……”是的，如果换成我们——整整74年的牵挂与寻找啊，还有那抚摸，那深情的抚摸，那深深印在妈妈住处大门上抚摸……

不料，仅仅才隔了一天，大哥的电话就来了：“儿子毕竟年青。他说：‘爸，历史已经过去……’老伴情绪也挺好，竟然与我一起念叨起妈妈。”——多么善良的一家人啊！没容我说出感激的话，大哥的声音又传来了：“我准备12月12日带领全家一道来南京，来看望你们，来为妈妈扫墓！”

“12月12日？”我一下子愣住了，不光是为了他们的举动，更是为了这天恰恰是妈妈的忌日！难道是冥冥之中妈妈知道了这一切？难道是亲情之下彼此有了感应？对着话筒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泪水，号啕大哭起来。

——大哥来了！带着大嫂，带着儿子，带着孙子，一齐来了！

那天的阳光是那么和煦，那天的天空是那么湛蓝。面对着妈妈的墓碑，大哥带领全家深深地鞠着躬，他们献上了鲜花，他们洒下了思念。我则对着妈妈一遍一遍地说道：“亲爱的妈妈，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我们是至亲至亲的兄妹！”

那天在车上，大嫂对我说：“你们兄妹长得真像！”

那天在旅馆，大哥对我说：“我的名字也是妈妈给起的。——跟你一样！”

那天，大哥带给我和妹妹的礼物是两只茶杯——表面上看跟普通杯子毫无二致，但冲进开水后，一只显现出了老鼠的头，一只显现出了猴子的脸，这是我俩的属相。另外还有两个钥匙串，上面的挂件竟然是一个漂亮的行书字：“陈”。——这是“私人定制”，更是大哥的“私人疼爱”。这不，春节前又是一个包裹寄到了我和老伴的手上——两盒毛巾：红色的上面绣着“虹虹健健康康”，蓝色的上面绣着“华德康康健健”。

妈妈的初中毕业证书

应该回送什么给大哥呢？我和妹妹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相册——妈妈的相册。妹妹题名为《永远的母亲》，是的，妈妈的微笑定格了，妈妈的一生定格了。大哥双手捧着相册，他的眼眶湿润了，：“我将紧紧拥抱永远的母亲！”

心中的暖流在翻滚，在流淌，让人陶醉，让人融化。我不知道该怎样抒发，怎样表达，思来想去给大哥发了一条短信：

“有哥哥真好！”

孙女的耳朵

文/高延萍（湖北）

（网络图片）

做家长的同胞们可千万要注意，不要以为你的孩子只有一岁二岁三岁，就听不到你们的窃窃私语。其实，他们的耳朵灵着呢！他们也许听不懂你们窃窃私语的内容，但他们这个年龄模仿能力很强，会把你们的话一知半解地捅了出来，让你们洋相大出哩！

我的小孙女婷婷才两岁，可聪明着呢！这反映在她的小嘴巴上，她经常是语出惊人，笑倒一大片。下面就是我的小孙女婷婷捅的笑话：

那天，有人问小婷婷：“你爸爸叫什么？”

小婷婷一口就答出：“老公”，那人又问：“你妈妈叫什么？”“老婆”小婷婷又一口答道。大家笑过之后明白过来了，平素，小婷婷的爸爸在家一惯喊婷婷的妈妈为老婆，而小婷婷的妈妈也一惯喊婷婷的爸爸为老公。这样，小婷婷就以为她的爸爸叫老公，妈妈叫老婆啦！

有一天，我和婷婷玩时，我问婷婷：“奶奶好不好？”婷婷想也没想地说：“奶奶是个老糊涂！”

我顿时气上心头，心想肯定是媳妇背地骂我是个老糊涂，婷婷听到了才会这样说的，我立刻把儿子喊来，要兴师问罪！儿子被闹糊涂了，好半天才想起来，原来儿子和媳妇在议论我上当买保健品的事，媳妇说过一句：“妈可能是老糊涂了！”没想到，在一边玩玩具的小婷婷居然听进去了。

媳妇承认她是说过这么一句话，也向我认了错，倒了歉，我也就原谅她了，我是个知书达理的人，明白媳妇在那种场合说我是“老糊涂”，不是有意骂我，还包含着一种对我关心的成份，心里也就释然了，我笑着对媳妇说：“你以后说话一定要注意，小心叫婷婷听着了，她可不会替你保密哟。说我倒不要紧，一家人嘛，总是能相互谅解的，万一说别人不好的话，叫别人听到了，说不定就要惹事生非！”

媳妇唯唯喏喏，表示对我的教训心悦诚服。不料媳妇太轻视小婷婷的耳朵了，真差点又惹祸了。

我们的邻居，对面的梅女士是个三十刚出头的白领，她每天上班时不仅打扮得十分娇艳，而且全身涂抹得那个香哟，她经过的地方，那香气都要存留好久。大概天下的女人，天生会对梅女士这种女人有一种嫉妒心和戒备心，媳妇不止一次对儿子说梅女士是个妖精，叫儿子不要搭理她。

那天，我带着婷婷下楼去玩，正好梅女士下班回来，她见了小婷婷就逗她喊阿姨。

婷婷冲她叫道：“你不是阿姨！你是个妖精。”梅女士顿时脸色就变了，我也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亏得我虽年龄大了，脑子转得还快，我赶紧说：“梅小姐，请你不要误会，昨天晚上我带婷婷看电视时，电视里蛮漂亮的一个小姐，对，就跟你长得差不多，另一个女人说她是妖精，我们家的婷婷当时就认为凡是漂亮的女人都叫妖精，她把漂亮和妖精等同起来了，小孩子嘛，认知度就这样！”

经我这一解释，梅女士才转回了笑容，调侃道：“童心童趣！好玩！”

一场矛盾被我巧妙地化解了，但我再次以此为例教训了儿子媳妇一顿。媳妇听了，轻轻抽了一下自己的嘴巴：“嗨！看来，我们真不能忽视了婷婷的耳朵！”尽

坚持「三淡」晚年乐

文/陶绍教（广西）

退休十余年了，说句实在话，我比不少同龄的老年朋友显年轻许多。也难怪碰着一些久未谋面的老同学老朋友或老同事，他们都惊讶于我还如此精神饱满显年轻。有的干脆问我服一些什么保健品。我告诉他们，我什么保健品都没服，但我十分注重养生保健，坚持通过精神和饮食调理，努力做到三个“淡”。

一是生活平淡。退休后，我清醒地认识日后生活目标不再是创业求财富，而是努力养生保健，因为辛劳几十年，该好好享受晚年人生了。享受晚年人生，就必须拥有健康身心。因此，我努力追求有利健康的平淡生活，早睡早起，既确保充足睡眠，又不赖床睡懒觉；按时一日三餐；天天把地板拖得干干净净，把物品收拾得整整齐齐，把穿戴弄得整洁得体。每天去广场与老友下棋或吹拉弹唱娱乐身心；晚饭后与老伴去散步去跳舞。平平淡淡过好每一天，安安然然度过每一年。

二是心情恬淡。我始终注意保持心情安静恬淡，平平稳稳。记得前几年有一次关于提高干部职工待遇问题，退休干部职工也虽在提高范围，但幅度较小，不少老同志觉得不合理，谈起此事情绪激动，愤愤不平。就有些老同志谈这问题时过分激动，导致血压升高，或晚上彻夜失眠，精神萎靡，还有的因此病倒好几天。而我总是以平和心态去对待，觉得这是国家政策，制定前充分酝酿，该合情合理，作为老同志，不能以个人利益埋怨国家政策。从这角度看问题的我，不因此激动，更不因此怒火伤身。面对个人、家庭及社会的事儿，我也总如此冷静对待，看到坏的一面，更去想它好的一面，不急不躁，平缓处理，好结果不过分高兴，坏结果不过度愤怒，使心情恬淡、平稳。

三是饮食清淡。退休前由于工作关系，也因个人喜好，大酒大肉，斗酒取乐，导致“三高”症，严重影响身体健康。退休后我开始订阅养生保健书报，学以致用，进而认识到，要想消除“三高”症，保持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就必须改变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即要戒烟限酒，少荤多素，清淡饮食。思想指导实践，日后我结合自身实际和各种食物特点如此来饮食：每天吃一餐海鱼焖黄豆，每晚饮二两白酒，每周只吃1-2餐除鱼以外的其他肉类，同时适当减少饭量多吃青菜，坚持少荤多素限酒量。三个多月体重就减掉八九斤，血脂、血糖、血压指标也基本正常。之后就这样坚持下来，每年例行的健康检查，各项健康指标均能保持正常，成为令人羡慕的健康老人。

日子总是在一天天往前奔去，如细水无声涓涓流走，而我总是安于这清清淡淡、平平凡凡的晚年生活。这生活虽然没有灿烂的辉煌和惊人的幸福，没有大起大落的心情和成败的事业，但我尽量让自己淹没在这平静的生活里，不断去追寻身心健康，去寻找生活快乐，去享受美好晚年人生。

（网络图片）

我教小孙女唱军歌

文/罗光辉（江苏）

和小孙女漫步在五指山下的营区里，想起上午看到的奇秀与雄伟，想起在云雾中若隐若现的五指山仙境，看到充满生气充满活力的军营，我唱起了军歌：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

“爷爷，您唱的什么歌呀？”小孙女问。

“我是一个兵。”

“兵是不是解放军呀？”

“是呀。”

“那你是不是解放军呀？”

“是呀。”

“现在还是吗？”

“还是呀！”

“那你为什么不穿军装，叔叔怎么穿军装呀？”我告诉她我已退休，就没有穿军装。也不知还不满四周岁的她有否听明白，反正她停止了盘问，看得出来，她对军歌产生了兴趣。

回到三亚的住处，她时不时会要我唱《我是一个兵》，唱着唱着她还会问：“为什么要打败日本侵略者，消灭蒋匪军？”“你是不是来自老百姓？”“你有枪吗？你打过枪吗？”给她解释半天，她似懂非懂，看着我，非常认真地听我唱，每唱完一遍，就会说“再来，再来。”有时我口渴了，我便打开电脑，让她看着电脑唱，电脑里有图像有伴奏，她学唱起来更有兴趣。没多久她就学会了《我是一个兵》。接着，我又教她唱《说打就打》。她学唱歌很有意思，不是你一句她一句，而是要你一遍一遍地唱，她小声地跟着哼，还老爱问为什么。

在教唱说打就打的时候，她总问：什么是手中抢？什么是刺刀手榴弹？为什么说“不打垮反动派不是好汉”？我在百度上搜索出刺刀、手榴弹，让她看着图型，给她讲刺刀、手榴弹的功能，给她讲这首歌的创作背景。

教小孙女唱军歌，我乐此不疲，浑身是劲，因为军歌有一种穿透力，军歌是刚性的、豪迈的。我喜欢给小孙女注入一些阳刚豪迈的元素。有一次，我在井冈山买了一件印有八一五角星的T恤衫，到上海时，连同妻子给小孙女买的迷彩裤一起拿给她，她一见，很是兴奋。三下两下干净利落地一穿好，就嚷嚷着要我带她到外面去玩，我带她走出家门，一到儿童游乐场，她便亮开嗓门，唱起了《我是一个兵》、《说打就打》，还边唱边舞。那套迷彩装一穿，她还真有点女兵气质。

看着她手舞足蹈唱得十分投入，看着她满怀豪情的天真活泼，我想起了一位首长给我讲的一个故事。那是建国10周年时，北京人民大会堂座无虚席，全军文艺汇演正在举行，台上由海、陆、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由李志民上将指挥，解放军军乐团管玄乐队伴奏，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高昂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将军们战斗般的激情引起了台下观众的共鸣，好多人情不自禁跟着唱。最后一段，全场的情绪达到了高潮，几乎是全场的大合唱。歌声结束，到场的人似乎仍沉浸在激昂的旋律之中，沉静了几秒钟，突然爆发出了长时间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想到这，我热血沸腾，和小孙女一遍一遍地唱：我是一个兵！

小孙女学会了这两首歌后，好多场合她都会情不自禁地放声唱，学轮滑时唱，爬山时唱，冷天洗澡时还唱。唱得我激情荡漾，唱得我心花怒放。我是个有四十多年军龄的军人，我喜欢军歌，也为小孙女爱唱军歌而自豪！

手艺人的尊严

文/宁　远(四川)

整整一个月，工作室弥漫着木头的香味。是木头本身的香味，不是某一种特殊木料的特殊香味，这香味干冽清爽又直接，通过满地的木屑和刨花散布出来，塞满了整栋小楼。

工作室搬了新地方，一楼要做成公共空间，看了好多家具卖场都找不到想象中的样子，于是画了图请来木工，整个一楼就成了临时的工房。

坐在二楼办公室，能听到木头被锯开的声音，打榫头的声音，刨平木头表面的声音，抛光的声音……这所有的声音汇集在一起。这混合的时有时无的声音以及属于木头的本身的香味让人安定，尤其在雨天，有“甜蜜而古老的暖意”。

（网络图片）

两位木匠，一老一少，都沉默，他们每天待在一楼低头做事，在一堆木料和刃器之间劳作。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手里的事物上，语言就显得多余了，这沉默让我对他们的技术有了最基本的信任，我有偏见，很难想象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会同时是一个好匠人。

这沉默，也是手艺人的尊严。

对一切依靠手艺生活的人充满敬意，“不管世界如何糟糕，努力的人总有获得”，这句话放在匠人身上是一定的。“匠人”在日本称为“职人”，江户时代对职人就有“职人气质”的描述，“职人气质”意味着工匠的性情多半倔强、偏执，同时也是对他们专注、勤劳的人格魅力的肯定。

找到这两位木匠花了不少工夫，在一个一切讲求效率和发展的世界里，少有沉下心来低头做事的人。要知道，我需要的是能做出一整套家具的木匠，而不是家具厂里流水线上的一个工种。后者随处可见，他们可能待在一家工厂里，工作六年八年，年复一年只做一件事情，也只会做一件事情，比如，给木头喷漆，或者钉钉子。这是现代化的流水线，人的身体成为机器的一部分。

人一旦成为机械化中的一环，身体与内心的感知就会分离，在这样的过程里，人不会快乐（准确地说是不能从眼前的劳作里得到身心合一的快乐），生产出来的东西可能“标准”，却没有时间与情感的堆积。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服装工作室一直反对流水线上的成衣制作，所有的车工必须学会独立完成一件衣服，而不是只会锁扣眼或者剪线头。

日本作家盐野米松说：“传统的劳作需要身体、思维和体验的共同参与，全身心地在这个过程中。从事传统手作，需要让你的身体先恢复到能够做手艺的状态，就像骑自行车，这项技艺无法通过书本习得，一定得靠身体来记住这项技能，这是一个记忆的过程。愉快的感受一定和记忆有关，手艺帮助我们建立与记忆的关系。”

小时候特别羡慕班里一个木匠的孩子，因为他手里总有各种好玩的木头玩具，那是他的父亲用废弃的木料信手做的，可能是一个弹弓，也可能是一把手枪，或者一个可以装橡皮筋的小木盒，总之是全天下独一无二的存在。你能想象，那个父亲在制作这些小物件时那种满满的期待和全心的参与。有情感投射的器物自然有让人亲近的气质，所以，不管是怎样笨拙的一件玩具，它都是刚刚好的样子，与那些商店里陈列的五颜六色的塑料玩具自然有本质的不同。

“她是木匠的女儿，不爱讲话。”很长时间以来对这句话着迷，我会把它想象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那个木匠的女儿，她扎着两条又黑又长的辫子，嘴角上翘，倔强地歪着头。她坐在父亲工地上的木屑堆里抬起一张有几粒雀斑的脸望着天空发呆，所有的故事由此展开…

一把盐

文/左　壮（上海）

现在的食物给人感觉离自然越来越远，从种植一直到调味。当我看到高汤也不用亲自熬了，鸡腿、牛排可以在美国实验室里培植了，连没有任何天然植物成分的全化学食品都出现了，我决定开一家烧菜只用一把盐、随季节调整菜谱的私家料理。我的顾客多数都来我的餐馆参观过，西方人、亚洲人都有。当他们亲眼目睹我用简单自然的方式做出味道可口的饭菜，全都问这问那，眼神中充满惊喜，丝毫不介意我的菜价贵出其他餐馆数倍。我想，如果我能写一本关于自己在家做饭的书，让更多关心饮食健康的朋友了解我的一些想法，或借鉴，或启发，或讨论，总之有益无害。

只用一把盐做菜，是二十年前我在干妈那里学来的，这种看上去另类而又机智的烹饪方法应该算不上什么新发明，其实现在好多人都在这样烧菜，目的是想吃得健康一点，往远一点说，是为了活得更快乐、更长久。健康也要好吃才行，所以我就地取材，用加拿大多种自然食材和天然香料混搭调味，必要的时候，也用一点点泰国或日本酿造酱油和意大利醋，饮品则多用新鲜果蔬自制。不与他人比，不唯善唯美，但唯真，吞下腹中熨帖且踏实。

六岁开始围着锅台转，长大后烧菜的手艺在朋友圈中每每令人“拍案惊奇”，却被干妈的一碗土豆白菜炒肉片彻底击败了——那是我第一次吃干妈做的饭菜。仅用一把盐，如何能把菜烧得色香味俱佳，令人欲罢不能？用东北土话说，真是“太驴”了。

我不服气，私下里决心要和干妈斗个高低。精简一下自家的调味抽屉，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学习中外杂糅的烹饪技术，了解并选择更多样的食材，补习了一些营养学知识，尝试自制多种调味料和食物，连锅碗瓢盆都认真研究一遍……原来真是天大地大，庖厨之事，无远弗届。

二十年后，干妈七十大寿。我自觉厨艺精进，献上一道“砂锅雪芹鲫鱼”，主材料是半老豆腐1大块、洛杉矶超市里的小鲜鲫鱼2条、鹌鹑蛋12个。鱼先去鳞及肠肚，里外抹上点盐，煮好的鹌鹑蛋去皮、塞进鱼肚子里，老豆腐立起来用刀从脊背处切成4大片，几根芹菜洗净。铁锅热油，花椒、香葱、蒜片爆锅，把鱼两面煎了。另取一砂锅，底铺豆腐，加一点盐，加水没过。将铁锅内的鲫鱼连同炝锅料一并放在豆腐上，最后撒上几根芹菜。砂锅上盖，大火转小火焖，十分钟后水见少，加一点酿造生抽，轻轻翻一下底……连砂锅一起上，鱼几乎是被蒸汽熏出来的，筷子一翻，不管是鲫鱼还是豆腐，雪白的嫩肉就翻了起来，白雪飘渺间能闻到一丝芹菜的清香。据说这道菜原本出自曹雪芹的创意。干妈一筷子下去先惊后喜，随口而出：“咦？这鱼蛋还留着呢！”话音未落就自己先笑起来，甩手就用筷子打我。

将吃吃喝喝的子丑寅卯胡乱记录下来，凑成此书。书名虽称“一把盐”，其实我还没有那么极端，既非科学家也非美食家，“Yes”或“No”这样的答案我是做不出的，不过对非天然调味品及烹饪方法兀自心存顾虑，“一把盐”三个字多半是出于潜意识里对回归自然愿望的呐喊：多么希望通过味道的回归，可以让乡间多出一块绿色的田地，让阔别已久的传统天然调味品重新找回自己的名字和芳香，让餐桌上的选择不再如此拘束与逼仄，让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不再受到看不见的威胁。

扯远了，再不开饭，黄花菜都凉了……

作者左壮，加拿大籍华人。

春日奈良

文/Akasode （辽宁）

我住关东。关东的代表城是东京无疑，关西就不一定，有人说是大阪，有人说是京都。关东人跟我描述京都，说：东京人绝不邀请你去他家做客，就算你觉得他礼貌背后藏着冷漠。但如果哪天他向你发出邀请了，那必然是真心的，但去无妨。而京都人很可能三言两语就邀请你，你可不要真去。

关于京都人的这种虚假热络，还有个传说，日本有种汤泡饭，叫御茶渍，是种简单的吃食。京都人问你：要不要一起吃碗御茶渍啊？那可不是真心邀你吃饭，而是要送客了：我都吃饭了，你还不走吗？

日本人人长了一颗七窍玲珑心，但关西跟关东又窍不同。

其实我对京都印象极好，虽然我只是匆匆过客，了解得肤浅。而我花这篇幅来贬损京都，目的是为了抬举奈良。就好像上面说的，京都虽然看上去风雅、谦和、古韵、淡定，但背后藏着一种旧都人的傲慢。这傲慢也不足为奇：有历史、有积淀、有故事、有讲究…但奈良不同，奈良是真的平和、安闲。

春日三十三，莺飞草长，人心思变。这时候逛奈良，有如烈日暴汗后掬一捧清泉水，微凉，微凉。奈良城古朴素雅，只有一左一右两排车道，车又极少，人又极慢，小鹿又满街跑…如果你对都市生活已累觉不爱，或者单纯就是想体验下穿越，这里都是一等一的选择。

春日大社以灯笼闻名，社外是石灯笼，长着青苔，恭谨肃穆地列成行，鹿由此间探出头来，竟然跟石色、草色、土色浑然一体——春天的草不像夏天那样繁盛，只微微泛青，还露着地表。进得境内，则是藤原氏的天下，古代日本只有贵族才有姓氏，贫民和平民都没有这个资格，而藤原一家是大贵族，出过无数名相位将，还有文学大家。在日本文化里，人死了就都变成神，可以庇护子孙。曾经有个故事，讲一对姐弟走失荒野，实在走投无路之下，姐姐杀死自己，然后以灵魂的方式庇护弟弟，直到找到母亲。姐姐叫安寿，弟弟叫厨子王——初读这个故事，我很纳闷，活着都做不到的事，死了就能做到么？——我是残酷的，但日本人相信灵魂一旦脱离肉体，就有了神力。所以但凡死去的亲人，都进神国，所以就要入神社——日本的神社属于祖先崇拜，而藤原家的祖先灵位，就在奈良的春日大社。

藤原一家之所以姓藤原，祖上起家于长满了藤树的原野，因此社内种着大藤树，蜿蜒缱绻。守门的神女，头顶上带着紫藤花，一动起来扑扑簌簌煞是好看。

从春日大社出来，进一家古朴简约的店，点一客定食，白米饭、大酱汤、煮蔬菜、生色拉，加一份主菜，或春卷，或天妇罗，颜色精红碧绿，吃起来满口生香。日餐之美，一在卖相花气袭人，二在味道的本真——不讲调料，不讲烹制手法，而是讲究食材的产地以及新鲜。红薯的甜，南瓜的糯，魔芋的劲道，吃的都是植物最本来的味道。一箪食，一豆羹，值得人慢下来，一口一口细细体味。邻座的女士穿着灰色衣裙，吃相恭谨优雅，不像填肚子而像品茶，提箸、放碗，一板一眼。她对食物的敬爱之情，让人对她生出敬爱之情——其实，我们都走得太快了，来不及等等灵魂。而我们的灵魂，爱食物、爱自然。

奈良的鹿，值得一提。他们就逛荡在大街上，被宠爱着，也爱人。他们朝你走过来，要吃的。若给得慢了，就顶你，像家里的猫撒娇，并不真的用力。若你没注意到它，它还会咩咩叫，叫声比羊娇俏。我由观光案内所要来的地图，放在包包的侧面口袋里，被他们偷了去——抢不过它，咬合力好大。好惶恐，鹿是吃纸的吗？不过我想这应该也不是孤例，于是随了它。跟鹿拔过了河、喂过了饼、拉过了小手、亲过了小脸，忽然发现烦恼都不见了——这就叫治愈吧？

在奈良，有那么一刻，会觉得，活下去吧，做人真好。

奥克兰的图书馆

文/卢　佶（江苏）

四年前，第一次到新西兰，待了近一个月，当时以游玩为主，还跟着旅游团去了南岛。这一次再去奥克兰，就是以“过日子”为主了。半年之中，得以静下心来，看看异国它乡的日常生活，街头风景，时有所得，以记之。

这次到了奥克兰不久，女儿大约怕我寂寞，便将一张借书卡递到我手上，说在Pakuranga Plaza旁边有一个图书馆，很不错，可以去看书和借书。可是，我觉得还是太远，便没有去。不久，我无意间发现，在平时我们购物的超市附近，就有一个高地公园的社区图书馆。自此，它就成了我在奥克兰常去的一个地方了。

发现的过程，也挺有趣。有一天我们去超市购物，在门口遇到一位抱着小孩的华人老妇，她因不会英语，特地等到有华人来时，以便打听：这里有一个图书馆，在什么地方？她是要让她的小外孙，去图书馆听人讲故事。我感觉有些疑惑，便试着用英语问了一位路过的中年人。他略想了下，指着旁边的一座医院，说那后面就是。我转告了这位抱着小孩的妇女后，便去超市买点东西。当我们从超市出来时，我就对老伴说，我们也去图书馆看看吧。

这一次和以后的多次前往，使我对这一个普通的社区图书馆，有了一个良好的印象：它地方紧凑、清洁、高效、实用和方便；工作人员也非常敬业。具体地说，就是图书馆地方并不大，几十架的图书，密密地排满在二三百平米的厅里。若干沙发和桌椅，散放在书架之间，供读者坐着阅读或上电脑。如果你只是进去翻看书报，其实并不要什么证件和卡；只有将书刊借走时，才需要一种在奥克兰通用的书卡。每卡可以借走的书刊，可达三十五本之多。书刊不用说，以英文为主。可是也有不少中文、韩文读物。仅中文的书刊，好像至少有七八架，这是为多族裔服务的一种需要。但是我未想到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图书馆里，还有非常多的儿童读物，书架占了很大的一片。就在这一片的另一角，大约十多平米的样子，图书馆里的工作人员，为小朋友讲故事，唱读童谣和朗诵诗歌。也在这里，还有每周一次教新移民（多为华人老人）英语的活动；也时常安排有专题的讲座。所以说，活动丰富多彩。每月的活动，都会有日程表印出来，事先放在柜台和靠近大门的位置，供读者检索。

读者借书可以在一个柜台上，由工作人员帮你刷卡完成，也可以自己在大门内的几台电脑上自行完成，十分方便。而还书就更简单了，因为在馆大门旁的一处内外墙上，各有一个槽口，你只要将你要还的书，一本一本地塞进，就可以了。门外的那一个槽口，是在图书馆关门之后，让读者仍可自行还书。图书馆所有管理，高效、周到和人性化。

我在借书时，曾顺便与馆员聊了一下，问这里有多少工作人员？她告诉我，有三十多人，这样一座小小的图书馆，居然有这么多工作人员！可是当你看到他们，在清理还书时的即时快捷；策划、组织讲故事、朗读诗歌、教英语等活动时，又常是几个人一起上场，一人为主，多人配合：有人表演，有人在旁解释，以达最佳效果。所以需要这么多人，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图书馆中好像并没有什么标语、口号什么的，倒是在中文书架区域旁的墙壁上，挂着四个镜框，是用两种中文书法所写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看了不禁哑然。不同的民族，观念和行事方式会有些不同。

这半年中，我着重找了一些与华人有关的新西兰书籍读了，如：《云乡龙裔毛利情》、《东评西说新西兰》以及议员霍建强的《海外创出四重天》等等，还看了一两本英语的小说，虽然不是什么世界名著，却也有趣。此外，还有几本小册子。使我对太平洋这一岛国的自然、地理、历史、社会、人文等等，有了更多的了解。这里还有一些港台和大陆的书籍杂志，它们的背景各异、观点和倾向或有不同，也让我享受了多种阅读的乐趣。我还参加了一次英语课：所授全是生活用语，如超市购物等等，内容很浅，但发音绝对准。可惜我没有常去，否则英语水平一定大有长进。我还聆听了一次介绍丘吉尔生平的演讲，当然是全英语。来听的人，也几乎都是欧裔的新西兰人。演讲完毕，还有糕点、热咖啡招待。可是因为演讲者语速太快，我能听懂的，还是有限。其中一节说：二战开始以后，邱吉尔一直说服美国参战，而美国人不肯；但日本突袭珍珠港事件爆发，逼着美国立即参战云云。

我有一次问工作人员，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奥克兰，像你们这样的图书馆有多少？她回答说有66座。这使我对这种扎根基层的、朴实无华的社区图书馆，以及多元文化的奥克兰，有了一个新认识！

因为感恩，所以感动中国

——高秉涵的人生关键词

文、图/陈爱华（江苏）

“未曾长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谈人生。”这是高秉涵先生讲得最多的一句话。1948年9月10日，高秉涵怀揣一张菏泽县立简易师范初中部的录取通知书，随国民党军队流亡至南京。位于雨花门内的边营小学是他流亡江南、长夜痛哭的第一站。

感 恩

南京南站西二出口，远远就看到一位瘦而高的老者，头发花白、面容瘦削、背略驼，走路快而稳。预先约好的手拿一本杂志都没有派上用场——高先生太好认，见过照片一次便不会忘掉，何况他是本刊（《百家湖》杂志）老作者，虽是初次见面，但神交已久。

他就是感动了全中国的国民党老兵高秉涵先生。之前看过他的专题片《点灯》，阅读过他在本刊刊登的《俺想俺娘》、《一位国民党老兵的来信》，已经对高先生流亡生涯以及怀抱台湾老兵的骨灰回大陆的事迹很了解。

年初，高先生曾致函本刊（见2015年第2期《百家湖》），抬头称“乡亲”，很是感人。先生在信中说，如果南京能成行的话，想请编辑部同仁陪他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我们要忘掉仇恨，但不能忘掉悲惨的历史。忘记历史的人，终将成为另一次的受害者。另一个地方是南京雨花门里的边营小学，那里是我逃亡江南的第一站，也是我第一次长夜痛哭的地方。”

接信后笔者曾到边营小学原址边营路14号打听，可惜经历拆迁、合并，边营小学已无迹可寻。致电秦淮区教育局、派出所，都没有能查出边营小学变迁的完整资料。而高先生来宁恰逢周一，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闭馆也未能去成，甚憾。

离乡近七十载，高先生依然保留浓重的山东口音。当他听说这两处都不能前往，便随和一笑，把当天行程交予我们安排。

国内展馆周一闭馆是惯例，于是我们联系了民营的百家湖博物馆，博物馆周一特别安排工作人员陪同接待高先生一行。高先生为私人办博物馆并免费向公众开放的义举所感动，以随身携带的蒋介石与蒋经国同时签署的勋章证书副本相赠。蒋氏父子同时签署的荣誉证书极为少见（先生厚爱家乡，正本为山东菏泽收藏）。1973年前后，高秉涵办了几件军中大案，深获蒋氏父子重视，故而颁发了奖章，并父子共同签署了这份证书。

高秉涵在百家湖博物馆前留影

高先生做客编辑部时，提及一件事。此前在江西师范大学作演讲时，现场一位男生问：请问您是怎么混得这么好的？这个提问大出众人意料，校方马上代这个鲁莽的男生向高秉涵致歉，称“孩子不会讲话，先生请不要介意。”高先生笑着替该男生解围：“没关系，在我们家乡大家都这么讲。邻里乡亲见了面都会问：最近混得怎么样啊？”轻松化解了现场尴尬的气氛，并郑重回答了这个学生的提问：“我是在绝崖峭壁上开花结果。若要问为什么混得这么好，我送你两个字——感恩。这两个字使我平安地度过了一生。”

因这两个字，这位面目清癯的沧桑老人，感动了全中国。2012年，高秉涵先生被央视评

为十大“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信 义

“过去，他们牵着我的手，从家乡逃到台湾。现在，我抱着他们的骨灰从台湾回到家乡。这是回馈，更是感恩；这是义务，更是责任。”在2012年台湾“点灯”年度致敬人物评选大会上，高秉涵在答谢词中如是感言。话音甫落，台下观众已是涕泪沾襟，泣声四起。

送老兵骨灰回家的义举，被称为“现代仁者的义薄云天”，于高秉涵来说，其实只是简单的“信义”二字。“人无信不立，这句话对于我们的人生，对国家，对整个社会都很重要。”台湾很多老“乡亲”因穷困、无文化而孤独一生，他们没有家人，在养老机构、医院的登记表上紧急联系人都是同一个名字——高秉涵。 在台湾，高秉涵是所有老兵的“乡亲”。很多“乡亲”眼见归乡无望，就把“回家”的希望寄托在比他们年轻的高秉涵身上，嘱咐他：“老弟啊，我是没有希望回去了，你还年轻、有机会，如果我死了，你有朝一日能回家一定要把我的骨灰带回去……”就这样，一个、两个……高秉涵肩负了很多深情的嘱托。只为一句承诺，他二十多年如一日，先后怀抱100多个骨灰罐，帮当年一起流亡台湾的老兵、乡亲完成遗愿，回归故乡的怀抱。

中午，我们陪同高先生品尝南京小吃、游览夫子庙景区。南京是高秉涵1948年逃亡江南的第一站，虽然边营小学已无踪迹，但他依然对故地念念不忘，于是饭后陪他到边营路上学校原址打听。一看到城墙，高秉涵马上兴奋地说：“就是这里，我一看就认得了。边营小学就是对着城墙，城墙边有台阶，越往上越窄，我记得一清二楚。”

当时局势紧张混乱，吃饭都成问题，更别提上课。于是高秉涵没事就在周边瞎逛。有次出门突然下雨，于是站在孔庙旁一户人家门楼下避雨。一位五十多岁的太太开门外出，发现一个特别瘦弱的孩子站在门楼底下发呆，心生怜悯，问他：“孩子你吃饭没有啊？”13岁的高秉涵摇摇头。于是太太叫下人端出一碗饭菜来给他在门口吃。“估计是她急着出门办事，也可能是因为家中无男丁，所以没有让我进屋吃饭。” 忆及当年，高先生依旧是感恩多于伤感，“我记得她穿的是旗袍，我当时就站在东门楼下。”

只是可惜，故地重游，物非人也非，边营小学拆迁，那位善良的老太太也应早已过世，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也未能前往，高秉涵心存遗憾。他表示日后如有机会再来南京，定要亲往祭拜那些死在战争铁蹄下的亡魂和为国捐躯的先烈们。

幽 默

高秉涵关于自己的总结很有意思，都是两个字。比如感恩，比如信义。

高家是模范家庭。提及家人，高先生笑容满面，“有次参加婚礼，曾有人问我‘你们家庭幸福的秘诀是什么？’我的回答就两个字——听话。” 他说，“我家老大（大儿子）很听太太的话。”笔者笑问，“那您自己呢？”“我不光听话，我还很怕太太。去年打算回乡过春节，结果太太不批准，怕老家太冷，结果我就没敢回。”看来身为律师的高秉涵幽默功夫也是了得。

他还给我们讲了一件趣事。“白岩松为我做访谈，录节目前他问我：‘高先生您认识我吗？’我说，‘不认识。’他又问，‘那您有听说过我吗？’我答，‘没有’。白岩松又指着旁边的敬一丹问：‘那这个美丽的小妞您认识吗？’我还是答‘没有’，然后又加一句‘大概是这个小妞还不够美丽，所以我之前不认识。’”众人莞尔。

“很听话”的高秉涵，也有“不听话”的时候。第一次把已故同乡朱大杰的骨灰坛往家里抱时，遭到太太石慧丽的强烈反对：“哪有人随随便便就把骨灰坛往家里抱的？你不害怕，我和孩子们还害怕呢！”于是高秉涵又抱着骨灰坛住到地下室，自己陪着乡亲住了一夜。另有一次，高秉涵前往公墓领取已故同乡骨灰，被困山上一夜，直到第二天才被当地救援机构直升机营救。这件事让太太后怕不已，于是坚决反对年近八十的高秉涵再多事。然而最终，石慧丽还是没能阻止得了向来“听话”的高秉涵往家里搬骨灰坛。“当然，除了这件事，我是一直很听话的。”高秉涵笑道。

高秉涵的名片与众不同，背面印的是家乡山东的地图，地图上还印有两句话：“未曾长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感恩，令我平安度过苦难的人生”。诚如斯言，“感恩”两个字，是支持他走过苦难岁月，一路走到今天的信念。至今，他仍对孔庙旁对他有一饭之恩的南京老太太、对当年镇江基督教医院免费医治他的意大利医生念念不忘。

对历史的铭记、感恩，成就了今天的高秉涵。“我一直在努力，社会需要我发光的地方，我已经努力去照亮了，我会不遗余力地继续发光。”于我们，这或许只是一句口号，于高秉涵，却是践行了一辈子的理想与追求。

本文写于百家湖畔

趣游安吉竹博园

文/王正龙（江苏）

初夏的安吉，阳光虽不多火辣，但隐约有灼热之感。在老战友大潘“导游”下，我们踏上了往安吉竹博园的旅程。沿路，小街两侧商铺、摊贩云集，吆喝声不绝于耳。多是在推销当地的竹制家具、日用品、竹玩具等。同行的小陈不禁瞪圆双目，惊异道：“哎呦！你们这地方怎么全是竹子做的呀？”大潘笑道：“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这里就靠竹吃竹啰！”

说笑间，不觉已到灵峰山麓西苕溪畔的安吉竹博园。

果然名不虚传。当我身临其境时，眼前满是柔和宁静的青绿，那郁郁葱葱、层层叠叠的翠竹海洋，在晨风中时而荡漾，时而颤抖，随风飘来的阵阵竹叶清香沁人肺腑。穿透厚实重叠的竹枝翠叶间隙投下的几缕光亮，使人想到剧场舞台上闪烁的五彩光束。有几株新竹，新褪了笋衣亭亭玉立，向着蓝天节节攀升，别有一番神采。

我们饶有情趣地观赏着“身份”各异的翠竹时，竹林那边走来一位老者，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上，目光深邃而热情，他是竹博园的管理人员。老人很健谈，便如数家珍地向我们讲述着竹博园的不凡“身世”。

安吉是个产竹之乡，全县光竹林就有77.2万亩，其中，竹博园占地250亩。十多年来，竹博园从全国各地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引进了许多名贵珍稀的竹种。现已有200多个品种竹，是目前全国面积最大、品种最多的大型竹博园。这里，一年四季翠竹满园、已成为游览和休闲的自然风景区。这些竹子不仅有观赏价值，还可为城市建设和百姓生活提供大量的竹材以及营养丰富有助保健的竹副产品。如今，安吉竹博园已成为国家竹类科研、教学和生产相结合的基地。

大潘接过老人的话茬：这里不仅仅竹类品种多，更有趣的是它的“学名”也很怪异。如流金溢彩的金竹，竹笋黄绿条纹相间、拂云擎日的花毛竹，竹竿奇特的龟甲竹，竹晕斑斑枝叶婆娑的斑竹，竹叶宽而大可用于裹粽的箬竹，还有那飘逸潇洒的紫竹，不加修饰即可做手杖的筇竹（亦称手杖竹），被誉为“竹中之宝”的出口王牌商品——茶杆竹，最令人捧腹的是竹竿节间膨大如佛肚的佛肚竹、罗汗竹，令人称奇的要数花孝顺竹了，它们竹竿鲜黄、株株相拥相携，不离不分，别有一番的情趣……

竹子的世界是如此丰富多彩，徜徉在这翠烟如织绿意盎然的竹博园，静谧幽雅，浑然自忘。遐想间，一群在竹林间戏嬉追逐的孩子的欢快笑声，惊醒了我如痴如醉的思绪。他们用自家做的竹水枪在互相喷洒戏闹着，欢呼雀跃着。竹林深处传来一阵竹哨、竹笛声，原来是一些三五成群的少男少女们用自做的竹笛、竹叶裹起的竹哨在吹奏着时尚的乐曲。那婉转轻柔带点乡土韵味的旋律，激起我久蓄于心的儿时记忆。

在我苏北老家的屋后，也有一片小竹林。每到春暖花开的季节，竹林里可热闹了。那笋尖儿刚刚破土而出，我便同左邻右舍的几位小伙伴，带着小铁铲到处寻觅着“笋源”，谁要是找到一处竹笋，就象发现古董珍宝似的那样开心，真带劲儿！到了盛夏，我们又相约到竹林里边避暑，边捉迷藏；有时还用竹管加木片做的竹枪打起“游击”来，女孩子们可比我们文静得多，她们找来几根棕绳，拴紧在距离相间的两棵粗壮的毛竹上，悠雅而轻松地荡起“秋千”……童年是天真而快乐的，而这大都是缘于家乡那片小竹林的恩赐。

竹与松、梅一起曾被文人们誉为“岁寒三友”，它们竞相为诗人所题咏，为画家所描绘，为艺人所雕刻，也为游人所景仰和憧憬。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更是视竹如宝：“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

沉醉不知归路，不觉初夏的阳光已悄然隐退，绰绰竹影被笼罩在朦朦胧胧的晚霞里，宁静而美好。我真希望它们长成一片清凉而宁静的世界，让更多的人去分享这难得寻觅的情趣和愉悦……

本文写于百家湖畔

苍龙·苍龙·摇摇头

文/司马中原（台湾）

没见着苍龙呢，就已经团着舌，学会那种稚气的儿歌了！那种样的儿歌，有着怎样的意义呢？唱它的人，是从不会想那些的。我们只管唱着，载着歌的日子，微颤着，像风中抖动的蜻蜓的翅，又轻、又薄、又透明，我们无忧地唱着，无忧就是快乐，红脸的太阳懂得，白脸的月亮更懂，真是的，它们常笑着听那样的歌。

苍龙，苍龙，摇摇头，
又盖瓦房，又盖楼！
苍龙，苍龙，摇摇尾，
年成丰足，多雨水……

挂在嘴角上的苍龙是什么呢？尽管心里偷偷疑惑着，却没有去询问过谁，就让人这样的唱着长大罢，凭什么疑问，早晚都会解破的，传说里的梦婆婆，会在人入睡时，飞落到人的枕上，教会人很多很多事情，婴孩在摇篮里展露的梦中甜笑，不就是梦婆婆教会的么？

苍龙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天上行云布雨的神龙？我几乎等不及梦婆婆到枕边来教我了！梦婆婆总是偏爱那些更为幼小的孩童；我当初不认识那一张张印有圆印的蚕纸，把它错当成芝麻饼，或是听信爱促狭的成人的话，嘴含一把胡麦，一抹一嘴黑，说那样就能唤下空中的飞鸟，再不，就是吃饭嫌粥太热，伸着脖颈，跟家人唱：搅搅冷冷啊，小狗等等啊！终于有一天，梦婆婆教会我那些，甚至更多的事，我还依稀记得起她的脸和她的眼眉，像一朵在沉黯夜色中开放着的白花。但苍龙究竟是什么呢？——早先偏爱过我的梦婆婆，已经有很久没走进我的梦里来了。

还是把它当成一条龙罢，常在年画纸上看见那样的龙：头上生着角，嘴边展着须，浑身抖开金色的鳞片，喷出一股慑人的威风来，儿歌里的苍龙不是它还会是什么呢？心里一有这样的认定，再逢到唱那支谣歌时，眼前便出现那条龙的幻影了，它那样的矫腾在半空，喷吐着蔽天的云雾，一忽儿露出头，一忽儿现出尾，一忽儿又隐进云雾去，让人空留下一片朦胧的玄想。

苍龙，苍龙，摇摇头，又盖瓦房，又盖楼……我们这样摇着头，悠然自得的唱着，太阳光渗和了稚而甜的歌韵，像新鲜的花蜜，几乎能嗅得出那种芬芳的气味来。长长静静的街道，两排青灰带黯的参差，那么寂寞的排列着，瓦檐的黑影子，撒下一条条的黑花边，没有外路来的过客，街在平野上睡着，人的脚印和牲口的蹄痕，在街心的沙上睡着，只有我们的谣歌，幽幽的，在瓦廊间撞出些许回响。

白天和夜晚，阴晴和风雨，全是些粘在季节风车上的彩轮子，不时变换着或是重复着，而谣歌是不变的，始终是那种原始单纯的调门儿，徐徐缓缓的节拍，融入一股带着奶腥气的童心……我们用那样的谣歌，灌溉着那灰涂涂的市街，像拎起喷壶浇灌花木一样，让那些刚走出摇篮的囡囡，在歌声的浇灌里发芽。春天二月里，兜着满怀柔软的风，把谣歌唱到屋后的大沼泽上去，垂柳们牵着手，我们也牵着，坐在柳根的长石上，把装在肚子里的好些谣歌，全都唱出来，总觉得大沼泽也在和应着，便更起劲的唱，想听着对岸绿树丛里传来的回声。苍龙，苍龙，摇摇头……那柳软风柔的春天，不知不觉的就走了，谁懂得锁着眉怜惜残春呢？姑姑姨姨们全是些傻子，谁说过：不唱谣歌的年纪，好好的人，就会慢慢变傻的。

我们不傻，我们从不怜惜季节的轮逝，只知道迎向它生长；常在夜晚麇聚着，拣一块空阔的场子，或是依傍着沼泽的柳荫，挨排排的坐着，由邻家的小姐姐领着头，教我们唱一些新的谣歌，我们唱着它，同时也流出很多浮泡似的摹想……

每一支谣歌都是一扇开着的门，诱引人痴痴迷迷的走进去，那里面有晶晶亮壳的冰块砌成的广寒宫，有红绒绳儿串起的星星，有参天的大桂树和挥着巨斧的吴刚，有含烟

笼雾的天河，衔彩绒去搭桥的鹊鸟，也有地面上的百花，田野间的百草，生着香瓜虫的小溪，拎绿灯笼的火萤儿，拖尾巴的小蝌蚪，会摇头摆尾的苍龙……尽管没眼见着那许多，我们却会摹想。

仿佛我们不只是唱着歌，却用心里那支笔，醮着浓汁般的声音，在眼前的空无里涂抹下一幅幅奇幻的彩画，那一幅幅的彩画，连接起我们所有歌过唱过的日子，就像一朵复瓣的花偎集着的花瓣一样。

蒙蒙的湿雾把人给浸着，月亮挂在远处的檐角下面，像一盏扁大的灯笼，四周裹着一圈儿微晕的彩轮子，谣歌告诉我们，那是明朝起风的兆示；穿经很多个月夜，只有那一个夜晚在记忆里凸现着，月光所能描出的小小静谧的世界，完全是属于我们的，初升的春月低低近近的悬在那里，恍惚谁跑过去，踮起脚尖就能摸着它的样子，它的倒影落在无风的沼面上，显得更扁大，更橙红，充溢着一种无声的歌韵。

就在那一刹，这片小小静谧的世界被高举在云中，我变成了自己歌里的苍龙了。当时倒不认真的骄傲于自己确曾拥有过这样的感觉，却忙于去想着明天。

明天会有另一些新的谣歌，另一些新的世界，而我们仍会是那些世界里的主人。我唱着谣歌时，总爱那样的摇头晃脑，连带的使记忆也摇晃起来，带着苍龙，苍龙，摇摇头的感情。那歌声是一座轻轻荡动的摇篮，摇着许多印象的小精灵，使它们在遥远的记忆开端的黯色里，分别的舞蹈：一群在沙河上跋涉的牲口，一座养着成千只麻雀的圩楼，一块满生霉湿苔衣的残碑，一条灰墙夹峙的小巷，一道圮颓的架在旱溪上的木桥……那些都像是乳汁，哺养着我的童年。

也许那就是意义了，在当时，没有谁知道。

只知道沿着窄窄的街坊走，辨认着拱廊的式样和剥落的墙上的苔色，辨认着那些不同的门户和不同的窗，我们从不追究那些意义，我们活着、唱着，也摹想着，一切都是那样的苍龙，苍龙……都是歌，都是快乐的摇晃。

白木案子上的卖花生的摊子。总在笑着的老婆婆。卖熏烧和捆蹄的何师傅。卖野味的脑袋上盘着他自己的辫子，长长细细绕了几箍，好像一条灰黑的蛇。卖鸡的汉子穷凶极恶的追上一个奔跑的孩子，一把抓去他的帽子，满天便飞舞着做毽子用的鸡毛……任何一幅画图里，都有着我的歌，零零星星的金粉屑，撒在那些活动的黯黑图景上，没有意义，但总不褪色，总不遗忘。

每年的盛夏，郊野总绿得很浓很浓，沼泽那边，草野像只平底的大绿盘子，把人们盛在里面，一跳跳进那片绿里去，阴凉凉的，像洗了澡似的舒畅，一座三面环水的西园子，中间种着瓜果，四面间植着观音柳和水芦苇。我们也不时遇着低枝的洋桑树，每片叶子大得像葵扇，透明透亮的，绿里带着鹅黄色，阳光落在叶面上，映出它纵错的脉络来，仿佛在那片活动的碧光里到处爬行的蚯蚓；但我们宁愿爬到小叶子的土桑树的树丫去，熟透了的桑葚是紫黑色的，饱饱的垂在人头上，散发出一股醉人的甜酒气味，使得那些贪婪的鸟雀在周近的树梢上跳逐不休；一身黑的乌鸦和长尾巴的三喜鹊儿的嘈嚷声最大，跳到这边也喳喳，跳到那边也喳喳。

挺着用水芦秆做成的缨枪，采撷青硬的桑葚装进弹弓，跟那馋嘴的三喜鹊儿开战罢，我们会一条声的那样唱起来：三喜鹊儿尾巴长呀，娶了媳妇就忘了娘……呀！数不出一共有多少只那样的谣歌？都是跟苍龙，苍龙，摇摇头同样的曲调；我们最早学会的那只歌，变成一只歌母，不断的孕育出新的子歌来，像一阵阵徐缓的温风，吹着、吹着，吹遍了小镇和它附近的野原。到后来，我们无论见着什么，都能信口编出谣歌来唱着了。我们那种稚而甜的歌，替苍老的小镇添了不少生的意趣，也替那种无波无浪的承平岁月浥注了些许微澜罢？生命是重重叠叠的波涛，它总在一浪追赶一浪的朝前推动着，摇篮里的推着唱谣歌的，唱谣歌的赶着进塾馆的，黑胡子追着白胡子，旷野上的新坟叠着旧坟……这不也是一只徐徐缓缓的谣歌吆？而唱着苍龙、苍龙的人，不会想得那么远的。一个夏季过来，街坊的屋瓦上的塔松又长高很多了。我们也长高了半块砖头，能够跑到更远的地方去唱去耍了。为什么一定要到野地上去呢？街坊的屋脊就是一座广大的、奇妙的花园。除了灰白色的瓦塔松，还有肉茸茸的菌子，压脊的万年青和剑带兰，人脸似的木芝，无根草和一些野花——大半是由麻雀啄了那些花草的种子带上去的。没有谁愿意打扫屋顶，仿佛人们都喜欢那种古老宁静的气氛。

我们却耐不住那种静寂，到处去找寻一些声音，并把它们带回来，装在口袋里，或是挂在檐影下，再用谣歌和它们赛着……把鸣蝉摘去半截翅膀装在袋子里，什么时刻拍一拍它，它们就会嚷起来。要是金铃子呢，就得用大炮台香烟盒儿做成的八角形的小盒儿装它们。纺织娘只有夜晚才肯抖着翅膀纺纱。只有叫哥哥才是整天唱个不歇的。不论谁都爱养几只叫哥哥，连女孩儿也爱。

叫哥哥的笼子是用高粱篾儿编成的，有很多种样式，最简单的叫螃蟹笼儿，普通是方笼儿，还有两层楼和三层楼，那只有大人才会编了。我有一只极美丽的三层楼的叫哥哥笼子，是用红秆高粱、白秆高粱、黄秆高粱的篾子混合

编成的，一只偌大的笼子分成十二个隔儿，能养几十只叫哥哥，可惜我最多养过三只，都还不是自己捉着的。

即使是一只呢，也有歌唱的声音，我不会捉，却懂得养它。把红、白、黄三色夹杂的、油光灼亮的笼子挂在檐前的丝瓜棚下面，用竹签串几粒青豆到笼里去，再打笼眼里插进几朵丝瓜的黄花喂它们，它们就会像在它们老家——豆田里一样，快乐地唱着了！

心里的一条老苍龙，就会在这时候摇头摆尾！

邻家的小鸾姐告诉我，说是叫哥哥这鸣虫的寿命长，要是养得好，它们能活过冬天，外面落大雪，它们一样会唱歌。依她说，该在秋天白露前，找到一只大些儿的玩意葫芦，等它长老了摘下来，在葫芦尖上开个口，倾下葫芦子儿，再在葫芦四边用小刀雕出些透气的小花孔，把叫哥哥放进去，塞上木塞儿，放在芦花窝里，寒天喂它吃白豆干，煮花生和白菜叶子，二年它浑身会长得泛红。

这倒是个秘密，但我从没试过。

我们后屋的灶房里，灶壁缝间有一只油葫芦虫，没有谁存心养它，它一样的活过冬天，唱过冬天，灶壁缝里又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它不知怎样过活的？

想这些干嘛呢？还是唱谣歌去罢，秋天和葡萄成熟没有什么不同，葡萄成熟和金桂开花还不是一样？！有几夜，月亮窥着窗，风里的梧桐壳儿，鸟喙似的啄着檐瓦朝下飞落，进出在梦里，恍惚已听见灶屋里的油葫芦的叫声了，秋是那么甜，那么香，那么白，那么冷。甜得像葡萄，香得像金桂，白得像月光，冷得像瓦上的霜痕……秋天是最适合唱谣歌的季节呢。

还能忆起那种秋日的夕阳光，艳艳勾描出几张白色的脸的轮廓来，总是那几张熟悉的俊秀的脸子，带着一圈朦胧的光熠。

就当那样的黄昏时，我们团坐在中庭的小院里，小小的方形院落像口深井，也有深井里那份沁凉，葡萄藤细细的影子剪贴在蓝天上，抖着翅的蝙蝠在半空里搅荡着熔金似的夕阳光，成熟的紫葡萄看起来是黑的，一串串疏疏的垂挂在那里，颗颗涂着阳光，晶亮的诱惑着人。一行大雁从高天上飞过去，把嘎嘎的初啼送过很多朵云霞。也不知怎么地？这时候唱出谣歌来，总带着一股温寂沉迟的味道，仿佛不是自己的声音。

有一只这样的新的谣歌使我迷惑了：

苍龙开花呀，
小秃子成家啦！
前面吹着呜哩哇（唢呐的声音），
后面抬着新陪嫁。
新嫁娘，娇巴巴，
头上披纱，
襟上插花，
来年会生胖娃娃，
管教小秃子笑哈哈……

苍龙不是龙，要是龙，怎会开花呢？几个人都为这事争议过，谁也弄不清苍龙是什么？小鸾姐说她听谁讲过，说苍龙不是龙，是生在野地上的一种东西，有叶子，也有花，但她也只是听人讲，并没看着过，不知它生的是什么样的叶子？什么样的花？

这难题找谁去解呢？只好放在心底，等着聪明伶俐的梦婆婆罢？可惜的是：也就在那年秋天我们入了塾，变成上了络头的马，双手捧着开蒙的《三字经》，便把那许多谣歌留给更幼小的孩子去唱了。童年真的是一扇黑色的魔异的门么？从那扇门里走出来，便都像过河卒子一样，永也不能回转去了，想起来，眼前便像铺霜似的，铺一层淡淡的悲哀。至少，日后凡事都要我们自己去听，自己去看，自己去想，梦婆婆不会来枕边照顾我们了，走出那扇门，便失去了那种摇晃的微醺……

后来，离乱改变了那条花园似的街坊，爱锁眉的孩子们不再那么沉醉于唱谣歌了，小鸾姐跟我们一道儿逃下乡去，我们曾在一座荒凉的乱冢堆里看见过苍龙，乡下放牛的孩子认得那种草本植物，它的样子有些像毕茇，但更青些，碧青碧青的大叶子，比牛蒡草的叶子更大，叶面上闪着透明的油光，它的花是奶白色的，一串一串的垂着，好像条条白缨络，单瓣儿，喇叭口，有些像是串连在一起的野喇叭花，并不怎样美。

我曾摘了一衣兜那样的花，不！我是那样珍惜的摘回一支一支曾经无忧唱过的谣歌，在饥饿得发空的心里，默默重温着，清清冷冷的泪，便滴在花串上，使整个记忆都苦咸了，潮湿了！苍龙，苍龙，摇摇头呀，又盖瓦房，又盖楼……歌声乘云远去，这苍龙却不是我摹想的苍龙，苍龙花不香，而且还有一股青臭味，如今，我只知道它是那么一种野生的草本植物，只模糊的记得起它的影子，连它究竟在哪一个月份开花，也都不知道了……苍龙，苍龙，苍龙，摇摇尾呀，年成丰足多雨水……那不再是乡土上的谣歌，而是我初踩出的、印在承平岁月里的童年脚印，深深黑黑、零零落落的，显呈在回顾之中，永也不会磨灭。它不会磨灭，不管是属于快乐，或是属于凄伤！

红泥小火炉

文/陈柏清（辽宁）

我奶奶13岁嫁给我爷爷，奶奶爱说的一句话是“俺爷爷当年那也是正白旗的都统，想见就见得到皇帝爷面儿的人。”祖奶奶不做声，她在炕沿上梆梆梆磕旱烟袋，奶奶就低下头轻手轻脚的在她烟袋锅里装上烟丝。

我奶奶一辈子都穿带大襟的大褂子，到膝盖那里，挽着髻，年老头发稀的时候，露出一块头顶，髻便摇摇欲坠的，配着方圆的脸，像足了动画片里的日本浪人。

据说我奶奶嫁过来的时候没有什么陪送，因为她是他爹赌输了钱，我祖奶奶用银子赎来的，来的时候只用个小包裹裹着个物件抱在怀里不撒手，祖奶奶抢过来打开一看，原来是个红泥小火炉，祖奶奶叹口气，扔在炕上，那年头，能吃上饭就不错，红泥小火炉绝对是只可远观的奢侈品。

于是红泥小火炉作为我奶奶的正白旗身份的例证和我们家娶了一个正白旗的媳妇的骄傲在角落里安闲了好几年。每年新年大扫除时，奶奶都把它擦了又擦，细细端详了，如同面对一往情深却终是分别的爱人。又仿佛擦的不是火炉，而是一段越来越不清晰的往昔岁月。

但是有一年那个红泥小火炉用上了，大伯母进门的头一年，除夕夜，奶奶郑重的在柜子里请出了那个红泥小火炉，加炭火，锅里放上煨好的羊肉，干菜，奶奶的动作娴熟，显然在心里操作多次，炉火烤着她通红的脸蛋儿，像返老还童，眼睛被火碳照的直淌泪星子，可她在小火炉旁边看不够的看，仿佛怕那炉子一时之间飞升而去似的。

祖奶奶出来进去顶这个家，如今瘫在炕上好几年了，奶奶一边挑着锅里的羊肉给她吃，一边看着氤氲热气中着红穿绿的大伯母笑，祖奶奶看一眼奶奶稀疏的头顶说“你也吃吧。”然后叹了一口气，这一辈子她总算对这个女人说出了这句话。

按照好人必有好报的逻辑，奶奶在把祖奶奶送了终之后，应该是坐在炕头梆梆梆嗑烟袋的，可偏偏大伯并没有娶一个正白旗回来，大伯娶的是本村的一个姑娘，她看不得奶奶穿的大襟褂子，看不得奶奶擦鼻子不时从怀里抽出大手帕子。于是在爷爷不能像老牛一样拉着犁地的绳索奔走时，老两口退到了偏房寻清净。后来爷爷一直那样的咳，他默不作声，咳嗽代替所有语言，咳着咳着，有一天早晨不咳了，于是奶奶的世界更安静了，她在小窗唯一的一块玻璃上看见棚子搭起来，爷爷被放进木制的棺木里，燃着香，一夜都燃着，悠悠的岁月，一夜就燃尽了，第二天清早，唢呐响起来，奶奶看着一群人吹吹打打的抬走了她的世界。她搂着没炭火的红泥小火炉，如今没什么不能放手了。

她去世的时候，爸爸和妈妈在千里之外的五七干校修河堤，回家的时候就剩这个姑姑交到他手里的红泥小火炉，还有长了荒草的一抔黄土。

我听爸爸讲奶奶的故事，总觉得那是只有出发而没终点的行走，一个悬而未决的故事，结局在不可知的地方。

“晚来天欲雪，可饮一杯无？”那是文人骚客的情态与境界，我们家的红泥小火炉，炖的是祖奶奶、奶奶们淡而悠长的岁月。尽

（作者少白，网络图片）

“山鸡自爱其羽”

——印佣王福庵

文/张昌华（江苏）

西泠印社，中国传统文化一叶最靓丽的名片。一九〇四（光绪甲辰）年创始西湖孤山，她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旨，“人以印集，社因地名”。西泠的史册上除镌着吴昌硕、马衡等社长们的芳名外，叶铭、丁仁、吴隐和王福庵四位创始人当名列其中，垂之久远。

王福庵（一八八〇年七月十七日—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二日），我国近现代著名金石文字学家、书法篆刻家。浙江仁和（杭州）人，初名寿祺，后易为禔，号福庵。以号行。七十后自号持默老人。斋名糜研斋。别署颇多，最有趣味的是锄石农、石奴和印佣。佣者，仆也。先生擅书法，尤精篆隶。凡金文、碣、玉箸、秦权、汉碑额无不涉及。小篆结体典雅朴茂，用笔遒劲馨逸，其所篆《说文部目》向为行家肯定，是习秦篆的津梁。他擅以小篆笔法书大篆书体，节涩不滑，刚柔相济，错落有致，别有风韵。其隶书取自汉碑，参以篆笔，故蚕头蓄敛，燕尾不露，外观苍古，内蕴隽秀。他的印学成就与贡献，前贤早有定评：“精熟西泠旧八家，却从秦汉返清华。”（柳北野句）“端容振铎江湖下，砥柱中流一大家。”（沈茹荼句）“印继八家传一脉，书工二篆卓千秋。”（姚羲民句）“并时吴（昌硕）赵（叔孺）能相下，鼎足曾分天下三。”（沈禹钟句）誉其为一代宗师是名至实归。

王福庵生于世代诗书之家，祖父王言是嘉庆戊寅举人，其父王同伯是光绪丁丑进士。王福庵幼承家训“十二即解，爱好印章”，以弄翰、奏刀为乐，对金石书刻之好渐入骨髓。光绪晚期他进为秀才，曾任教钱塘学堂即崇文书院。随西学东渐，王福庵亦精算术兼土木工程。一九一三年辞教席，以测绘技术供职铁路局，奔波沪杭、湘鄂间。间或为友人写字治印。毕生六十年的治印生涯，前效八家，后溯秦汉，融通皖浙诸派，于不惑之年铸就自己的风格。他广采百家，篆之印白文醇厚蕴藉，朱文秀逸圆劲，特别是铁钱篆，凝练委婉如洛神临波，嫦娥御风，上世纪二十年代名震京华。

一九二〇年，缘唐醉石之荐，王福庵被北京政府聘为印铸局技正，与唐醉石、冯康侯诸公同供职国民政府印铸局。据资料“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及行政院等五院之印皆为王福庵所篆。王福庵的篆刻一时如日中天，受到名流极大推崇，清室遗老、墨客雅士、学人藏家纷纷乞墨求印，门限为穿。王福庵缘印结交了陈宝琛、宝熙兄弟，溥氏兄弟，陈仲恕、叔通昆仲以及罗振玉、马叔平等名流。溥儒求刻“旧王孙”、“西山逸士”和“腰下宝玦青珊瑚”等。庄慕陵、台静农、魏建功等筹办的“圆台印社”聘其为导师。一九二四年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叔平推荐，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傅正湘是大藏书家，家藏二十万册典籍，以藏珍本《资治通鉴》、《洪范政鉴》而称“双鉴楼主”。历代藏书家十分讲究藏书印，以工整秀丽为要。傅氏一直未觅到中意治印者，七十衰年最终选定王福庵。时王已定居沪上，两人不熟。傅氏遂写信给沪上老友陈汉第，托陈代求。曰：“弟藏宋本千余卷，专待福公之章已十余年矣！今年垂七十，不可再缓，故特以相烦耳！”言恳辞切，如此求贤，当为印坛佳话。沙孟海在《印学史》中评王刻时有“所作多字词句印和鉴藏印，更见本领”之美誉。专家评论，王氏一生治印万余方，皆精美绝伦“无论其先贤或后俊，在此领域能与他比肩者寥寥”。谅此言不虚。

王福庵十分勤奋，矻矻以求。盛年时闻鸡起舞，每日五时起床或挥毫或奏刀。俟上午弟子们来请益时，他已将新作悬于壁上或案头，与众门生品评。一九二五年他不幸手触电扇开关触电卧榻两年。癒后，每伏案即感头晕目眩。之后，每刻印必仰卧于藤榻，左手握石，

小手指上悬一小镜，双手擎空操作，边刻边用小镜照示。其时胸间遍布石屑， 全不暇顾。因印面向下，刀锋取势颇费工夫。先生嗜烟，无论作书刻印，唇间必含一烟斗，因专心忘情，烟之熄灭与否不计，人称“刀不离手，烟不离口”。他说此举惬意，且有助文思。

王福庵清操自守。作为西泠创始人“四英”之一，他与友人约定终身不任西泠社长，为此作了一方印：“但开风气不为师”。他寡言，曾号持默居士，七十岁（一九五〇）后忽自称“持默老人”。曾篆“不须计较更安排，领取而今现在”自勉，显示云舒云卷中的淡定。“面壁思幽古，挑灯总乐今”乎？先生秉其父之风，崇尚闲云野鹤自由生活。其父王同当年曾授刑部闽、赣主事，无意仕途，后辞官归隐，考证校勘金石碑版，并以教书为乐，先后操持杭州书院、紫阳书院。一九二八年王福庵随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复官南京铸局技正”，但他已倦仕游生活，自刻“苦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一九三〇年冬，辞官携眷赴沪寓四明村，以鬻印为生，自食其力，“不使孽泉”。曾取香山句“秋月春风等闲度”入印，边款跋曰：“余股官白下，非我之志，年复一年，若被束缚，真如浔阳儿女，老大徒伤，因作此印以志恨。”农夫土中刨食，石佣石中求生，他与农夫无二。自言谓“青鞋布袜从此始”。上海沦陷时，汪精卫派人邀王福庵去南京汪逆伪政府任职。王严词拒绝，并刻“山鸡自爱其羽”一印以表心迹，曾轰动一时。此后，自耕自足，自娱自乐。不看天颜，不观人色，全身心投身于艺事。遂印艺日臻炉火纯青。

作为一代宗师，王福庵德艺双馨，对前辈谦虚敬重，于后学诲教不倦。王福庵尚未弱冠时与长他十四岁的金石家钟以敬结金石忘年交。钟氏时被推为浙派巨擘，对王嘉惠甚多，刻印逾百钮。钟因穷困潦倒，早逝，王痛惜不已。在钟为其篆“福庵书翰”印侧，王福庵补款曰：“越生社兄为刻此印未及署款已归道山，丁巳冬日福庵补记，时距公殁正一祺矣。”王福庵成名后，对晚辈后学奖掖提携甚多，不独悉心传艺，即对生活困苦者，亦竭力相助。弟子中韩登安、吴朴堂等，尤以顿立夫沾惠为最，堪足为近现代印坛第一佳话。

顿立夫（一九〇八—一九八八），原名群，祖籍山东，早年丧父，随母流寓北京，少时家贫，在某王府充役。王福庵任印铸局技正时，雇立夫为人力车夫兼杂役。福庵先生居家治印，立夫喜侍奉在侧观摩，渐萌兴趣，福庵弃纸篓废纸片、修印钤稿，立夫悄悄悉心收藏，暗自揣摩、研习。有时向先生讨教印艺，但不敢言学印。一九三〇年，王福庵在金陵决意退职赴沪，拟辞立夫。顿立夫恳求留用。福庵说“上海没有人力车，你去何用？”顿立夫始说出想学治印的心事。福庵心慈，知孺子可教，不忍拒。遂允同去沪并收为徒。王福庵以弟子视立夫，先授以六书之要，后传其运笔奏刀秘笈，耳提面命。立夫聪慧，又极勤奋刻苦，印艺层楼日上。俟顿立夫印艺出手不凡时，王福庵大力为其揄扬。立夫声名鹊起，王又助其独立门户，并为亲撰润格。一九三八年顿立夫首部印稿手拓面世，王福庵亲自题耑，由雪鸿馆刊行。立夫印艺深获张大千欣赏，大千一次求印十数方，弟子有镌印者，悉为推荐。一九三九年大千将还巴蜀，绘《松荫高士图》以赠，并跋云：“立夫为予治印十数方，直追元人，明秀当令文（彭）何（震）失色

王福庵篆印

也！”如此推许，顿立夫大名遂不胫而走。

一九四九年，北京中央政府各机构须治印。陈叔通受周恩来总理委托，至沪物色人选。陈属意王福庵，驾轻就熟北行指导。自谓“持默老人”王福庵转荐顿立夫，谓立夫已得衣钵之传，足以当之。顿立夫重返京华，传承恩师旧业，服务社会。

一九四九年后，王福庵先后被聘为浙江文史馆馆员、上海画院画师，并任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筹委会主任。（一九五五）为弘扬书艺印学这一中华国粹，让后学有资可鉴，一九五九年先生亲捧他的《福厂印稿》七十八册，内存印八千八百七十五方捐赠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对先生嘉惠后学义举，感慨万端，称可敬可佩。嗣后先生又将毕生所篆精品印三百余方捐上海博物馆。一九六〇年先生作灵山之归，其夫人遵其遗愿将其书、画、印、谱、扇面共二千七百六十八件捐给他梦魂萦绕的西泠印社。

民国有个陈汉第

文/江天媛（北京）

民国大师辈出不穷，文人雅士星汉灿烂，又以江浙为多。杭州有个多才多艺的陈汉第，鲜为提及。

甲午岁末，我偶得一方闲章，印文是“月下听琴”，颇有“野泉滴砚”之雅趣。印边宽厚，似夜幕包裹，印文细而苍古，形成了厚重与简约对比。“月下”二字笔划少，在印面位置反倒大，用笔也较圆活，凸出了月色、原野空旷的意境。“听琴”二字安排稳实，如高士静坐，息心悟道；线条亦有断续之感，若悠悠琴声在朗月下漾开。匠心独运。边款署名恰是陈汉第。

陈汉第（1874—1949），字忠恕，号伏庐，杭州人。上世纪20年代即与陈师曾、陶瑢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国画学研究会”，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宗旨，聘教员、招学员、办展览，培养中国画人才。

陈汉第是两栖人物。早年从政，暮年习艺。从政，官至总统府秘书、国务院秘书长；习艺，工书善画。书法以行书见长，尤作扇面。书画合璧，情景交融。丹青，以花卉为主，尤长写竹。评家云：“极有法度而又生动有致。”他的《云栖翠竹》（1936），犹如绿云压径，飘逸生动，极为传神，获誉一时。他的最大成就当是金石收藏。他曾任过国民政府印铸局局长，或职务所为或嗜好所趋或近水楼台所致，庋藏了一大批金石文字。早年藏品，多为“近时拓本”，渐觉自己的收藏“不足观”而立意弥补。他先藏六朝碑誌、秦篆汉隶，唐宋旧拓，但精品寥寥，且价昂非财力所及；转而专事搜集秦汉印玺，“博观约取”囊印二百钮。

陈汉第亦曾任清史馆编纂、故宫博物院委员。不知是他生前还是身后，将这些古印捐给了故宫博物院。2006年故宫推出“二十二家捐献印章展”，在展出陈汉第、陈万里、马彦祥、吴瀛、邓以蛰和楚图南等22位爱国人士捐出的269件套历代印章中，陈汉第名列第一。“藏为用”，他对古玺研究造诣很深，有六册《伏庐藏印》，至今仍受文物爱好者的追捧。他亦精篆刻，有《伏庐印谱》传世。

年轻时，陈汉第即钟情“兴教育，图自强”，但总不得志；直至1897年方与林启、汪康年诸人在杭州成立“求是书院”。“求是”者，“务求实学，存是去非”也。他初任学院文牍斋务，（实为副监院），“日矢精勤，不辞劳瘁”，后升任监院。任内，他“开创中国留日运动的先河”，多方筹措资金资助留日学生。陈汉第爱生如子。书院学生蒋方震（百里，钱学森岳父），思想活跃，偷阅禁书《东华录》及维新派刊物《新民丛报》，私密开会，成立“励志社”，抨击时政。陈汉第忧心他遭迫害，告诫蒋方震：“你对政治的不平是理所当然的，但不可落痕迹，最忌开诸笔墨”。蒋方震又曾借机讽刺过书院总理、顽固分子陆懋勋，陆对其恨之入骨。是年冬，革命先驱唐才常在汉口组织“自立军”反清，因事泄被张之洞捕杀。蒋方震出于义愤，赋诗以悼。此事被陆懋勋发觉，欲借机开除蒋方震，陈汉第坚决反对。陆、陈本是郎舅之亲，为此事差点闹翻了脸。陈汉第担心蒋方震还会闹出事来，旋送他赴日本留学。蒋方震后来成为我国杰出的军事家。

1900年后，创办大学堂之议在全国兴起。次年，学院先后改为“浙江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堂”。由于人事变更和他因，陈汉第辞职东渡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后步入政途。

陈汉第与孙中山、章太炎等辛亥老人都熟悉。走笔至此，笔者忽然想到陈汉第与章太炎之间的一个笑话。书呆子章太炎本对钱就没有概念，1913年他与汤国梨结婚，婚后经济拮据，朋友们常以各种名义接济他。他也想担当点丈夫之责。民国官场黑暗，章太炎看在眼里。他见当官的钱来得太容易，就像在自家金鱼缸里捞金鱼一样方便；眼红不已，就产生弄点钱的念头。他当时官拜东三省筹边使，虽无实权，但级别的“椅子”在那摆着；加之那时他名满天下，大总统袁世凯也想拉他这个名士做门面，一般人都会给他面子。雅人干了件俗事。章太炎有一天找到老朋友、国务院秘书长陈汉第，说要借六百万外债，请他找袁大总统批准，却死活不肯打借款报告。陈汉第问他为什么要借款。章太炎的回答很可笑又可爱：“老实对你说吧，六百万借款，我可得六十万

回扣！”一句话弄得陈汉第哭笑不得。陈汉第自然不肯帮这个忙，直摇手：“使不得！使不得！”章太炎理直气壮质问：“那么黄兴、孙文他们为什么可以弄许多钱，我为什么就不可以弄几个钱？”毕竟是老朋友，陈汉第不伤他的面子，最后让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张一麐出面斡旋，托财政部长梁士诒以“莫名”的名义送他一万元了事。

陈汉第出身于诗书门第。家族文风颇盛。父陈豪（1839—1910），字蓝洲，号迈庵，做过湖北应城、汉川知县，有惠政，有口碑；也是清末著名画家、诗人。书学苏轼、遒劲飘逸；画作意境高远，花卉功力尤深。著有《冬暄草堂遗诗》，画有《山水花卉册》，画作精品入藏故宫博物院。他暮年归隐，以侍奉老母、栽培后人为乐。陈豪育三子，即光第、汉第、敬第。陈敬弟（1876—1966），即陈叔通，二十七岁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参加过维新运动。后东渡日本，攻读政治和法律，著有《政法通论》。辛亥革命后被选为第一届国会议员，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九一八”后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建国后历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等。受家庭熏陶，陈叔通也爱好古诗词、书画金石。晚年将许多珍藏捐给故宫博物院。

再说陈汉第儿子陈植（1902—2002），是我国著名建筑大师。十三岁入清华学校，留学美国，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1929年应梁思成、林徽因之邀回国执教。后与赵深、童隽合办“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大上海大戏院等都是他们的杰作。解放后，陈植长期担任上海规划建筑管理局副局长兼总建筑师，主持设计了上海海员俱乐部、上海虹口公园鲁迅墓等。享龄百岁。

民国有个陈汉第，多才多艺又多义。

说说杨绛的刚强

文/李　冰（北京）

中为杨绛，左为铁凝，右为作者

久仰杨绛先生大名，如果我不是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恐怕无缘结识杨绛先生。杨绛先生喜好清静，不便多打扰，但每年春节前是一定要去拜年的。拜年与铁凝同去，因为不少人想去看望杨绛先生都被老人婉谢了，而杨绛先生特别喜欢铁凝，对铁凝提出的拜访几乎是有求必允。我们去拜年，老人都迎在门口，冬天风冷也不免礼，而告辞时老人又起身送到门口，并与铁凝拥抱。

杨绛先生是大才女，曾随夫婿钱锺书赴英、法留学，回国后在清华大学等学府任外语教授。杨绛先生著作等身，大家熟知的有散文《干校六记》和《我们仨》、小说《洗澡》、剧本《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有译著《堂吉诃德》、《小癞子》、《吉尔·布拉斯》、《斐多》等等，另有不少颇具创见的文学研究论文。杨绛先生学识渊博，文字清秀灵动，是我极敬佩的那种。

杨绛先生的住宅是一栋老式的红楼。若在几十年前，这楼的质量算是相当好的，主要分配给领导干部和各界名人，可现在无论是建筑材料还是房间格局都显得“落伍”了。杨绛先生的室内好像从来就没有像现在流行得那样大动干戈地装修过，仍保持着“老模老样”、“原汁原味”。墙是白灰粉刷的，地是水泥抹平的。家具很简单，客厅里没有太多的陈设，最显眼的是墙上挂的七言条联，上联“二分流水三分竹”，下联“九日春阴一日晴”，是清代吴大澂的篆书。吴大澂的篆书很有名，小篆与金文融为一体，古拙洗练，工整精绝。壁有名联，室内顿生高雅之气。另一个显眼的是，书柜上摆着钱锺书先生的照片。看着照片，我羡慕钱锺书先生的才学，也同情杨绛先生晚年的际遇。“文革”中的苦难自不必说，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这对文坛伉俪的温馨之家在两年内破碎了。杨绛先生在《我们仨》里写到：“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1998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丧女之痛、丧夫之痛铭心刻骨，杨绛先生却叙述得如此超然。这是心在流泪后的常人难以做到的刚强。在那单薄的身躯内竟有如此坚韧的力量，直令我等须眉自愧不如。后来，读了杨绛先生的《一百岁感言》，才领悟老人的境界。她写道：“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杨绛先生的刚强只要你留心，在很多小事上都能感受

杨绛先生

到。在杨绛先生百岁寿辰时，我和铁凝去祝寿。杨绛先生听力不太好，视力却奇好，看书不用戴眼镜，特别是思维仍很清楚。老人见了铁凝相谈甚欢。她谈起五四运动爆发时，她才8岁，跟随游行的学生去东交民巷，走到天安门广场附近，遇到军警，队伍被冲乱，她躲到了水沟边的土坎后面。讲起当时的细节，杨绛先生记忆犹新，脸上泛出兴奋的红晕，被铁凝称为“婴儿红”。还是铁凝细心，她发现天花板上有几个手印，就问了一句。杨绛先生的回答让我们着实吓了一跳。老人说那是她换灯管时按下的。杨绛先生家里用的是半个世纪前普遍使用的棒状日光灯。有一次灯管坏了，老人家便挪来一张桌子，高度不够，又叠加一把椅子，然后爬上去换灯管。无处可扶，只有用手撑住天花板以求平衡。老人登那么高，还要一只手把坏灯管用力抽下来，其惊险和难度不亚于杂技里的高空椅子顶。我猜想，老人身边当时可能再无旁人，否则谁肯让老人冒险呢？身边无人保护，万一失手摔下来怎么办！等别人来更换不行吗？也许老人急需光亮，特别是晚上要读书写字。可家里其他房间灯也坏了吗？想来想去，一个个假设的理由都不成立，惟一的解释是，老人刚强，内心里不服老，一些事要自己动手做。

2013年，杨绛先生打了一场官司，是著作权纠纷。钱锺书、杨绛、钱媛与香港一位出版杂志的文人当时是朋友，有书信往来，该文人那里有钱家三人的书信手稿百余件。在名人书信手稿可兑换成钱的驱使下，不知怎么这些书信手稿就流入某拍卖公司的手上，行将开拍。一生心静如水的杨绛先生愤怒了。她毅然上诉，要以百岁之身走上法庭，维护自己及家人的著作权、隐私权。人们震惊了。我和铁凝内心很急。官司的输赢在我和铁凝的心里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担心影响到老人的健康。我们一面安慰老人，一面帮助做沟通工作。经多方共同努力，最终法院判决杨绛先生胜诉，停止了侵害书信手稿著作权的行为，赔偿经济损失和支付精神抚慰金共20万元，而这笔钱听说老人都捐了。在这场书信手稿拍卖案中，杨绛先生表现出铮铮硬骨的一面，没有半点柔弱，有的只是刚强。

去年末，听说杨绛先生病了，住进医院。我和铁凝赶紧打问，准备去探视。铁凝的秘书小丁给杨绛先生身边的吴阿姨打电话，吴阿姨回话说：奶奶说，谢谢，先不要来了。吴阿姨还说，有人来探视，奶奶都要脱去病号服，换上平时的衣装，梳洗一番，然后才见人。听了这话，我不禁感叹：老人病时，还这么刚强！我们不能到病榻旁去问候，只有请吴阿姨转达心愿：祝老人早日康复，寿比南山！

杨绛和钱钟书

成熟的电影市场需要成熟的观众

文/崔　巍（北京）

近日看了去年年末推出的韩国纪录片《亲爱的，不要跨过那条江》，影片讲述了一对相守70余年的老夫妻在人生将至尽头时仍未改变的深情相许，没有曲折的情节，没有刺激的镜头，只有点滴生活琐事：做饭、睡觉、逗小狗、相互搀扶去看医生，直到老太太最后送别爱人的悲凄与眷恋。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就是这么一部素雅淡然、看似毫无卖点的电影，竟能在韩国主流院线连映月余，票房登顶，甚至超过了同期的好莱坞大片《星际穿越》。

正如某位网友所说：“这片子拍了三四年，这种关注人性和亲情的纪录片其实在韩国电视里随便调调台就能看到好几个，但韩国人依然会买票去电影院看。如果放在中国，这样的片子估计只有1%的排片率，至多5天就得冷清下线。”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韩国观众对艺术和人文的尊重，他们对于电影有着成熟的欣赏品位和独到的鉴赏力。只要是优秀的、有情怀、有创造性的影片，不论是否有高昂的投资、宏大的场面、耀眼的明星阵容，都能够赢得观众的认可，在市场上占领一席之地。

因此，韩国电影近年来发展迅猛，大放异彩，风格越来越丰富。其中既有《恐怖直播》、《辩护人》之类对历史和现实社会进行深入思考的凝重之作，也有《汉江怪物》、《流感》等不逊于好莱坞水准的商业巨制，更不乏《阳光姐妹淘》、《奇怪的她》等角度新颖、质朴走心的小清新。即便是如金基德、李沧东这般剑走偏锋、个性极强的文艺片导演，其作品也往往能获得口碑与票房的双赢。

反观中国的电影观众，却似乎还停留在只把看电影当做一种休闲方式的思维之中，而并未达到视之为艺术作品的高度，所以在选择上就存在着更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在电影院里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这个片子好看吗？是国产的还是引进大片？”“要不咱们看这个吧，听说最近很火的。”“哎呦，这是某某某演的啊，肯定是大制作！”由此可见，在走进影院之前，他们还并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更谈不上独立的思考和艺术诉求，于是只能追星或是跟风。

任何一个市场都得随行就市，供给总是要根据需求而定，如果粗制滥造的东西就可以大卖特卖，那必然不会有商家费力不讨好地去提升什么质量。电影业自然也不例外，观众作为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或可说是半壁江山，却还处于幼稚园水准，我们又怎能期待这个市场成熟而繁荣？就好像近来一些只用了两三天就拍出来的综艺节目抻长版，票房竟也持续走高，让人们不禁感叹；这是个在电影院放PPT都能赚钱的时代。所以，在抱怨中国没有好电影的时候，请先想想你是不是一个甘愿去为PPT买单的观众再说吧。

请你少爱我一点

文/柯云路（北京）

秋水的丈夫是个受人尊敬的专家。孩子在大学读书，成绩优异。在别人眼里，他们有车有房，是很幸福的一家。可是秋水却经常感觉苦恼。

生活中她和丈夫没有争吵，但几乎也没有语言的交流，更没有肌肤的接触。彼此越来越像陌生人，谁对谁都没什么感觉。

秋水常常怀念孩子小时候一家三口的亲亲热热。那时房子小日子穷，但彼此照应，生活温暖。她不明白丈夫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冷淡。

冷眼相看，秋水面对的的确是一个尴尬而又令人困惑的婚姻。

中年夫妻中这样的婚姻为数不算太少。一方希望交流，渴望肌肤之亲，却得不到对方的响应。

对于苦恼的一方，首先得承认现实。硬要改变，只会增加新的苦恼。

婚姻中的一方越是执著地发出渴望温存的声音，家庭就越会向没有温情的方向倾斜滑落。

我不由得想到当年读过的托尔斯泰。我很喜欢他的《安娜·卡列尼娜》，书中对爱情的产生和起伏演变做了非常精到的描写。安娜是一位美丽的贵妇，邂逅英俊的青年军官渥伦斯基后燃起疯狂的爱情。为了这段感情，安娜抛夫别子，冒天下之大不韪挑战上流社会的种种规范，不可谓不勇敢。

尽管如此，渥伦斯基还是很快厌倦了这种终日厮守的生活。

在没有得到安娜的时候，他处心积虑地追求，甘愿放弃仕途的前程，甚至为了得到安娜的爱而举枪自杀。然而，当安娜死心塌地和他走到一起后，渥伦斯基开始想念昔日的朋友，想念那些热闹的社交生活，包括能以自由之身与女孩子们的交往。这样一来，自然招致安娜的不满。每次冲突之后，她都禁不住向渥伦斯基发问，是否还在爱她。临到此时，渥伦斯基往往在内心会发出绝望的叹息：“天哪，又是爱情!”

这个故事说明，任何激情都可能因为距离的接近而淡化甚至消失。在此过程中，如果一方没有过分要求，激情会逐渐转化为温情和亲情，虽然是淡淡的亲情，也能很好地维持着，双方都会感觉不错。然而当一方特别是女方对感情有过高期待时，往往会引起极大的逆反。

还是以安娜为例。安娜和渥伦斯基应当还在热恋，不过几年的时间，就到了渥伦斯基无法忍受的程度。说明什么？说明当一方死死地要求今日的温情维持着往昔激情般的热度时，无异于迅速破坏着已有的温情。当一个女人不断发出感情的要求时，不断地表达着对丈夫的不满时，她并不知道每天自己都在扼杀最看重的家庭关系和感情联系。

感情是最不能够勉强对方的。也是最不能够在对方没有的情况下你去反复要求的。

对于秋水而言，她恰恰要反省的是在这二十多年的婚姻中有没有犯过安娜的错误。

好的夫妻即使长期生活在一起，也应该有相敬如宾的一面。越是亲密爱人，越要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这样，彼此的关系才可能和谐自然。

打一个可以意会的比喻，天下很多好东西，少吃一口就吃得很香，吃饭八分饱，觉得没吃够，下次还想吃。但如果觉得这东西好，硬要多吃一口，吃成十分饱十一分饱，甚至撑得难受，人就吃伤了，甚至厌恶了。

感情也一样，不要多一口，而要少一口。

城砖和野菊

文/周双宁【德国】

枝枝蔓蔓的藤萝依偎着静静的台城沧桑成一道剪影。爬藤用妖娆和妩媚点缀了城墙，然而因了藤萝的茂盛根深，城砖或许将付出粉身碎骨的代价。或许，这也由不得城砖自己。

坐在波光潋滟的琵琶湖边，暖暖夕阳下，闪亮的苇叶和着柳丝，晚风中飘拂起层层绿烟。偶尔一抬头，看见墙缝里伸出来的一枝小小的野菊，娇嫩的菊叶阳光下绿得透明。用手巾纸沾了点湖水，轻轻地抹去墙砖上的浮灰，青色明砖上字迹凹凸有致，清晰可见。城砖不能提供肥沃的土壤，却用贫瘠的缝隙滋养着野菊。倾听着斑驳的城砖无声的低语，纤细的野菊不断丰富着自己的经历，花骨朵间露出了一丝丝浅紫的花瓣。

野菊和城砖，这是怎样的奇妙组合。不说前世今生，缘灭缘起。没有藤萝的缠绕，只有形影相亲，餐风饮露，相伴相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城砖用厚重为野菊遮风挡雨：野菊的温软给城砖以清丽。

城砖和野菊，是沉稳和活泼，历史和现代的对话，是昨天和今天生命共享的延续。

再有一场秋雨，再看几度秋阳，那株从墙缝里透着新绿的野菊就会悄然绽放。

小时候，家里的大院子有道大门，院子的后面有道围墙。围墙里面有几块光滑青石板，院子里的小孩子都喜欢在上面跳皮筋，扔沙袋，格房子。墙里开过栀子花，长过香椿树，结过无花果。放学后孩子们的欢笑，吃饭前家长们的呼唤，姑娘小伙的情话，爷爷奶奶的唠叨都被那道红砖墙低头抿嘴听了去，连同风霜雨雪一起藏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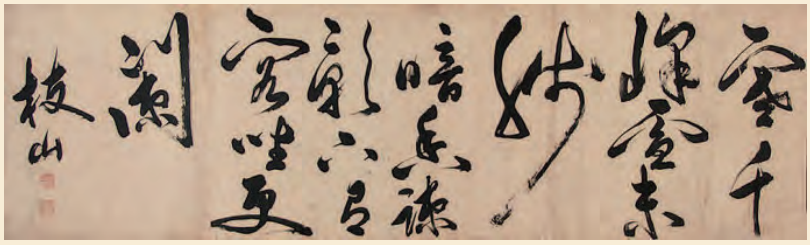
凡墙里面都有声音，可是有声音的地方不一定都有墙。多少年后再路过那里，发现围墙的位置盖起了高高的楼房，周围是一片商场。曾经固执地认为，墙不会走路，不管是台城的墙，还是院子里的墙，迎来送往中总会默守着沉淀了的欢乐和悲伤。虽然这里变得热闹喧哗，可是没有了墙的地方，那些丰满的故事该如何小心收纳珍藏?

不知道从何时起，墙，成了一道忘却的风景。墙不说话，却是有声音的。

西瓜皮

祝枝山

文/车前子（北京）



祝枝山在当代，除了书画界，知道的人不会太多。我宁愿把话说得保守一些。我以前写散文，出现的人名，常常不加注释，以为地球人都知道。看来情况并不是如此。前不久某青年书法家找了一班人马在人民大会堂开他的书法集发布暨研讨会，有个作出特殊贡献享受政府津贴的书法理论家发言：“字写得不错，但书写内容太不讲究，一定要书写名篇，《滕王阁》《阿房宫》《岳阳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书写这个才好，你抄张岱的文章，谁知道？说实话，我就不知道。像我们学者都觉得冷僻，人民群众能有兴趣吗？要书写名篇，这样才能喜闻乐见。”

我觉得这有点喜闻乐见，清名不到学者耳，陶庵先生笑盈盈。注：陶庵先生即张岱。

接着说祝枝山。祝枝山，明朝书画家，兼善诗文。或者说他是诗文家兼善书画。他的草书有明朝第一之称。苏州人。弘治五年举人，做过小官，有文集传世。在民间故事里，祝枝山几乎是唐伯虎的马仔，其实他是唐伯虎的前辈，《明史》上说他“五岁作径尺字，九岁能诗”，名声比唐伯虎显赫。唐伯虎有绯闻，颜色浓得起来。祝枝山没有绯闻，颜色也就浓不起来。虽然唐伯虎的绯闻是民间艺人痛痛快快涂抹出的子虚乌有的桃色，虽然有专家为唐伯虎鸣怨叫屈六月雪，但唐伯虎作为风流的符号早已深入人心了。说他幸或者不幸，替古人担忧，无非是今人开脱，身后是非谁管得，活过就活过了。你能告诉我吗？活过是一种幸还是一种不幸？

在正史里，祝枝山倒是风流人物，挥金如土，仕女如云，而唐伯虎基本只有正常且拮据的家庭生活，到了民间故事里，到了野史里，却整个翻了一个个儿，唐伯虎就像天蟾舞台上的风流小生，祝枝山就像天桥撂地上说相声的邋遢老头。正史与野史之间的距离如此之大，也就是说这都是想象——正史是合乎上层建筑的想象，野史是合乎世俗基础的想象，正史为了调和统治阶级的矛盾，野史为了疏通平民百姓的情绪，历史说到底或许是今人把几个好玩的古人放在想象空间里的把玩，历史之中恰恰没有时间。祝枝山的风流被换到唐伯虎身上，唐伯虎的潦倒被换到祝枝山身上，只要出效果，在空间里能占住面积，就都合情合理。

民间故事里，祝枝山的书法作品无人问津，唐伯虎的绘画作品供不应求，祝枝山求唐伯虎救济，唐伯虎对买画的人说：“从今往后，你们要买我一张画，我就要搭卖祝枝山两张字。”买唐画的人不干，唐伯虎说：“我的画是西瓜，你们买西瓜总得连皮买回家吧，有剥了皮买的吗？明白了吧，祝枝山的字就是西瓜皮。”买画人说：“大师说得也有道理，只是为什么要一下子搭卖两张呢？”唐伯虎摸了一下祝枝山的脸，说：“西瓜皮厚呀。”

那一年清明，祝枝山跟着唐伯虎春游，凭吊烈士，看见一个小寡妇带着一条狼狗上坟，小寡妇正哭着。唐伯虎对祝枝山说，你能把她逗乐了，我送你一坛酒。祝枝山说这个好办，他走上前去，冲着小寡妇毕恭毕敬地喊了声：“妈妈，你在这里啊。”小寡妇本来就恨不得拿把扇子上坟，看祝枝山痴不痴颠不颠的，忍不住噗哧一笑。祝枝山对唐伯虎说，快去置酒。唐伯虎说，你再能把她逗怒了，我送你三坛酒。祝枝山说三坛酒太少，最起码五坛酒，我才去。唐伯虎说五坛酒就五坛酒，但你逗不怒她，要罚十坛酒。祝枝山说这个好办，他走上前去，咚的一跪，冲着小寡妇身边的狼狗，连磕三个响头，毕恭毕敬地喊了声：“爸爸，你也在这里啊。”小寡妇勃然大怒，喊道：“狗狗，上！”

受人好处，也就要看人脸色，往大处想，和受气差不多。祝枝山又是西瓜皮，又是喊娘叫爹，平日受够了唐伯虎的气，但唐伯虎是唐老板，马仔祝枝山只得忍气吞声以泪洗面，但一遇到软柿子，他又拼命地捏。夏天的时候，文徵明家种的梅子都被人偷走，文徵明当然不高兴，一次与唐伯虎、祝枝山喝酒，文徵明说：“我家梅子都被偷了。”祝枝山接过话头，说：“春天你说你家笋被偷了，去年冬天你说你家萝卜被偷了，你家女人怎么这么容易被人偷啊？”吴方言里，梅子和妹子、笋和婶、萝卜和老婆一个音。所以至今苏州卖萝卜的小贩从不敢吆喝，“卖老婆啊！”这一吆喝，会跑来一巷子光棍。

苏式生活——谢友苏书画小品

图/谢友苏　文/老九（江苏）

谁使人间乐翻天

乐哈哈的笑声满纸上滚动，这是要深厚功力的，记得曹雪芹在刘姥姥进大观园时展示过此等笔端魅力。友苏先生深得其中三昧。

这应该是苏州人书场中的情态。评弹艺人的一缕嗓头之春风，吹开满场笑面花朵；再一花引来百花开，估计读者看了这个画面，也会忍俊不禁，跟着绽开嘴角的笑靥。你看这张“百笑图”，所有人都让面孔成了裂开的石榴，又让各自的文化背景导演得风情万种，前仰后合的男人有的眼镜滑落了也不管不顾，有的则笑中竖起食指优雅一推鼻梁眼镜；有的笑中绅士气不改，嘴角还叼着香烟。那有“吃豆腐”的业余爱好者，头颈一软，就往女人肩上靠；有的男人笑得心脏吃不消，忙捂胸；有的男人笑中不改慈父之志，搂儿同笑；女人更是花枝乱颤，捂嘴者有之，揩泪者有之，挽身边男人胳膊演绎小鸟依人者有之……

同是露齿，也是露有法，齿有齿相，小赤佬的豁牙在门牙，老者脱齿在口腔内的大牙！

凭此一画，优秀的评弹演员该挟戏上门道谢，他们的衣食父母，原来是生动如此，妩媚这般！

“百笑图”谐音“百孝图”，百善孝为先，笑星也是善莫大焉的。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艺术是做啥咯事体的？就是让人们开心的嘛，一笑泯恩仇，万事有奔头！

再回到标题的谜面，谁使人间乐翻天？明知故问，是审美的艺术——苏州评弹的高超嗓头，还有这门艺术的知音画家本人！

明朝又是孤舟别

酒，肯定不是公款宴请。

公款宴请喝不出这般缠绵凄楚，喝不出这般牵肠挂肚，也喝不出这般朋友兄弟情深义长。

舌头已然打勾，然酒醉寸心依然明。提壶劝酒的叫满上满上，兄弟啊下次再把盏不知猴年马月；持杯躲闪的应不行了不行了，兄弟啊何其厚我走遍天涯难忘今宵。对面者饮的是今天的酒，吟的是前人的离别诗句，一旁不胜酒力者无声胜有声地醉趴下……

四条汉子饮酒，有风萧萧兮易水畔之侠义，竹林深处七贤之古意，还有太白将进酒的白发三千丈之无奈。

脚旁的行囊油纸伞，一言不发，但威严不可抗拒。

酒馆小酌，背后是千年厚重酒文化。相形之下，飞机高铁侍候的人们是摆脱了别离未卜之苦，但也被千年酒殿堂的凄苦味一脚踹出门外。

过年团聚，全然亲友，没有功利心机，倒是庶几可以接近前人意境的。

但画家说了，可微醺莫酩酊，更不可酒驾。那将不是黄牌警告，干脆就是红牌罚出，不配入画！在下想，也许画家还恨不能将这类酒驾角色兜屁股踹一脚——走你！

不惑之年多困惑

算命摊前的故事，原本要靠语言来演绎，但一幅定格的画，也能入木三分而嚎风四起。

看看这个戴墨镜的算命先生吧，他，八字眉，稀疏胡，长长的指甲，手拿一把能收放自如的折扇，必定是一个能说会道善于察言观色的角色。求算命的人呢，入神得呆若木鸡，斗鸡眼的眼神被算命先生的折扇牵拽着，完全成了一个木偶。

作为一门艺术，一种文化，算命中有多种门类，诸如猜字、算卦、占卜、看相等等，也许是一代代人从实践中摸索总结，最后由集大成者像罗贯中之于三国演义一样成稿的吧？我们不必多加褒贬，人都有相信和不信的自由。但对于自己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完全听凭一个陌生人根据你“听算”时的表情而进行，恐怕不是太靠谱，恐怕也容易被人“暗算”。这样下去，困惑也许更多，也许释然梦醒。但真的是否解惑，或者是惑上加惑，恐怕只有天知道了。

神汉们一单要靠故弄玄虚敛财，总不是什么正神。

画中又有一个鸟笼，笼中自然有一只聪明的鸟。这个道具是画家的爱物，总能在恰当的时候四两拨千斤。也许，这回笼中鸟在发问：这个戴墨镜的鸟人何德何能？看来我的主人是要破点小财了。

老夫聊发少年狂

在这幅画面前，大约会是人见人笑的吧！

两个老角色，居然玩起了“斗鸡”。这种游戏，其实是神州大地一度无处不风行的角逐游戏，单脚着地，另一只脚架在站立腿上，以这只架起腿的膝盖为武器，向对方发起进攻，膝盖像冲锋陷阵的矛，也像抵御对方的盾。这样一想，这种游戏又像是“斗机”，如同飞机空中机头对机头搏击。但二人情状更像争斗的小公鸡，那就还是“斗鸡”更接近本意吧。

这里画中的斗鸡者，是两只老公鸡，而且身体肥硕，顶发稀疏，腿部略呈弯曲状，仍然面红脖子粗，呲牙咧嘴地拼了老命要分出个胜负，撩得一旁观战的双方小孙子都相顾而笑。请注意，两个小家伙的身上披挂，原来都是他们爷爷的衣帽，皮带垂吊着，小头戴着大帽子，开心乐呵呵。两个老爷子居然是脱下了长衣长裤，近乎赤膊上阵。

这当然是用了艺术的夸张。现实的苏州的小巷子了，估计是看不到真的这样画面，但苏州老爷子了的骨子里，有这种“斗鸡”的老顽童情结，就像他们冬天里，怀中往往要放一只精致小盒子，盒中养一只小虫，名金铃子，弹奏天籁给他们听。而且，尤其爱玩“斗蟋蟀” 的游戏，高手如云。画家非常清楚这个文化背景，想象夸张，就如此妙笔生花了。

画面中的老角色，也是两只逗观众一粲的两只老蟋蟀！

门里门外

文/王吴军（河南）

生活中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动作，那就是开门和关门，门里是一个怎样神秘莫测的天地啊！

当一个人推开一扇门的时候，不知道门里等待着他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景。即使是一个最为熟悉的房间，那里的柜子和箱子沉默无语，电脑在房间中闪着诱人的光，在这些物品中，也可能会藏着新鲜的令人吃惊的意外。在你外出的时候，你的亲人拿着你给的钥匙可能真的来过，那些箱子和柜子也许被别人打开过，电脑也可能被别人用过。你外出的时候，你的亲人可能在这个房间里忧伤过，心中在惦记着你。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总是带着谦恭和善良的心态推开一扇门的。

世间的门是有很多种的。宾馆、超市和办公大楼的大门，代表着现代社会中典型的生动而忙碌的时尚生活方式。你能想象到那些成功人士每天匆忽忙忙地走过一扇门的情景吗？城市里还有那种不断重复旋转的旋转门，这种门是透明的，人要随着它的旋转而前行才能顺利地走进去，初次走进这种旋转门里的人甚至会有点晕头转向，但是，有时候你必须要走进这样的门里。还有那些活动的板门、拉门、双折门、舞台门、监狱门、大铁门等等。不过，每一扇门的独特和神秘之处在于它的隐蔽性。其实，玻璃门是根本算不上是门的，它只不过是一扇大一点的窗户罢了。

门的意义在于把门里面的东西隐藏起来，使门外的你把心悬起来，焦虑不安。

开门的方式也是有许多种的。有一种开门的方式是用胳膊肘朝着门轻轻地一推。酒店里的那些服务员端着给你送餐的盘子、打开酒店厨房门的时候总是这样。有的人在满面愁容的代理商或小贩面前颇有戒心和犹犹疑疑，于是，就一点点地拉开后退的门。还有一种是手下人有礼貌而又十分小心地逐渐退出，轻轻打开刚才关着的门。当然，还有外科医生的女助手富于同情而悄然无声地打开的手术室的门，她在开门时沉默不语，暗示医生已经在那里等你了。另外有一种，如果你是住院治疗的病人，那么，在清晨很早的时候，轻盈而来的护士欢快而突然地打开病房的门进来。

门是有象征意义的。门象征着隐私、静心、内心怀着愉快的宁静或伤心的纠结。一个没有门的房子根本不是房子，那只是过道而已。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一个人要呆在一扇紧紧关上去的门后面，才能感觉到像是在家里一样安稳自在。人不像是马，要跟很多同类圈在一起。狗是很懂得门的意义以及门可以带来的苦恼。生活中，如果你留心，就会注意到一只小狗在一扇关闭的门前是那么地渴望着进去。走进门里，是人类温暖的生活的象征。

其实，开门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动作。开门的动作里包含有某种探寻未知秘密的情趣，有着某种进入新的天地的快感。开门是一种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出现的繁琐手续。开门之后，会有重聚、和解、久别重逢、亲昵等种种狂喜的出现。即使在悲伤的时候，一扇门也会给你带来难以言说的抚慰。推开一扇门会改变并重新分配人的力量，会让人有愉快的收获。

但是，关门却要可怕得多。关门往往是在声明着事情的结局。在关门中，有着不同层次的伤心。“砰”的一声把门关上，表明的是软弱。轻轻地关上门，常常是生活中最悲凄的一种举动。很多人都知道，紧跟在关门之后涌现出来的往往是极大的痛苦，这时，所爱的人虽然仍在咫尺，听得见那个人说话的声音，然而，其实那个人已经远去了。

开门和关门虽然是寻常之事，却是严峻的流水一般的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生活不会因为任何人而停留，每个人总是在遭遇很多事情后继续满怀着希望去开门，或者在沮丧中去关门。生命持续的时间很短，生命最终会像关上一扇门那样把我们击倒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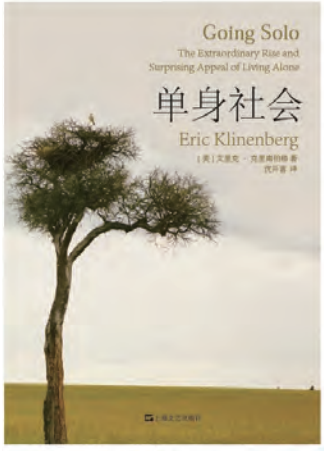
每个人在生活中肯定都会碰到一种关门。这种关门关起来常常是很轻很轻，只有门关上的那一刻的声响会打破寂静。希望那时关门者想到的是我们满怀理想要去完成的正经事，而不要想到我们是在无理取闹。那样，我们就会走进那一扇我们想要去的门里，让生命舞动翅膀，自由地飞翔。尽

人们为什么如此反感逼婚

——《单身社会》书评

文/黄　夏（上海）

大龄青年过年返乡，总要对付两桩讨厌的事情：被问工资，然后，逼婚。当下的主流观点是无论你有钱没钱，是单身的，总归要并且应该要结婚。父母亲戚对单身青年的焦虑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焦虑，不独中国，日本也如此。我在春节期间看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出版的《无缘社会》一书，所得印象便是“单身是奔向无缘死的直通车”。什么叫“无缘死”？就是死时无人发现、死后无人接收遗骨的那种死亡。尽管两国国情不同，但中国和日本都把单身当作社会顽疾加以对待，一言之，这是一种需要加以克服的负能量，不应姑息和纵容。



《单身社会》，[美]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2出版。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与NHK记者从无名人士暴毙街头发现“无缘死”一样，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对单身独居者的调查，也是从“无缘死”开始的——1995年7月芝加哥热浪中，数以千计的人独自在家中死去，不为家人、朋友和邻里所知。但克里南伯格的调查显然比NHK记者更深入、持久和广泛，因为后者的调查范围仅限于低收入独居人群，且有电视节目主题先行和时间限制之虞。而克里南伯格的调查则让我们发现在“独自生活并独自死去的神秘社会”之上，还有一个层次更丰富、内容更多元的“单身社会”的存在。

克里南伯格先向我们晒了一组数据：截至2010年，超过50%的美国成年人处于单身，其中3100万人独自一人生活（亦即每7个成年人中有1人选择独居），独居人口占到美国户籍总数的28%，独居家庭已经成为仅次于无子女的夫妻家庭的美国第二大户籍形式，远远超过核心家庭（夫妻与未婚子女共同居住）、多代复合式家庭、室友同居以及老人之家。在性别上，1700万独居女性构成了独居人口的主体，男性则占1400万。年龄上，18~34岁的年轻独居者有400万，35~64岁之间的中年人为1500万，64岁以上的约1000万。地理分布上，独居人口集中分布于美国各大城市之中，纽约为100万，而曼哈顿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选择独居，堪称全美单身社会的“首都”。其他国家方面，日本、欧洲，尤其是北欧诸国，独居者比例与美国持平甚至超过美国，瑞典则是世界上独居比例最高的国家（占户籍总数的47%），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独居人口比例则达到惊人的60%。

在《单身社会》前四章中，克里南伯格仔细分析了单身社会崛起的历史渊源和现状，在后四章中，则提出了单身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包括贫穷和老龄人口独居问题）和预想的解决方案。克里南伯格认为单身社会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们与其从道德方面加以训诫，不如以历史的眼光将之视作文明和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留给我们的宝贵财产，“以现在支持已婚人口的态度和方法，为单身独居者提供相应的社会支持，那么人们的需求必将得到更好的满足。”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其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

中预言现代资本主义必将对“生活中所有一切进行理性化”：“当人们变得功利和实际，并拒绝接受社会环境为他们作出的传统安排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时，当他们学会了在自己的个人利益及其他行动可能造成的不利之间权衡得失时，当人们认识到家庭尤其是亲子关系所带来的巨大个人牺牲时”，“资产阶级家庭的解体”便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独立思考的男女们必将选择另外一种更舒适、更自由、更能实现自我价值的生活方式。

克里南伯格将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个人自由主义的兴盛，细化为四个主要方面：一、大规模的城市化容纳了丰富多样的价值观，让那些某个方面的自我在“村落社会”中受到监控、压抑的人，重新实现这方面的自我。而城市多元化的布局与设施，从健身房、咖啡馆，到酒吧、餐馆、俱乐部等等，也为持不同价值观的独居人士找到团队和集体，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二、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使人们更方便地与社会保持联络，并且以更经济节省的方式（*而非家庭协作方式*）进行社交、工作和获得生存所需的资源。城市化和通讯技术的变革有力地支撑了独居生活的现实可能，也驳斥了独居必然“与世隔绝”的反社会性论调：年轻人通过手机与朋友、同事和客户保持互动，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获取信息、扩大交际圈和参与公共活动，老年人则可以在家人无法24小时照料的情况下，借助手机和互联网排遣寂寞和得到帮助。

其余两方面，即女性地位提升，和人类寿命（*尤其是女性*）的大幅延长，是克里南伯格探讨的重中之重。自20世纪60年代起，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纷纷进入职场，经济力量和独立意识的增强，使她们不愿再成为丈夫和家庭的依附者，也不愿意将自己本可以在市场上获得报酬的工作技能，耗费在无偿又不被尊重的家务劳动上。这一波女权运动的浪潮直接推动了晚婚晚育、成年过渡期的延长，以及分居和离婚率的冲高，也让人们重新反思婚姻和家庭在现代生活中的定位。而人们反对独居的理由之一，就是婚姻和家庭为人们提供了抵抗孤独、保障老有所依的前提要件，而传统上认为，独居是不可能提供这些要件的。

克里南伯格援引心理学家约翰·卡西奥普的观点说，“孤独”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心理学概念，感到孤独的人实际上未必比其他人更孤单。婚姻不一定能够克服孤独感，有时孤独感恰恰来自不完美的婚姻，即使完美的婚姻，在配偶一方去世后，也会令另一方陷入更糟糕的境况之中。而独居也并不等同于孤独，“大量的公众调查表明，决定孤独感的并非人际交往的数量，而是质量。是否独自居住并不重要，问题的核心是人们是否觉得孤单”。所以，已婚人士比独居人士身心更健康之类的观点并不成立，倒是人们关于婚姻的“围城”心态更为普遍：“绝大多数人在生命的某个阶段，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毕竟，孤独这一心灵创伤，是人类生命体验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而，寻找终身伴侣或者找一个人同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孤独感的问题。

人类寿命的延长是一个更大也更复杂的题目。应对独居老人日益增多的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政策上的迥异性自不必说，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目前也呈现出巨大的分歧和鸿沟：有经济保障的老人因拥有一套完善的“支持性人际关系网”而获得独自生活的能力和空间，这套“人际关系网”涵盖医疗、退休、税收、家庭和市场等资源方面的优惠便利；无经济保障的老人则处处受限于上述资源的缺失，他们的前身即是那些在年老前就因破产、失业、犯罪、疾病、吸毒等原因而沦落到社会底层的独居者，“无缘死”也正是在他们之中大肆蔓延。而美国政府在如何应对这部分独居者、尤其是独居老人的问题上，行动远远滞后于非营利性民间组织的努力。一言以蔽之，个人主义的独居生活必须由家庭、市场和国家联手扮演坚强和隐形的支持力量，且三者缺一不可。

正如克里南伯格所言，和结婚一样，独居也是生活的可选项，视每个人“实现自我”的需要而定。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应受到排斥和歧视，它所通向的则是充满挑战因而也是前景不甚清晰的未来。因此，我们眼下似更应将讨论的焦点从围追堵截的道德批判，转移到更为务实的、亦即更好地迎接单身社会到来的方向上来，未雨绸缪、预作准备，因为它们关乎的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和尊重。而这个人，可能是你的父母，你的子女，或者就是你自己。

不卖古旧书的古旧书店

文/浦海涅（江苏）

余生也晚，与苏州古旧书店结缘之时，书店已经度过了线装古籍汗牛充栋的阶段，花上个三块五块钱买本明清写刻或是民国平装的际遇，在我辈后生看来，更像是停留在了前辈学人笔下“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般的故事。彼时的苏州古旧书店，便是那幢地处人民路乐桥北堍吉由巷口的六层大楼，里面主要售卖美术、文史哲以及三折五折的特价书籍，间或有少量线装古籍和民国旧书出售。上大学的时候，我常去古旧书店里淘特价书，每次还会为省来回四元的公交车钱，骑上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毕业后开始接触了淘宝、布衣、孔夫子，用上了京东、当当、亚马逊，去古旧书店买书的机会便少了许多。再后来，就听说某某地的新华书店要改作它用，又听说之前去买过《China Daily》的外文书店关门歇业，至于古旧书店要“改头换面”的消息，这几年里也经常听说，每次听说之后便不忘要赶去“凭吊”一番，可是一次又一次，苏州古旧书店就在这样的风声里度过了一年又一年。

想不到，2015年2月的最后一天，苏州古旧书店真的就“变了脸”。

重新开业的苏州古旧书店，多了可供休憩的吧台桌椅，多了可供售卖的文房四宝，多了可供欣赏的临展空间，还多了可供摆阔的书斋体验，如果说少了什么的话，大概就是少了“苏州古旧书店”原先招牌里的“古旧书”这三个字吧？

“不卖古旧书还能叫古旧书店么？”书友Z君在我面前忿忿不平。

说来惭愧，前些时候，Z君等一批苏州书友在网上“哀悼”苏州民营书店——蓝色书店关门，我曾扳指头算过，在开始买书的这二十多年里，竟没有在蓝色书店里买过一册书，因为书贵，也因为在潜意识里觉得书不打折简直就是明火执仗。今天当我再次站在这“面目一新”的古旧书店门前，我又发现，似乎在五年前花一千二百大洋买过一套十二厚册的民国《辞源》甲种本之后，我竟也没有在古旧书店里花超过一百元，还是因为书贵，同时也因为有了更加便捷的网络。在当下这样的市场环境下，适应不了市场的书店本就没有继续生存的价值，能在网上买到更便宜的书，就没必要再在实体书店买高价书，这便是互联网时代下的残酷竞争，顺者昌，逆者亡。

对于古旧书店的改变，书店经营者表示，经营新旧书籍，古旧书店竞争不过网店；经营古书，又怕定价不合适，库存古书被一“抢”而光，现在的改变则是要打造书店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平台，在传播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书店有书店的难处，书店有书店的苦衷，可是，在我看来，如果没有了书，又哪来和你书店互动的读者呢？如果没有了古旧书，你古旧书店又要拿什么标榜你书店的“传统文化”呢？所谓实体书店竞争不过网络书店本就是个伪命题，单打独斗的民营书店势单力孤关门大吉还能说得过去，财大气粗占尽先机的国营书店何时也英雄气短了呢？再者说，古旧书店为什么不可以有网络书店呢，即便古旧书店不独立经营网络书店，为什么不能借鸡生蛋，像出版社一样把很多书籍的网络销售委托给大型的网络书商呢？至于古书定价的问题，其实在古旧书店公私合营之前的民国私营书店时代就普遍存在着，古书自身的稀缺性就注定了它的价格必然随着年月的增长而递增，偶尔还会跨越式的发展，国营古旧书店掌握着特殊历史时期积累下来的大量古籍，这本该是他们的财富，可以围绕这些做很多文章，可是国营书店的经营者不察，守着金库哭穷。古旧书的经营者本就应该随行就市，既洞悉古书界的时代脉络，也了解当下的古书行情。

自然，在寸土寸金的观前街商圈，与其苦苦支撑一家不赚钱的古旧书店，确实不如将门面承包出去合作经营那样省心省力，可是这里是苏州，是有着号称两千五百年历史的苏州，是历史上把状元当作“土产”的苏州，是孕育过多种吴地特有文化，滋养了万千精英学子的苏州。如果眼下的苏州人还只是斤斤计较于一家书店一年收入支出的一点小账，而看不见一家售卖旧书的书店所能带给这座城市文化的滋养，那么卖新书的蓝色书店“死”在了前面，卖旧书的古旧书店紧随其后，下面不知道又该轮到谁了？这到最后，不知道这苏州城还剩下一些什么？

刘二刚书画作品选

境界層上 癸巳歲 二剛 甘順

鄭板橋賣畫
云曰求精求當
當則粗者皆精
不當則精者
皆粗思之思之
鬼神通之
二剛益記
請畫价多
於買价錢帋
高三尺價三千
任渠話舊
論交結只當秋
蜜過耳邊
自乾隆画
始有價矣

室有林泉趣
二剛

百家湖国际文化投资集团签约画家作品专辑

胡韵作品选

胡韵 1967年生于浙江湖州

先后就读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

2013年作品《天地大美、大岳云深祥瑞起》被人民大会堂收藏

现为：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民建中央画院画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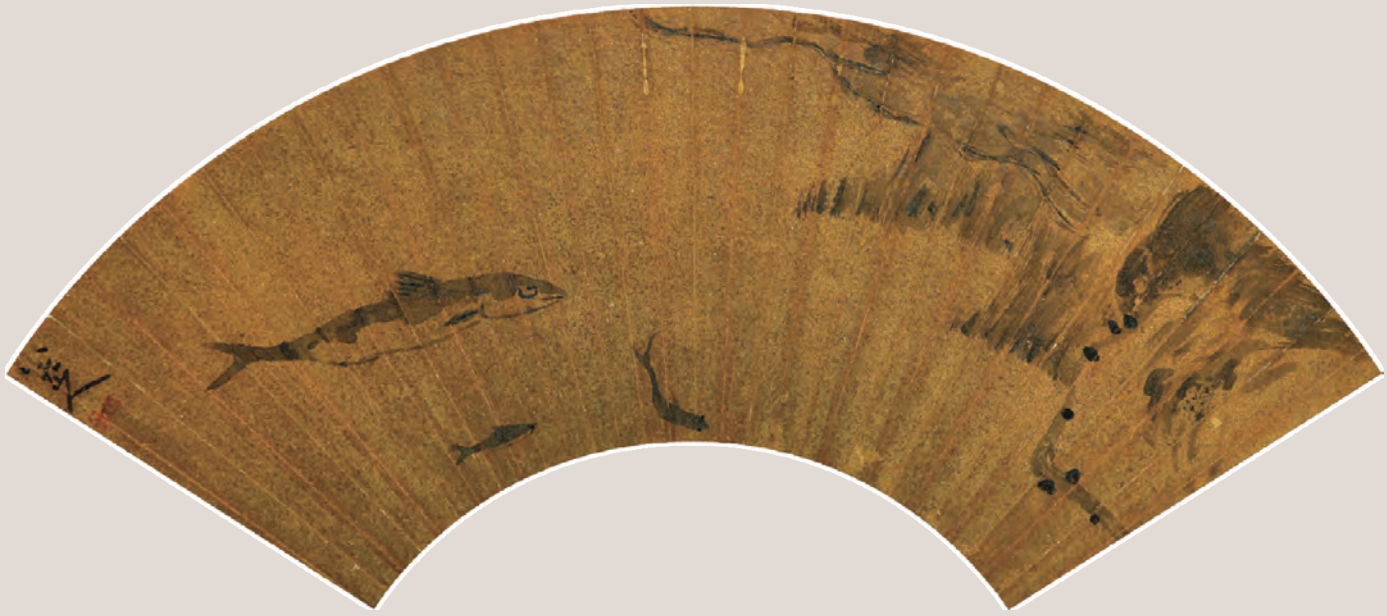
费新我艺术馆副馆长

水晶晶的江南　139X70CM

江南春早　139X70CM

白云自有翠峰伴　139X70CM

百 家 湖 博 物 馆



八大山人·鱼乐图　现藏于百家湖博物馆

八大山人 · 鱼乐图

朱耷（1626—1705），明末清初画家，中国画一代宗师。本名由棪，字雪个，号八大山人，汉族，江西南昌人。明宁王朱权后裔。明亡后削发为僧，后改信道教，住南昌青云谱道院。擅书画，花鸟以水墨写意为宗，形象夸张奇特，笔墨凝炼沉毅，风格雄奇隽永；山水师法董其昌，笔致简洁，有静穆之趣，得疏旷之韵。擅书法，能诗文。存世作品有《水木清华图》《荷花水鸟图》等。

收 藏 鉴 赏

石涛 · 秋木红树

石涛（1642—1707），清代画家、中国画一代宗师。靖江王朱守谦十世孙，法名原济，一作元济。本姓朱，名若极。字石涛，又号苦瓜和尚。广西全州人，晚年定居扬州。明靖江王后裔，南明元宗朱亨嘉之子。幼年遭变后出家为僧，半世云游，以卖画为业。早年山水师法宋元诸家，画风疏秀明洁，晚年用笔纵肆，墨法淋漓，格法多变，尤精册页小品；花卉潇洒隽朗，天真烂漫，清气袭人；人物生拙古朴，别具一格。工书法，能诗文。存世作品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山水清音图》《竹石图》等，著有《苦瓜和尚画语录》。

石涛 · 秋木红树　现藏于百家湖博物馆

速写黄宾虹

文/管　常（江苏）

清同治乙丑年正月初一子时，在“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的开门炮仗声中，一位“受天知春迟，堕地得岁始”的男婴，在浙江金华城内铁岭头街呱呱坠地了。按西历计算，那是1865年1月27日凌晨。

黄宾虹的祖上是书香门第，明清以来出了不少文人、画家。曾祖黄碧峰，善音律，工梓刻，精丹青，翎毛、花卉、人物、佛像，皆入妙品。黄宾虹的父亲黄定华，从小在金华经商，晚年弃商好儒，喜吟咏，兼写榜书，常画梅竹以自娱。他对长子黄宾虹的期望，就是读书上进，争个前程，荣宗耀祖。

黄宾虹6岁从师就读，对汉字的形声义极为敏悟，小小年纪就能检阅家塾所藏《字汇》这样的文字工具书。父亲喜欢书画，也有收藏，常有爱好者来家观摹。这种时候，黄宾虹总是侍立一侧，目识心记，并经常仿效涂抹。他6岁时就能临摹家藏的沈廷瑞山水册，极得老师亲友赞许。

1883年春天，黄宾虹从金华返回家乡安徽歙县潭渡村。这一年他20岁。此前因回籍应试，曾在13岁、14岁和17岁三次返歙。这一次是正式回籍居住，直到1907年44岁离开，开始了24年耕读潭上的既平淡又富传奇色彩的生活。

歙县潭渡村，位于有黄山之奇、新安江之秀的徽州盆地。徽州深处皖、浙、赣三省交界之地，险阻天成，兵革少到。东晋北方士族南迁，给这里带来儒风。到了南宋， 文风日益繁盛，徽州人甚至以“东南邹鲁”标榜天下。

刚回到歙县的头五年里，迫于生计，亦为游学，黄宾虹经常往来歙县和扬州之间。不管是在歙县，还是在扬州，或是在路途所经的杭州、南京，黄宾虹都以极大的兴致访师问友，求观公私所藏书画，虽跋涉远道，亦不惮劳瘁。只要有条件，他就会临摹下来，积稿盈箧，带回家中专心研究，寝食俱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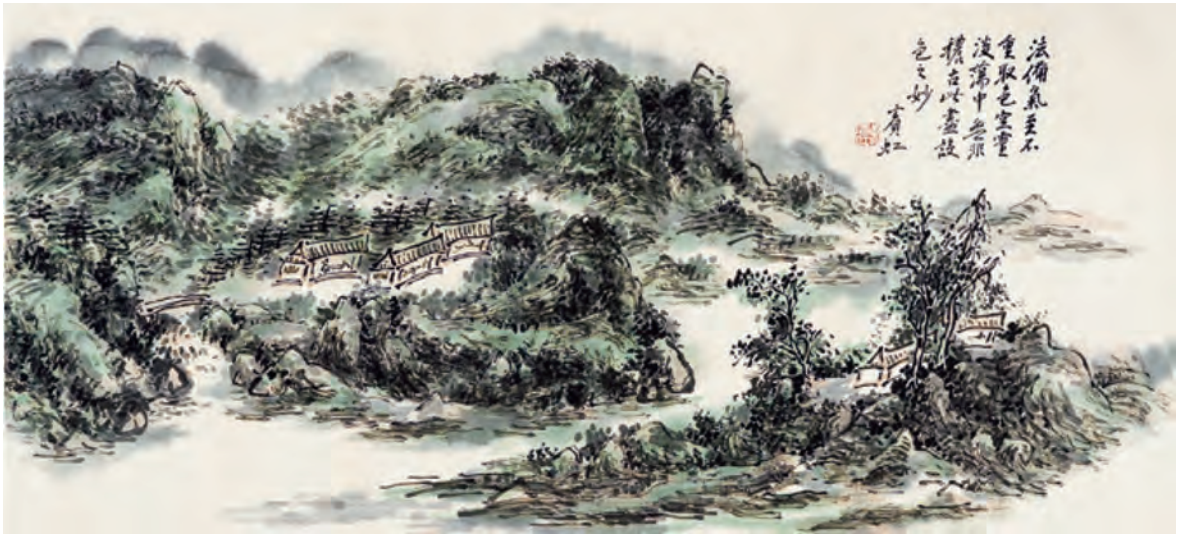
甲午战争的前一年，三十而立的黄宾虹正式宣布放弃举业，不再走皓首穷经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老路，决定“力垦荒，事金石书画”。大约也在这一年，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予向。“予”是“我”的意思，“向”是两位古人。一位是东汉隐士向子平，把子女嫁娶的事了结之后，即入五岳名山，不知所终。另一位是明代遗民画家恽向（字香山），其画“华滋深厚，得董巨之正传，最合大方家数，虽华亭、娄东、虞山诸贤，皆所不逮。心向往之，学之最多。”（黄宾虹：《自叙》）这个名字已经 含有不事皇朝的意思。30岁的黄宾虹，思想中已经有了非常“危险”的念头。

过了两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跟日本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全国群情激愤，康有为联合在北京参加会试的1300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反对《马关条约》，主张变法，是即“公车上书”。

黄宾虹获知消息之后，立即致函康、梁，认为“政事不图革新，国家将有灭亡之祸”。就在这年夏天，黄宾虹在安徽沿江城市贵池同谭嗣同晤面。谭嗣同壮怀激烈，痛陈时弊，放言变法，慷慨豪侠之气，给黄宾虹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贵池会晤后，黄宾虹在潭渡与武举人洪佩泉、武秀才汪佐臣设立教场，收徒练武，驰马击剑，骈辔谈兵，纵论国事，为反清作积极准备。光绪戊戌年(1898年)，变法失败，谭嗣同被害于北京菜市口。噩耗传来，黄宾虹放声痛哭，并作挽诗，内有句云：“千年万里颂，不愧道中人。”

1900年，“庚子之乱”起，黄宾虹感于国事垂危，报国无门，只得从家乡做起，接受县邑委托，开始筹办修整丰水利工程，垦荒田千亩。在此后的七年里，他一面管理公务，一面读书教课，并日对溪山烟霭，游山乐水不暇，尽兴探索丘壑烟云之趣，写景纪游，收之囊中。“频年收获之利，计所得金，尽以购古今金石、书画，悉心研究，考其优劣，无一日之间断；寒暑皆住楼，不与世俗往来，家常盐米之事，一切委之先室洪孺人，而歙中置宇增产，井井有条，皆由内助也”（黄宾虹：《八十自叙》）。



黄宾虹·秾谷苍郁　现藏于百家湖博物馆

这一时期，光复会和同盟会先后成立，“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正在新安中学堂任国文教席的黄宾虹，与许承尧、陈去病、陈鲁得等教员在1906年秘密组织了反清的“黄社”，以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的“非君”思想为宗旨，“取新学以明理，忧国家而为文”，暗中宣传革命。黄宾虹还接受组织决定，在自己家屋后院筹建炼炉，安装制造铜币的机器，准备私铸铜币，作为革命党活动经费。此事被人告发，黄宾虹得到内线通知，连夜拆埋机器，遣散工人，弃妻别儿，星夜逃走，避往上海。

黄宾虹侨居上海的前二十年，主要在报社、书局任职，从事新闻与美术编辑的工作。他参加编印《神州国光集》、《神州大观》、《历代名家书画集》、《中国名画集》、《美术丛书》及其他各种画册，也曾主编《艺观》双月刊，又兼《国画月刊》的编辑，先后在神州国光社、商务印书馆、有正书局和上海时报社等处工作过。

黄宾虹侨居上海的后十年，从编辑工作转到教育工作，先后任上海各艺术学校的教授。黄宾虹教学，认真负责，对于后辈，总是谆谆开导。据顾飞回忆，黄宾虹总是勖勉学生“要为画事穷毕生精力，不让这古国绚烂的艺术曙光黯淡下去”，叮嘱他们“不要被外界浮名利禄所诱惑”。

黄宾虹以古稀之年入蜀，或者是天降大任，或者是天赐良机。蜀游最大的收获，是从真山水中证悟了他晚年变法之“理”。

1933年的早春，70岁的黄宾虹去青城途中遇雨，全身湿透，索性坐于雨中细赏山色变幻。第二天，他一口气画了《青城烟雨册》十余幅。有的用焦墨，有的用泼墨，有的用千皴加宿墨。在这些笔墨试验中，他要找到“雨淋墙头”的感觉。雨从墙头淋下来，任意纵横，有些地方特别湿而浓重，有些地方可能留下干处而发白，而顺墙而下的条条水道都是“屋漏痕”。当我们把这种感觉拿来对照《青城山中》，多么酷肖“雨淋墙头”啊！完全是北宋全景山水的章法，一样的笔墨攒簇，层层深厚，却是水墨淋漓，云烟幻灭，雨意滂沱，积墨、破墨、渍墨、铺水，无所不用其极！

所以70岁后的作品，兴会淋漓、浑厚华滋；喜以积墨、泼墨、破墨、宿墨互用，使山川层层深厚，气势磅礴，惊世骇俗。所谓“黑、密、厚、重”的画风，正是他逐渐形成的显著特色。也即是世人说的“白宾虹”到“黑宾虹”的转变。

1937年，黄宾虹74岁，应邀赴北平鉴定故宫书画，并兼任国画研究院导师及北平艺专教授。不想遇“七七”事变，全家陷北平，不得南归。于是“伏居燕市，谢绝应酬，惟于故纸堆中，与蠹鱼争生活，书籍、金石、字画，竟日不释手。”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耄耋之年的黄宾虹再次出山教书于国立北平师范学院工艺系。

1953年，黄宾虹被授予“中国人民优秀画家”称号。

1955年，黄宾虹驾鹤西归，享年90岁。

（网络图片）

所有的破坏都是成全

文/木兰良朝（吉林）

晏安来本市工作时，适逢单位最后一批福利分房。先生尚未办完复员手续，人还在新疆，她就递分房申请上去。房管科的胖科长瞭一眼申请答复说：“唔，字写得不错嘛。咱单位本来女职工不给房，但军属按政策必须安置，虽然房源紧张，一定特别照顾，肯定帮你解决。但解决到什么程度，得看领导意见，一时说不好。”

晏安三十四岁了，不想等房子分下来再生娃，就在一个安静整洁的小区租房安家。房子分下来，她已经在坐月子了。送钥匙来的干事小吴说：“晏姐，房子是叫房子，等你去看了就知道了，住不了人的，千万别指望。人家早早做工作，都分了好一点儿的房子。那些女职工本来都有房子，根本不去住，转手就卖掉啦！你只好捡剩喽！哼，这世道！”晏安倒不介意：“再差也是房子，又不用咱集资掏钱。”集资房几万块钱，她也真是掏不出，这几年的工资全捐给铁路探亲了。据说这房子太破不能办产权，只能居住和出租，不能卖。办产权的钱也拿不出，这样最好了。

出了月子，正是花红柳绿时节，晏安和先生一起去看房。虽然早已有心理准备，还是感到意外。正临着一条土路的一楼两小间屋子，所有的玻璃因久不住人都被打碎了，窗前还是一个巨大垃圾堆，苍蝇哄哄的转，臭气熏人。旁边一户人家长相粗黑的大哥走来道：“分了这房子？呃，没人要的。夏天多热都开不了窗户，太臭。不过别上火，好好修修，直接修成门市房出租吧，这条土路市政府早就规划要修成环城路哪。”

晏安和先生两个人听了邻居大哥的话，一点点地买材料修房子，因为钱不凑手，进度极慢。窗子直接改成门，扩建阳台，铺地板砖，刷墙，有如小燕衔泥。

房子还没修好，环路已经动工，垃圾堆很快被清理干净了。晏安没做过装修，凡事都听邻居大黑哥的，钥匙都干脆交给他了。环路修好后，晏安的门市房求租者甚众，大黑哥做主租给了一个卖饰品的。这里是大学区，扩招后，寸土寸金，租金一天天看涨。

那些当初没看上这房子的人，都后悔得真跺脚儿：“房子一转手是赚了三四万，可人家小晏这房子会一直涨下去，就不止是三四万了！”

休完产假上班，晏安进了人事处。工作虽忙，但人事处有权，评职晋级，调入落编，复员安置，工资调整，样样重要。科长一直空缺，晏安很快就当了科长。房管科的胖科长见了晏安一脸的笑：“小晏哪，我给你分那房多好，也没好好谢谢

我！”他正准备把当兵的儿子办转业到单位来。

久了，有人抱怨晏安办事刻板，不懂周旋，也有前辈偶尔告诫两句，让她和领导处好感情，领略好上边意图，怎奈她学不会，对不符合条件的事情总是不能理解，显得很孤立。有人说她被告密，让她想对策，她却不自知。无所谓告不告密，就算有，人家也是为了生存。也许有些人世的密码，正是为她这一型人所不能参透，只有迎新破坏的到来。终于在人事调整时，领导让她去了研究所。

研究所有名无实，连办公地点也没有。晏安从此不用坐班，成了闲散人员。有人同情她，她自己倒不介意：“柱子上学了，我先生有病，正好有时间和精力管娃。已经评上副教授了，工资一分不少，实在是受到了照顾嘛。”柱子是她的娃。晏安先生因腰伤正病休在床，买房子装修带娃服侍病人，里里外外全靠她一双手。

待先生伤好了，晏安却闲不住了，本来娇生惯养的独生女已经出落成了不做事就心慌的能手。她要在家里辅导学生阅读写作。柱子举一百双手同意，他跟着学，还有新朋友，乐得直蹦高儿。

辅导课只在周末上，还是有大把的时间闲着，晏安琢磨着入手了新建商街里一个店面，开了家丝巾店，平时就去站柜台。一分钱一分货，一板一眼，做这个实在有乐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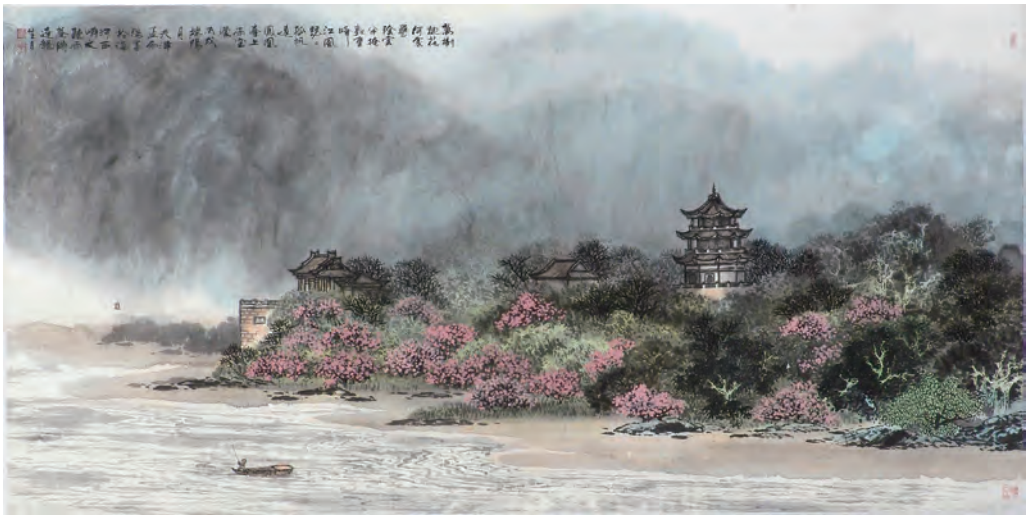
柱子放学就来柜台，晏安不在时，他居然卖起货来。晏安总是撵他回家。等她关了店回家，柱子早把米饭焖好了，还蒸了鸡蛋糕。晏安责备柱子小小年纪就动火，柱子道：“呆着没意思嘛。下次我肯定炒两个菜给妈妈尝！”

现在，十四岁的柱子上初三了，寒假里每天中午做好饭给晏安送到商街，来了就帮她贴海报卖货。商街里的商户见了，人人称奇，因为晏安的收入在小城算是高的了，他们并不是为生活所迫，然而却那么努力，那么不操心。

有同事路过她的店，就热情地拉进来，挑漂亮的真丝围巾毫不吝惜地送给人家。连现在对她带理不理的胖科长，她也一样热情招呼，且送了条丝巾给同样胖的科长太太。同事又都羡慕她自由，钱还有得赚，一样也不耽误。有人说起单位里的勾心斗角，晏安听不大进去。

其实由于网购的冲击，实体店现在多有衰落。她却对这个店抱有乐观的态度。没租金，没负担，走一步看一步。每天拍搭配在微信朋友圈发布，总有新意。时间被占满，就有存在感。丝巾披肩除了羊毛真丝就是羊绒，手感好，图案从风景油画、花鸟国画到抽象派，不一而足，总是越看越爱，内心里满盈欢喜。是从前终日面对枯燥报表和文字材料所不能想象的欢喜。

谁知道呢，也许每一个不利，后面却总跟着一个生机。有句老话说得好：老天饿不死瞎家雀。那些事事要占有利的人，自有他们的道理。但现在她才知晓，对自己而言，为了被给予，先是要被剥夺，而所有的破坏，最后都是成全。



（网络图片）

张爱玲

书信里
一个女作家的干净和自持

文/黎　戈（江苏）

在看张爱玲写给夏志清的信笺——如果想在这本书里看张爱玲的八卦或是艳情故事，怕是要失望的，信中皆是些请夏志清推销书稿，联系出版事项，帮忙找工作，清算稿费等等“俗务”，但很神奇的效果是，正如张爱玲工笔细描、一丝不苟的临摹人生及世态一样，在那实实在在的琐事结成的网结之中，却有着旁枝逸出的清气。

这书信里，活生生的看见一个写实小说家的范儿，她没有很多文人身上都有的那股子故作清高、不谈钱的酸气，无论世俗还是感情生活都一团芜杂混乱，对人对己对事只有狎玩，却无担当的浮泛游离，她落地，靠谱，夯实。张爱玲在美国的谋生方式，类似于文字民工，接各种零活，翻译比她自己差得远的作家的作品，政治论文，她穷，落魄，流离。赖雅在六十年代已经瘫痪，救济金还不够交房租，她没有固定工作和收入，多次搬家的颠簸，家什失散，导致她连自己的书都只能向夏志清借，港大她是肄业，所以没有文凭，看重学历的学术界她混不下去，教书不尽是教授知识兼有人事应对，她自知也做不来，写作吧，这个四十年代在上海红极一时的才女，无论题材还是风范，却不对美国人的胃口，他们要的，是韩素音式的中国杂碎，而张爱玲却是“喜欢东方的人，他们喜欢的，往往是我想揭穿的”，自然被市场冷落，连和人几乎不接界的驻校作家，她也无法胜任，她昼伏夜出，把仅有的一点人事应付都压缩了，最后搞得被系主任开除（同事也是学者，就很会走好人情和为学的平衡木，知道去领导处走动，只有她不去，倒是有闲去图书馆借了大摞与课题无关的书来彻夜捧读）。

我一直在想，一个无论从人到文，都收拾的如此明细俱全的人，她到底是太文青气还是太不文青气了？读她的难受和读萧红还不一样，萧红是一个热情的傻妞遇到了乱世和渣男，张爱玲是一个太有条理的人遇到了完全不可理喻的随机性世界。清楚明白使她的小说落点精准，成为时代录影机式的纪录者，可这洁净随心不肯合流，也使她如牛油对水，风对关着的窗户一样，无论在人情，感情，学问上，都无法见容于灰色尘世——想来文字终究是通心的，很多人通篇氤氲诗情，情趣盎然，到了关键处，却是见解随众，应酬世情的俗骨，而她，字字言俗，唯恐唯美，可骨子里不做人情文章，不敷衍一字虚言，彻夜读闲书的脱俗之气，也是藏不住的。

她晚年的诸多查找不到病因的身体不和，和夏志清的通信中不断提到的长时感冒，正如王德威所说的“疾病的隐喻”，应该是某种焦虑或是恐惧症的肢体症状，她老觉得有虱子臭

虫，浑身躁痒，到处搬家，这个在精神因素引发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症里，是非常常见的症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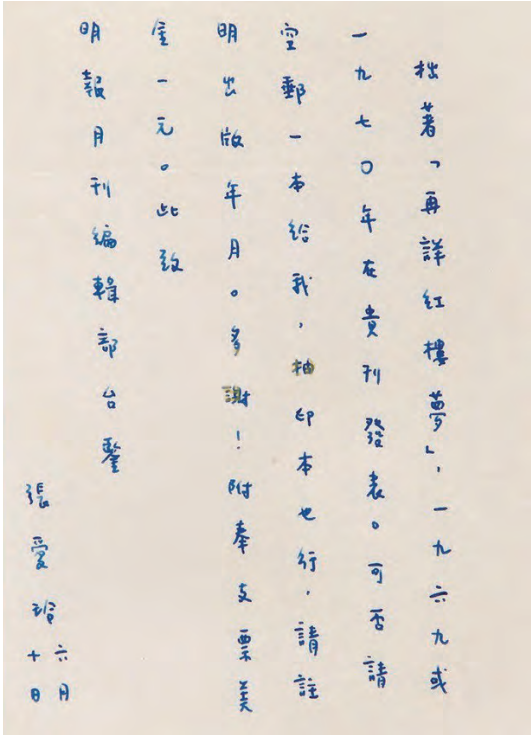
饶是这样，她给夏志清的信里仍然写着“稿费两百元可以了，再多我就不翻译了。等发下来再寄来，不急。我生活目前没问题”，她从不提及照顾和被赖雅拖累的苦，有次不小心诉了几句丢失文凭的麻烦，立刻说自己“哆嗦了半天，乌烟瘴气”，世人觉得她刻薄，是见她出刀的利落，可她对自己也是不留情的，她认为胡适并不喜欢她的书（除了《秧歌》），每本再版的书她都改了再改，方觉妥当，“平鑫涛觉得我改文是为了多要钱”，当然不是，是张对文字的要求谨严，极度自苛，就像她画了提篮的手绘图给夏志清翻译时做参照一样，一个单词都不可以出错。这种爱惜羽毛的洁癖，作为出版人也就是商人的平鑫涛估计不会理解。张爱玲骄傲到不愿意沾自己文字的光“但凡得到帮助，都是因为文字，很少因为本人的性格，这个是实话”——她就是这样的干净，自持，从不要人担当她。

一个有才华的人，她对自己是因为精神分泌物而被爱，还是源于本体的被爱，是能分辨的。前者得靠努力做出成绩维持，后者只要率性做自己即可，夏志清大概就是从前者过渡到了后者，而后者，才是真正能让人觉得安全可据，轻松自如的。当夏志清为张爱玲谈妥了皇冠的版权事项，解决了她下半生的生活费，是多么快乐流于言表。而当他看见张爱玲不用为生计研究不喜欢的课题，反而能无事忙的从图书馆搬了很多书回家，兴致勃勃的研究人种学，他又是多么的为她高兴，并不为她能产出高质的精神产品，而是她在做自己热衷的事情。

张爱玲的清楚，明白，在信件往来里，也一目了然，不管是与人的瓜葛，还是学历证书的遗失，我的意思说，任何事项，无论巨细，她都要交代得脉络清晰。这么样一个人，难免显得“初冷”，因为她的“暖”，得在全盘看清以后才能启动，而她本人戒心很重，很容易紧张，并不轻易与人接近，包括那些谬托知己的狂热粉丝，她也小心的保持距离，比如水晶那种。这本书信集，也是慢慢暖起来的，从一开始只谈出版事宜到后来的关心对方的家人，问及孩子和妻子，谈及彼此私事，兴致来了还讨论菜谱(夏志清的体温比张爱玲高多了，倒是坦然告知张自己婚后的出轨，张也不露声色的，淡淡的提了两次胡兰成)。

有次去逛先锋书店，这书店有个文化角，里面卖些老南京的明信片和明星的照片，最多的是赫本，赫本五官分明，轮廓感和光影效果极好，在黑白时代尤其能彰显优势，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而我却偏爱她老掉时的一张照片，大概五十多岁的样子，皮肉有点松弛，但却让人回味——眉眼的漂亮如同霓虹灯的闪烁，是浮凸在外的，而当它悉数熄灭以后，更可以看到沉于底部的气质。就像我在哈尔滨，专拣凌晨人散尽时去看中央大街的老房子，那颓败的构件，磨损的木纹，在寂寂中才美起来，因为滤掉了灯光和人气喧腾的干扰。

同理，张爱玲的才情，我当然是在她年轻时写的书里读到的，而我对这个人的喜欢，得自她老了以后的《对照记》和书信集里，就像我热爱西西，是从89年她得乳癌之后写的《哀悼乳房》里，年轻时乘着旺盛的才力，迎风飞翔，并非难事，这是翅膀的得时；而当你被命运，穷窘，漂泊，疾病击落之后，没有失态，踉跄，乞怜，烂成站都站不起来的一坨泥，还能维持形状，方正，硬净，有尊严的老去，靠的是骨骼里自持的承重力，那才是我眼中的美。



张爱玲书信

曲学大师吴梅

曲学大师吴梅

文、图/沈慧瑛（江苏）

苏州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素有渔米之乡、工艺之都、文教之邦、丝绸之府、状元之乡等称号，吴门书画、园林、昆曲、刺绣享誉海内外，名门俊杰，精彩纷呈，生于晚清、逝于抗战时期的苏州人吴梅就是第一个在大学传播曲学的大家。

吴氏世家

吴氏是苏州的名门望族，到了清嘉庆七年（1802年）一位叫吴廷琛的读书人高中壬戌科状元，为吴家扬眉吐气，开了好头。吴氏世家乃书香门第，但在求取功名的道路上并不顺畅，自吴廷琛（1773—1844，字震南，号棣华）的曾祖到父亲吴文奎，都是贡生，吴状元为前辈们争足了面子。三十年后，吴廷琛的堂侄吴钟骏（1799—1853）于道光十二年（1832）得中壬辰恩科状元。叔侄状元为世人传颂，吴氏的文化世家地位也因此奠定。

到第四代吴梅（1884—1939）来到人间之时，吴家只是苏州城一个普通家庭，除了书香门第的文脉尚在流动，生活十分清苦。吴梅的父亲吴国榛喜读诗书，勤于研究，却未能取得功名以此改变生活，更为可悲的是，年仅二十二岁时就抛下三岁的独子离开人间。或许在这个世界上看不到希望，离开是最好的选择，但对生者来说是何其痛苦与不幸。从此吴梅与母亲孤儿寡母，相依为命，靠微薄的田租度日。上苍似乎对吴梅特别刻薄，母亲在他十岁时也撒手人寰，追随父亲而去。多年后，吴梅留下了这样的诗句：“母氏勤抚育，四序无笑颜。故家已中落，百忧初发端”。

幸运的是吴梅在八岁时就过继给叔祖吴长祥为嗣孙，没有了双亲的照拂，却得到了叔祖全部的疼爱，给予他一个衣食温饱、关爱有加的成长环境。吴长祥早年失学，以经商糊口，曾为吴梅的祖父吴清彦“聘为主计三十年”，家学的熏陶与工作中的积累，使他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吴长祥饱尝失学之苦、经商之难，因此比一般人更重视对嗣孙的文化教育，他专门为吴梅聘请潘霞客为其启蒙老师，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吴梅的身上，希望他成就一番功名，重振吴氏雄风。

吴梅继承着文化世家好读书的习惯，但阅读的兴趣全部在词曲、小说之类的杂书上，对

如何撰写八股文一点也不感兴趣。他找枪手，让潘老师的儿子潘承庠偷偷替他做八股文，其作文水平可想而知，两次童子试均告失败。潘先生直率地对吴长祥说吴梅不是读书的料，还是做生意吧！吴长祥一声长叹，心里有点失望，但他还是坚持让吴梅走读书致仕的传统道路，毕竟这是一条在当时惟一能改变家族命运的道路，也是符合吴家门风的道路。有意思的是，面对两次考试失利的打击，面对祖父的殷切期望，吴梅对八股文突然开窍，洋洋洒洒地写出了符合潘老师要求的文章，1901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补长洲县学生员，这可是好兆头。当他一鼓足气，连续两次到南京参加乡试，意图更上一层楼时，都无功而返，他的科举之路走到这里就戛然而止。而此时，正值晚清进行科举制度改革，吴梅的不中，意味着另一番事业在召唤他。

在清末民初的时代激变中，苏州不少世家子弟改变了人生走向，尤其不再涉足于祖辈、父辈们关注的传统文化领域，有的学习法律，更多的转向理工学科，而吴梅没有跳出传统文化的研究范畴。没有了科举考试，没有了八股文，吴梅的学术思想更为自由，词曲创作及其研究成为他一生追求的事业，这份事业也成就了他曲学大师的称号。

钟爱词曲

吴梅没有像曾祖吴钟骏那样通过科举考试博取功名，获得一官半职，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从物质的角度，他似乎是不幸的，四处奔波，为稻粱谋，算计着生活的收支平衡；但他又是幸运的，他的一生以个人的喜好作为事业，且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当年他师从潘霞客时，年长他六岁的潘承庠成为志趣相投的好友。潘承庠喜读诗词历史，两人在一起时喜欢填词作曲，儿时的喜好影响了吴梅的一生。他向名家前辈学习，说“诗得散原老人，词得疆村遗民，曲得粟庐”，对其诗词、戏曲方面发展颇有益处。光绪二十九年（1903），吴梅有感于戊戌变法六君子之死，谱写传奇《血飞花》，由黄人作序。这是他的第一部传奇作品，但吴长祥“惧此书之贾祸，夜间密焚之”。第二年他又创作歌颂瞿式耜《风洞山》传奇，其中第一出《忧国》刊登在中国白话报上。

之后他又遇到了另外一个高人，即在当时颇有声名的黄人。黄人（1866—1913）近代作家、批评家，原名振元，字慕庵，中年后改字摩西。江苏常熟人。秀才出身，为人处事不拘小节，有吴中四奇士之美称。1905年，东吴大学校长孙乐文先生请黄摩西负责编写中国文学史教材，靠一人之力难以完成。那年秋天，黄人向吴梅伸出橄榄枝，邀他到东吴大学担任助教。据《吴梅评传》作者黄怀明先生分析，“黄人是欣赏吴梅的才学才去主动邀请吴梅的，因为两人都喜欢词曲”。其实除了兴趣的关系，两人个性也有相似之处，黄人恃才傲物，吴梅也颇为张扬。吴梅与黄人共事三年，词曲唱和，心情极为舒畅，他参与了中国第一部文学史的编写，两人经常讨论明清文学，“摩西谓明人之制艺传奇、清之试贴诗，皆空前之作，余深韪其言”。这次在东吴大学做助教和编写中国文学史的经历，对日后吴梅的事业奠定了基础。而他的创作热情就在这时高涨起来，《奢摩他室曲话》就在这时候问世。之后《顾曲麈谈》《词源》《词余讲义》《词学通论》《曲选》等二十余种专著出版，还有众多的散篇发表在《小说林》《中国白话报》等报刊上，成为曲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苏州是昆曲的发源地，面对日渐式微的高雅艺术，不少有识志士力挽狂澜。在外工作的吴梅始终关心家乡的昆曲事业，每逢寒暑假，吴梅都要回到苏州。1921年7月，苏州道和曲社成立，吴梅成为首批会员。接着曲社的人倡议在五亩园成立昆曲传习所，吴梅与张紫东、徐镜清等十二人成为董事人，每次回苏州他都亲自为学生们授课，进行艺术指导。更为重要的是他将其作品《湖州守》《湘真阁》传授给年轻的传字辈演员们。他关心昆曲，曲友们也关心着他，五十大寿之时，上演了他的《霜崖三剧歌谱》中所有的剧目，这是他平生最快乐的生日、最欢喜的礼物。昆曲是他的最爱，即使他后来嗓子出了问题，依旧喜欢吟唱。民国时期的外交官蒋恩锴（1904—1999）也是一位昆曲爱好者，他晚年回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情景：“在秦淮河畔的某酒馆，亦常遇到在中央大学执教的曲学大师吴梅先生，吴的酒量惊人，但十有八九酒后大发高论，牢骚满腹。由于嗓子不好，曲唱得不怎么样，倒是在学术上的研究，是有目共睹的”。确实由于吴梅身体的原因和经常喝酒过度，导致他的嗓子不如从前。

吴梅一生痴迷词曲，回望曲学世界，自己写剧本，自己唱曲吹笛，且搜集整理历代曲学文献，进行曲学研究与著述，并将曲学带到大学讲堂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了。

为人师表

1917年，对吴梅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对北京大学来说也同样如此而已。北京大学在蔡元培当家后，得到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的相助，立意革新，开创了一代学术新风，词曲、小说被引进大学讲堂，吴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邀到北大，开始了五年讲授戏曲的生涯。

吴梅在北大授课的内容包括词曲、戏曲和音律，另外他与黄侃共同担当中国文学史课，吴梅讲解唐宋到清代部分。起初吴梅的戏曲课遭到师生的质疑，钱玄同认为中国的旧戏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值钱，学生们重经史轻词曲，虽为选修课，学生们往往在课上打瞌睡，吴梅的前景似乎并不乐观。然而苏州人特有的坚韧，加之吴梅深厚的曲学功底、直观的教学方法（手持笛到课上讲解音律，边唱昆曲）和认真的态度，使学生们发生了变化，从怀疑到接受，从接受到喜欢，人数渐多，颇有应接不暇之势，吴梅在中国最高学府北大站稳了脚。吴梅在课堂上教昆曲，不仅吸引本校的学生，也吸引了校外的昆曲爱好者，昆曲名伶韩世昌成为他的学生，他曾为韩世昌写了《桃花扇》中的《访翠》、《却奁》、《守庐》、《寄扇》等曲本。苏州老乡俞平伯（祖籍浙江德清，生长于苏州）已是中文系大三的学生，他专门上吴梅的昆曲课，在这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上，俞平伯学会了《南吕宫》和《绣带儿》两支曲子。课余，俞平伯也向吴梅请教，比如请他推荐剧目，请他担任俞平伯和曲友们在清华大学成立的谷音社的顾问，两人结下了浓厚的师生情谊。1936年7月，俞平伯夫妇回到苏州拜访吴梅，师生相见十分欢愉，吴梅热情邀请他们参加曲会，俞平伯唱了昆曲《牡丹亭》中的《拾画》、《惊梦》，而许宝驯唱《牡丹亭》中的《游园》与《长生殿》中的《絮阁》，俞平伯十分卖力地学习昆曲数年，但比妻子逊色，吴梅在日记中直言不讳地夸奖许宝驯唱得比俞平伯好多了。

吴梅的另一位弟子叫任中敏，这位扬州盐商的儿子因几何学不及格，从北洋大学转到北大，专业也从工科转为文科。任中敏没有学得一只曲子，但他却继承了吴梅的衣钵，专注于曲学研究，从老师的藏曲中获益不少。想当年，吴梅与黄人虽为好友，但当他向黄人借阅藏曲时，遭到对方拒绝，致使吴梅心里快快不乐。然而，吴梅对弟子们无丝毫保守，以开放

吴梅（中右）与田汉（前一）、胡光炜（前二）、张西曼（中左）、宗白华（后）合影。

（常任侠摄于1935年）

包容的心态，尽其所藏，供他们研究。1984年，任中敏在《回忆瞿安夫子》一文时，讲六十年前曾在吴梅家住了近两年：“趋庭受业，蒙予食宿之便，遂穷百嘉室所藏，寒暑不更，提命备至”。其实受到吴梅提携的学生何止任中敏，还有之后吴梅在东南大学等校的学生卢前、唐圭璋、王季思等人。吴梅也为有出众的学生骄傲，弟子们每每有新作，他都要作序，嘉勉一番，曾说：“唐生圭璋之词，卢生冀野之曲，王生驾吾之文，皆可传世行后，得此亦足以自豪矣。”

从北京大学到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前后近二十年，他开设了曲学通论、词学通论、曲选、词选、南北曲律谱、金元戏曲选、散曲研究等词曲课程，选修曲学的学生与其他文史类课程相比少多了，可以用吴梅日记中屡屡提及的“廖廖”两字来形容，但他为词曲的传承、曲学的研究及人才的培养作出了贡献。在中央大学时应学生要求，他成立了一个词社

——潜社，卢前、唐圭璋、王玉章、王季思、常任侠、沈祖棻等学生都加入潜社。一代词家唐圭璋就是受了吴梅的熏陶才走上词典研究道路的，他在《雪深一尺忆师门》一文中说回忆吴梅“从北大来到东南，便开拓了词典研究的风气。先生理论结合实践，吹、唱、写作，无一不精，教学认真，精批细改，态度慈祥，诲人不倦，及门受惠成才的学生很多”。这些出自吴梅门下的优秀学子，都成为上世纪曲学史上第二代学人。

宅心仁厚

民国时候的大学老师收入颇为丰厚，但家中负担极重的吴梅的日子过得并不舒坦，何况生有四子，按传统的风俗习惯，儿子们结婚就得花费不小的钱，何况家中的老宅早已嫌小，翻建房屋也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吴梅的几个儿子年纪相差不大，往往筹好这个儿子的结婚费用，又要为另一个儿子操心。有一段时间，吴梅一直想着要把家中藏书卖给上海著名的金融家王伯元，以换取晚年安乐生活的经费。尽管自个儿的生活不富裕，他对学生依旧古道热肠，尽其所能，为人解难，体现了中华民族助人为乐的美德。

1928年，吴梅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经人介绍认识了在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位于上海）读书的万云骏。万云骏早年丧父，后又失去母亲，或许有相同的身世，引起吴梅对这位贫家子弟的同情，慷慨地表示资助他到光华大学深造。1934年2月8日，吴梅给他一百元作为学费，第二个月又给他二十元。吴梅的日记中时常出现万云骏的名字及接济他的情况，从中可以发现万云骏的学费彻彻底底由吴老师包办了。万云骏跟着吴梅学词学曲，更学到他为人的善良与宽厚。十年间，万云骏的寒暑假基本上都在苏州吴家度过，“平时则书信往来，亲自指示途径，悉心批改作业，真是耳提面命，培植熏陶，收益是很大的”。这是万云骏的运气好，碰到吴梅这样一位有学问有爱心的恩师，而万云骏也没有辜负吴梅的教诲，通过不懈努力成为一代词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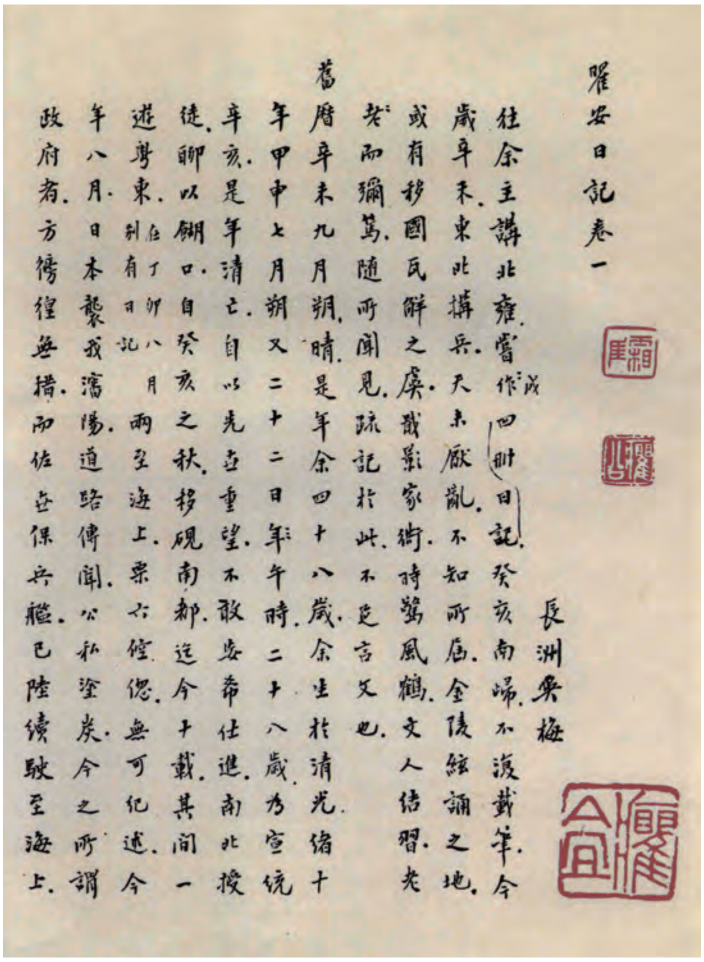
苏州姑娘沈祖棻也在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读书，喜欢古典诗词，因她填的《浣溪纱》词中“有斜阳处有春愁”，博得了沈斜阳的雅号，更赢得了同乡汪东、吴梅和汪辟疆、黄侃等老师的青眼，从此缔结了一世词缘。沈祖棻的字子苾，还是黄侃为她取的，但在词学上她受吴梅、汪东影响最深，她在自传中写道：“在校时受汪东、吴梅两位老师的影响较深，决定了我以后努力的词的方面，在创作中寄托国家兴亡之感，不写吟风弄月的东西”。1937年2月，经吴梅老师介绍，沈祖棻到国立戏剧学校代课，而这个岗位本来是其四子吴南青的，于是动员儿子让给沈祖棻。吴梅与沈祖棻既有同乡之谊，又有师生之情，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心里，沈祖棻是“女生之翘楚”，学生有难，老师应当出手相助，但他的夫人有点不理解他的行为，他坦率地承认沈姑娘读书成绩比自家儿子好，应该得到这个职位。

写文章搞研究离不开一手资料，而吴梅藏曲颇丰，视若宝贝，一旦学生需要，他就无私地提供，钱南扬的《宋元南戏百一录》、卢前（冀野）的《饮虹簃曲丛》都利用他的藏书，其他学生写论文也到他家找资料。吴梅提供资料，还要提供他们吃住一条龙服务，这样的老师真是菩萨心肠啊。

朋友“反目”

吴梅年长黄侃两岁，他们曾在北京大学共过事，共同传授中国文学史，算是久识，关系不错。黄侃与汪东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汪东与吴梅是同乡加好友，他们算不上铁三角，至少也是同道中人。但由于吴梅与黄侃两人个性、生活观念、为人处事等方面引起差异，加之酒后“失德”，最终导致“反目成仇”。

吴梅是比较传统的知识分子，感情生活也没有什么绯闻，一生只有一个妻子邹瑞华，她比吴梅小一岁，两人育有四个儿子，可以用琴瑟和谐这个字来概括他们四十年的共同生活。过去男女结合都是媒妁之言，个人是没自由的，能否相爱相容，还要看他们的造化。显然吴梅与邹瑞华是幸运的，他们除了夫妻恩爱外，更重要的是共同爱好昆曲。旧中国存在狎妓文化，文人墨客喜欢结交青楼中那些卖艺不卖身的拥有才艺的女子，苏东坡将杭州歌女王朝云纳为侍妾，芸娘也想着帮助沈三白纳妓憨圆，历史上也演绎了不少士妓风流的故事。年轻的吴梅也曾经“画船狎妓，赌酒呼卢”，风流潇洒，一度与名叫蕙娘的金阊妓女有过交往，为她作曲《南吕懒画眉·赠蕙娘》《南吕罗江怨·与蕙娘话旧》，文辞优美，写得情意绵绵。这是那个时代文人的做派，好在吴梅没有沉沦在风月场内，很快收住步子，一心扑在为家事、学问、工作上，但嗜酒的毛病没有改


瞿安日記卷一

長洲吳梅

往余主講北雍，嘗作四冊日記。癸亥南歸，不復載筆。今歲辛未，東北搆兵，天未厭亂，不知所屆。金陵絃誦之地，或有移國氏解之虞。戢影家衖，時驚風鶴。文人結習，老而彌篤，隨所聞見，疏記於此，不足言文也。

舊曆辛未九月朔，晴。是年余四十八歲。余生於清光緒十年甲申七月朔又二十二日午時。二十八歲為宣統辛亥，是年清亡。自以先世重望，不敢妄希仕進，南北授徒，聊以餬口。自癸亥之秋，移硯南都，迄今十載。其間一遊粵東（在丁卯八月，別有日記），兩至海上，景物依然，無可紀述。今年八月，日本襲我瀋陽，道路傳聞，公私塗炭。今之所謂政府者，方徬徨無措，而佐臣保兵艦，已陸續駛至海上。

《瞿安日记》卷一首页

们邀请吴梅、黄侃等老师到绍兴人在南京开设的老万全酒店吃饭，而吴梅那天要赶场子，先到刘姓朋友家喝了一通酒，再到老万全与师生们同饮。当时吴梅的四子吴南青大学毕业后正生着病，黄侃好意劝慰他，不料喝醉了酒的吴梅误解了黄侃，认为在非议他的文章，遂与之发生争执，声称自己“散文第一，骈文第一”。酒话当不得真，但中国人又说“酒后吐真言”，黄侃从吴梅的醉话中感到对方的不满与不屑。当时朋友圈里对黄侃的个人品行颇有微词，比如私下收取学生的费用，停妻再娶等等，吴梅不小心把这些非议借着酒劲吐了出来，黄侃顿时觉得面子全无。这场风波经汪东的调停，由吴梅写信表示道歉，两人表面上“握手言欢”，但隔膜已存在，他们彼此刻意避免在酒桌上见面，避免课程排在一起。有一位朋友得知他们不和的信息后，有意化解，这个人就是吴梅的同乡叶楚伧。1933年11月2日，叶楚伧邀请吴梅、汪东、黄侃到他家聚餐，两人相互致歉，算是和好。然而三天后，金陵大学研究生班的学生邀请吴梅、黄侃、胡小石等六名老师到老万全吃饭，吴梅与黄侃

变。吴梅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一喝就高，一高就要失态，而黄侃也有同样的毛病。

章太炎素有章疯子之称，他的众多学生中黄侃也继承了老师的这种性格，嬉笑怒骂，恃才傲物，任性而为，情感生活复杂，先后与多名女子有染，娶过多房妻子，遭受不少骂名，但他依旧我行我素。从可以看到的资料中可以获悉这样的信息，黄侃自1928年到南京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教书后，他与吴梅、汪东、汪辟疆、胡小石等人交往密切，关系融洽，经常在一起饮酒游戏乐，填词作曲，还经常听吴梅唱曲消遣。1929年5月初，吴梅陪他们游玩苏州邓尉、灵岩胜景，极尽地主之谊。他们是同事、朋友、同道多种关系。

然而到1933年，吴梅与黄侃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表面上看是因酒而起，实则因人生态度的差异而引起。6月3日，中央大学的毕业生

各坐东西席，本来各喝各的酒，相安无事，然而黄侃让学生把吴梅叫到西席。吴梅出于礼貌，过去敬了一杯酒，就回到东席。黄侃喝多了就骂道：“天下安有吴梅”，闻此言，吴梅的铁杆朋友胡小石要与黄侃理论，被吴梅按住。这对本已和解的朋友再次结怨，渐行渐远，再也没有什么来往。

曹操说“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文人墨客们高兴、痛苦都喜欢喝上一杯，喝高了或文思泉涌或老拳相向，黄侃与吴梅因酒后使性，结下“梁子”。黄侃也是贪杯之徒，最后因饮酒过量而过世。惺惺相惜，吴梅不计前嫌，亲自到黄宅祭拜一番，所有的怨气随着黄侃的离世吹得烟消云散，吴梅在日记中说“追念故交，不禁凄然”。四年后，吴梅也在抗战的硝烟中含恨离世，两个曾经投契的朋友或许在天堂再把酒话衷肠。

严陆根董事长向嘉宾介绍第二届南京国际美术展

聚焦“美丽新世界”

——第二届南京国际美术展筹备说明会在沪召开

4月28日，来自世界多个国家驻上海领事馆的领事、文化参赞及媒体记者近60人欢聚在上海雅诗阁衡山服务公寓，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听取了南京国际美术展主办方关于第二届南京国际美术展筹备说明会。美展组委会执行主席、百家湖国际文化投资集团董事长、南京利源集团董事长严陆根，南京利源集团董事梁敏，南京利源集团总裁王凡顺，南京利源集团财务总裁严洁，主办方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秘书长霍颖，南京国际美术展组委会秘书长、百家湖国际文化投资集团执行总裁黄炳良，百家湖国际文化投资集团财务总裁孙士学，百家湖国际文化投资集团海外总裁、百家湖国际文化（香港）控股集团执行总裁吴晓梅，百家湖国际文化投资集团行政总裁曹妍娜，世界美术学院联盟执行秘书长、中国根艺术指数研究院执行院长、香港当代美术学院副院长左淮民；还有本次活动的支持单位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曹文堂，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友协工作处处长季锦忠，《现代快报》艺加文投总经理李谷，《扬子晚

海外总裁吴晓梅说明海外征集情况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秘书长霍颖致辞

报》艺术鉴赏部主任、《扬子鉴藏》主编冯秋红，金陵晚报书画艺术中心主任、南京大美堂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包敬静，雅昌艺术网华东区总经理薛楠，99艺术网上海事业部总经理于文等嘉宾出席了说明会。

此次国际说明会特别邀请了白俄罗斯驻沪总领事馆总领事马采利Valeriy先生，保加利亚驻沪总领馆总领事白爱琳Irina Beleva女士，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马言斌Thomas Rollet先生，瑞士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安娜Anna Mattei 女士，法国驻沪总领事馆文化领事费保罗Paul Freches 先生，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文化部领事汤本裕纪先生，泰国驻沪总领事馆文化领事潘薇帕•娜邦畅女士，美国驻沪总领馆文化领事Katie Keedy女士，爱沙尼亚驻沪总领事馆总领事助理曹煜先生，泰国驻沪总领事馆领事助理周哲明先生，法国驻沪总领事馆文化事务专员陈楠先生，俄罗斯驻沪总领事馆文化随员尤利娅Yulia Lukashina女士，法国艺术家夏杰澜先生和夫人等。此次国际说明会的形式新颖并且更加国际化，这取决于组委会对于本届美展的定位调整和再思考，以期以更为开放的理念与世界对话。与会的相关国家领事听取主办方关于第二届南京国际美术展的筹备情况说明后，表示将通过各国的官方渠道向本国乃至全球更多的艺术家，传递南京国际美术展的信息，动员他们积极参与到这个国际化的艺术对话平台。

组委会希望藉此向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收藏家及艺术爱好者们传达关于第二届南京国际美术展的相关信息，让美展的理念与诉求获得更广泛范围的传播。另一方面，组委会更希望通过这样一条全新的国际渠道，将南京国际美术展项目推荐给本国的艺术机构和艺术团体，共同探讨艺术全球化的课题，推动艺术投资的跨国合作，为全球艺术的发展共同努力。

亮点一：更广泛的国际交流互动

相较于第一届美展，国际化的定位给第二届美展的许多方面都带来提升和跨越。会上，严陆根董事长表示，南京国际美展将坚定的朝着规划中的方向一步步迈进：“建立国际一流双年展，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我们想做的是一个长期的具有影响力的展览，去推动中国艺术的发展。”

在首届美展中，主办方邀请了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馆中国艺术部主任孙志新博士、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史系教授汪悦进、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考古系教授谢柏柯教授、耶鲁大学艺术馆亚洲美术部主任姜文玮先生、香港大学艺术史系主任陶格等，以及各大世界博物馆的研究专家进行交流活

动，收获较好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反响。在第二届美展中，组委会将会邀请了包括来自意大利达索集团、以及来自瑞士、意大利、英国、比利时、美国等国家的各国专家。随着全球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的加盟，相较于第一届美展，第二届南京国际美术展的国际交流性会更强，互动规模会越来越大。”

亮点二：更开阔的国际学术视野

在说明会发言中，组委会秘书长黄炳良对第二届南京国际美术展的架构与筹备情况进行诠释。本届美展的主题“美丽新世界”，从立意之初，便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接轨，倡导全球艺术家以各自特有的艺术形式和意念表达，做更丰富的展现，用艺术家独特的眼光展现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

区别于第一届，此次启用的策展人制度，其目的之一即在于增强策展团队的学术力量，这超越过去传统美展组织单一的模式。总策展人朱彤曾经成功策划过第二届中国艺术三年展、南京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等多个大型国际性展览，分策展人俞可、夏可君都在各自专攻的领域极具国际视野，他们将于总策展人朱彤一起，显现第二届南京国际美术展的国际性。不仅如此，组委会还邀请海外策展人叶兰（Eleonora Battiston）女士负责策划组织“行进中的国际当代艺术”单元，使整个展览更具有国际视野。

另外，在征集展部分今年也有了更为国际化的规划，百家湖国际文化(香港)控股集团执行总裁吴晓梅女士表示：“去年美展得到了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英国皇家美术学院、佛罗伦萨美术学院、佛罗伦萨艺术研究院、米兰布雷拉美术学院、罗马美术学院、荷兰皇家美术学院等高等艺术院校的支持，选送了多名资深教授和青年教师的作品参加展览，并获得了金奖、铜奖等多个奖项，使西方美术院校的优秀作品得以与中国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同场竞技，这为今后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开辟渠道和空间。”希望今年有更多国外艺术家和艺术机构加入南京国际美展的舞

严陆根董事长与法国艺术家、中国非物质博览会组委会副秘书长Gerard Charlin先生合影

严陆根董事长与白俄罗斯驻沪总领事馆总领事马采利Valeriy先生合影

严陆根董事长与美国驻沪总领馆文化领事Katie Keedy女士合影

严陆根董事长与瑞士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安娜Anna Mattei 女士合影

黄炳良秘书长介绍第二届南京国际美术展筹备情况

台，展示自己独特而有魅力的艺术才华，同时也享受到国际化运作带来的便利。

亮点三：更全球化的实体支撑

会上，美展出品人严陆根董事长透露：“在今年的大师展部分，我从我本人，以及利源集团20年的藏品中精选了毕加索20幅原创作品，罗丹10件原创雕塑，还有莫奈的睡莲，高更的风景，毕沙罗的人物，夏加尔的《马戏团》，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人》等世界大师原创作品50件。”比去年的27件增加更多精品，同时还将举办全球艺术高峰论坛，邀请世界上著名的美术专家、学者、藏家、评论家、教授、艺术家同台论剑，这为全球艺术家们搭建了艺术交流的国际艺术平台。

另外，自去年首届美展伊始，主办方就已经着手第二届南京国际美术展的全球产业布局。至今，以香港为中心的海外艺术传播体系也已建成：香港现代美术馆、香港当代美术学院、香港当代美术出版社、中国根艺术指数研究院、香港百家湖文化（控股）有限公司，构建了涵盖展览推广、学术研究到艺术出版一整套的艺术产业链。同时，位于法国香榭丽大道的法国画廊也将正式成立，成为集团发展海外市场的第二个分支机构。根据集团发展战略规划，除了香港、法国外，集团还计划在美国洛克菲格、英国国王街、意大利威尼斯一同建立全球五大旗舰画廊机构，从而更好地整合海外艺术资源，拓展海外市场。

亮点四：更多的国际艺术品藏家关注

本届南京国际美术展组委会还邀请了著名艺术收藏家乌利•希克担任第二届南京国际美术展的艺术顾问。作为前任瑞士驻中国大使，乌利•希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其收藏超过350位艺术家近2000件作品。5月10日，南京国际美术展组委会的代表将造访希克的庄园，并与之探讨第二届美展的具体事宜。通过更多更全的国际合作，组委会还带领参展艺术家及其作品走向世界舞台，全面提升中国美术家和作品在国际艺术舞台的影响力和地位。

同时，作为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的赞助方之一，南京国际美术展组委会邀请了包括罗斯查尔德家族、洛克菲勒家族、达索、乌利•希克四大艺术家族和中国驻意大利领事馆成员、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艺术家出席双年展开幕式，并洽谈合作、收藏事宜。

第二届南京国际美术展组委会表示，希望通过今年的美展，吸引更多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在南京国际美术展的舞台上展示他们的艺术才华，也希望通过有益的实践，推动中国艺术走向世界，更希望用20年的时间，将南京国际美术展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第二个“威尼斯双年展“，完成高端艺术品牌的打造。

中艺易购

全球最大保真艺术品交易网站

中丨艺丨易丨购

Chinart500.com

成功上线

永久保真：
以“布罗德.根”艺术指数为指导，以最先进的指纹和脸谱识别技术为手段，建立艺术品保真体系，确保在线交易的每一件艺术品永久保真，永久地指导该艺术品的公开交易、记录、分析和艺术报告的自动编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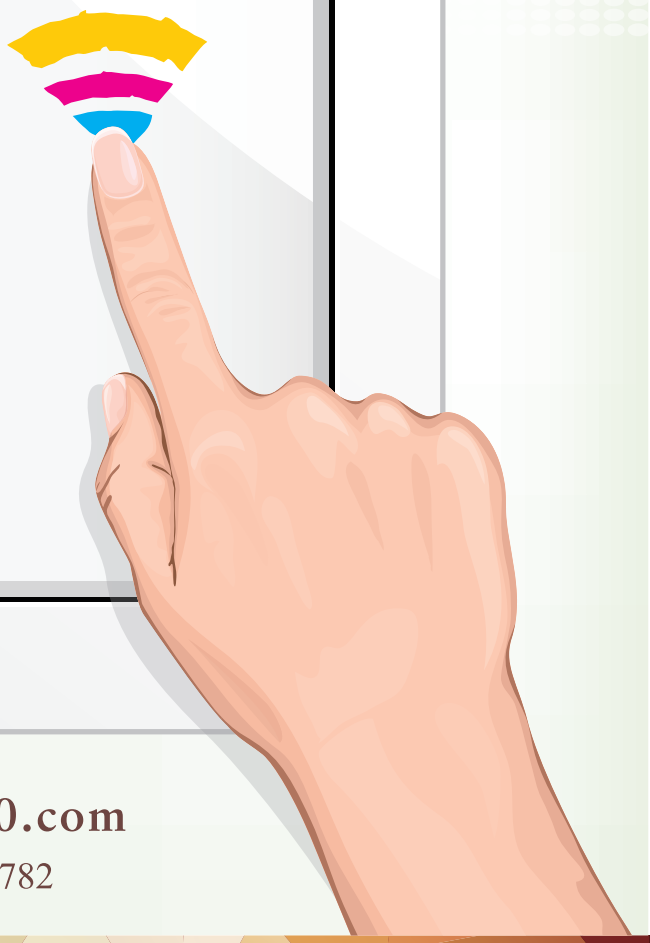
规模最大：
以南京国际美术展为平台，汇聚全球艺术家资源，线上签约艺术家不低于5000人；在线交易艺术品总数突破10万件，签约艺术家和在线交易作品全球最大；

技术领先：
由世界领先的互联网技术团队领衔，构建网站架构和提供技术保障，技术上确保最高25万人同时在线交易；

模式先进：
“平价交易”、“竞价交易”、“在线拍卖”、“线下拍卖”、“私人洽购”、“私人定制”六种便利、便捷的交易方式，构建艺术品电商领先的交易模式；

品类丰富：
从最低500元的原创大众消费艺术作品，到最高上亿的顶级收藏艺术品，从无名艺术家的小清新作品，到张大千、齐白石、毕加索、莫奈国内外大师作品，品类丰富，应有尽有；

交易安全：
可供买卖双方自由选择的多种交易支付方式，包括技术领先的安全支付保障，确保每一笔交易支付安全。



www.Chinart500.com

(86)400-025-7782